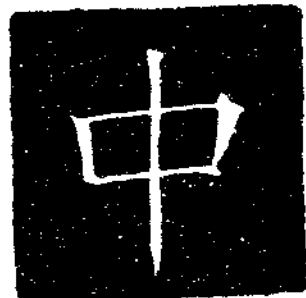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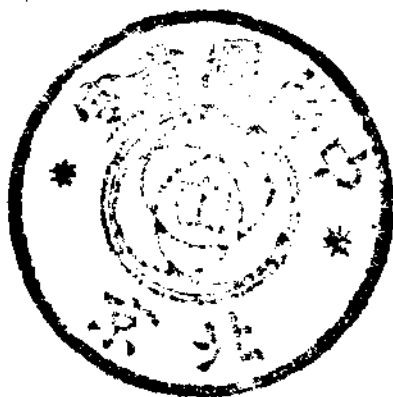


內政部登記證民字第一〇三號  
郵政局新聞紙類登記第一八七三號



采開成石經禮記字



中和月刊第三卷第三期

# 開 灤 礦 務 總 局



烟煤、魚炭上等  
 火磚、缸磚、缸管  
 營造磚、鋪地磚  
 及其他磚品  
 經理耀華機器  
 製造玻璃公司  
 所出著名耀華  
 白片玻璃

## 局 址

天津英租界咪哆士道廿號

## 電 話

三三九零一號

總 局

三二六六六號

天津售品處

#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代理國庫  
發行鈔票

總行：北京

分行：各大都市

# 本刊第一卷要目(一)

## 第一期

新學篇	荀鶴
英意兩國之在地中海	林同甫
歐洲戰局之初次展望	沈雷
禹跡寺	知堂
畫談(上)	予向
唐代日本客卿晁衡事迹	梁繩韓
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補考	謝剛主
中國畫之傳神術	蔡申之
吳音談	程樹德
文苑英華校本書後(藏園羣書題記)	藏園

## 第二期

釋站	柯昌泗
道德的原始	蒼巖
美國與一九四〇年的國際形勢	叔子
庚辰降生之書畫家	予向
中國建築之特徵及其演變	璞子
庚辰述往	一士
畫談(下)	予向
日本美術的裝飾性	陳陸
的裝飾性	茫子
的代價	慎言

## 第三期

上元燈語	仲文
河套民族變遷攷	謝剛主
圓明園之迴憶(上)	蔡申之
教育與犯罪	強立
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圖考	盧傑
莊方耕學記	海波
漢天師世家跋(藏園羣書題記)	藏園

## 第四期

座談日本史	錢稻孫
周慮	燕史
波蘭戰役始末記	銘
醫無閭摩崖巨手之書畫	予向
書序說	饒齋
圓明園(中)之迴憶	蔡申之
記北齊乾明夫子廟碑	瞿昭旂
崔東壁學記	海波
宋元間一段詩史	程樹德
日內瓦	蕭伯納著 白林譯

# 本刊第一卷要目(二)

## 第五期

空海入唐求法記……梁繼祥  
 王爾德文論……昭言  
 英國農村問題……望生  
 浙江大師佚聞(上)……予向  
 訪殷墟記……故吾  
 圓明園之迴憶(下)……蔡申之  
 程讓堂學記……海波  
 道樹……燕史

## 第六期

行政區域分合論……柯昌泗  
 北歐三國戰役概觀……望生  
 內閣談……一士  
 炒栗子……知堂  
 浙江大師佚聞(下)……予向  
 童謠篇……方紀生  
 朱止泉王白田學記……海波  
 關於日記……止歧

## 第七期

日本最古之漢詩集……梁盛志  
 讀老老恒言……知堂  
 中國園林建築……王璞子  
 龍鳳印談……予向  
 琴粟……抑吾  
 張起菴學記……海波  
 釋兒與子……徐知白  
 意園懷舊錄……內藤虎次郎著  
 吉川幸次郎譯

## 第八期

弔上虞羅先生……柯昌泗  
 中日文化之交流……壯善之助著  
 愈理初卒後……稼江  
 百年紀念……稼江  
 德蘇訂約珍聞……陳同富  
 譚塑……王璞子  
 道光朝銀荒問題……太平人  
 鴉片戰與中國軍器……陳陸  
 圓明餘憶……拙菴  
 南屋述聞(上)……水東隱

# 本刊第一卷要目(三)

## 第九期

鄭康成卒後千七百四十年紀念	希 鄭
中日文化之交流(二)	辻善之助著 生譯
關於楊大瓢	知 堂
阮文達事迹	仰 彌
印林清話(上)	娛 塔
藏園羣書題記	藏 園
南屋述聞(下)	水東花隱

## 第十期

舊畿水利述	蔡申之
小泉八雲之生平及作風	林 栖
故唐律疏義 非永徽律疏	袁仲燦
樞曹追憶	呂允甫
天和閣聯話	慎 言
中日文化之交流(三)	辻善之助著 生譯
印林清話(下)	娛 塔
雪橋自訂年譜(一)	楊鍾羲

## 第十一期

歐洲新秩序觀	同 甫
中國溝渠史料	盧 傑
科學概詠	子 厂
周秦印談	予 向
記清代則例	曹宗儒
小來禽館帖跋	勺 圃
舊畿水利述(二)	蔡申之
小泉八雲贊記	丁 仁
雪橋自訂年譜(二)	楊鍾羲

## 第十二期

焦理堂卒後百二十年紀念	荀 生
釋儼	予 向
撒豆	知 堂
顧亭林集徵獻	華忱之
鴉片戰爭之動機	孟慶霖
譚龍	徐知白
郭篤仙手札并跋	楚 金
舊畿水利述(三)	蔡申之
雪橋自訂年譜(三)	楊鍾羲

# 本刊第二卷要目(一)

## 第一期

道光學術……………楚金  
 印度的獨立問題……………望生  
 釋扶桑……………陳紹帆  
 庚子詩鑑(一)……………龍顧山人  
 漢畫隅錄……………濱田耕作述  
 劍五譯  
 拳變繫日要錄(上)……………陳陸  
 雲霞瑣語……………崔麟臺  
 雪橋自訂年譜(四)……………楊鍾義  
 趙璧伯庚子紀事長札……………  
 談孽海花……………拙軒

## 第二期

陽識象形商受饌說……………予向  
 萬葉集選譯(一)……………錢稻孫  
 法屬越南……………行年  
 明代北京八絕……………芸子  
 詩囊碎錦……………樂靜老人  
 辛巳述往……………一士  
 應……………魯仁  
 鼓歌……………啓埜  
 庚子詩鑑(二)……………龍顧山人  
 拳變繫日要錄(下)……………陳陸  
 雪橋自訂年譜(五)……………楊鍾義

## 第三期

覃研齋師友小記……………坡鄰老人  
 巴力斯坦阿猶糾紛……………望生  
 之檢討  
 天和閣聯話……………慎言  
 萬葉集選譯(二)……………錢稻孫  
 北京典當業……………桂士逸  
 鴉片戰後廣州入城……………五知  
 交涉  
 道情……………魯仁  
 庚子詩鑑(三)……………龍顧山人  
 天治(一)……………蔣尊禎

## 第四期

陳則震事輯……………謝剛主  
 歐戰與蘇聯動向……………行年  
 蚩尤考(上)……………孫作雲  
 釋綏……………予向  
 上墳船……………知堂  
 萬葉集選譯(三)……………錢稻孫  
 詩囊餘錦……………樂靜居士  
 再談孽海花……………拙軒  
 庚子詩鑑(四)……………龍顧山人  
 天治(二)……………蔣尊禎



# 中和月刊

## 第二卷 第三期 目次

### 圖畫

石谿畫山水

曾文正書聯

編輯前記

釋石谿事蹟彙編

石墨餘馨續編

交午說

方志餘記

唐修晉書概述

馮桂芬及其著述

湘綺樓集外文(二)

雲署聊編(下)

龔芝麓年譜(下)

.....(一)

.....元同(三)

.....俞陛雲(七)

.....盧傑(三)

.....兌之(四)

.....何冀森(四)

.....百瀨弘著  
嵐濤譯(五)

.....(六)

.....(七)

.....董遷(九)





近代筆記過眼錄 (八) ..... 一士 (八)

**別錄**  
天治 (十三) ..... 蔣尊禕 (四)

鴉片戰爭與香港 ..... 誠軒 (二二)  
爪哇與中國之歷史關係 ..... 大可 (二五)

**時事叢記**  
德國陸軍的快速偵察隊 ..... 立言 (二七)  
基地轟炸 ..... 木易 (三〇)  
新加坡創立者的經歷 ..... 遂 (三三)  
述要 (二月) ..... (三五)

**書林偶拾**  
黃恩彤與鴉片戰後外交 ..... 式 (三七)

**專載**  
公餘瑣記 (五) ..... (三九)

養和室隨筆 ..... 渠彌 (三五)  
續孽海花 ..... 燕谷老人 (三八)  
補書堂詩錄 ..... 兌之 (四一)

本刊第一二卷要目(二)

第五期

古印文字證……………予 向  
 菲律賓獨立的前途……………望 生  
 岡島冠山與中國文學……………袁仲燦  
 白話文……………  
 單肇齋師友小記補……………坡鄰老人  
 崑尤考(下)……………孫作雲  
 程侍郎雜著輯錄……………  
 庚子詩鑑(五)……………龍顧山人  
 天治(三)……………蔣尊禎  
 小說偶談……………蹇 農

第六期

九歌東君考……………孫作雲  
 石墨餘馨……………俞陞雲  
 陳設……………王璞子  
 關於紀文達……………仰 彌  
 時事問答……………行 年  
 庚子詩鑑(六)……………龍顧山人  
 雨(上)……………徐卓羣譯  
 天治(四)……………蔣尊禎

第七期

古印文字證……………予 向  
 明湖客影錄……………過 隙  
 萬年少與其書畫……………逸 齋  
 庚子役後北京城內之變遷……………曹宗儒  
 祁文端樞廷載筆逸稿……………  
 庚子詩鑑(七)……………龍顧山人  
 近代筆記(一)……………一 士  
 過眼錄……………  
 雨(下)……………徐卓羣譯  
 天治(五)……………蔣尊禎

第八期

從北京之沿革觀察中國建築之進化……………金  
 藝苑叢鈔……………藏 園  
 巴爾幹諸國之興亡……………行 年  
 寶瑞臣東陵于役日記……………  
 耆壽民日記……………  
 東西兩世界……………袁仲燦  
 近代筆記(二)……………一 士  
 過眼錄……………  
 天治(六)……………蔣尊禎

本刊第二卷要目(三)

第九期

魯學齋金石文跋尾……延齡  
徐榕生東陵于役日記……  
陳詒重東陵道詩註……  
讀休復居詩集……楚金  
遼幽州市容舉例……陳陸  
清代州縣故事(一)……蔡申之  
德國學術來華述略……鄒雅南  
近代筆記過眼錄(三)……一士  
天治(七)……蔣尊禕

第十期

辛巳金石偶談……柯昌泗  
惜陰學案……齊樹楷  
治河佚談……楚金  
涼殿廣釋……盧傑  
明代地圖之研究……青山定雄著  
細物新箋……林絲譯  
近代筆記過眼錄(四)……一士  
清代州縣故事(二)……蔡申之  
天治(八)……蔣尊禕

第十一期

遼金京城考……周肇祥  
北漢劉繼文墓誌疏要……陳陸  
太戈爾之挽歌……望生  
記陳元贊……梁盛志  
姚啓聖平臺史蹟鉤沉……李光璧  
讀鳳巢山樵集……楚金  
屠琴陽之詩與畫……魯仁  
日本儒教史……中川久四郎著  
近代筆記過眼錄(五)……張力溥譯  
清代州縣故事(三)……蔡申之  
天治(九)……蔣尊禕

第十二期

封神演義考證……李光璧  
黃鶴樓叢話……啓堉  
林文忠遺書述……陳陸  
遼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上)……那波利貞著  
遼金土城談……劉德明譯  
遼金土城談……崇璋  
江戶竹枝詞(上)……龍顧山人  
團練精義……治強  
近代筆記過眼錄(六)……一士  
清代州縣故事(四)……蔡申之  
天治(十)……蔣尊禕

本刊代售處一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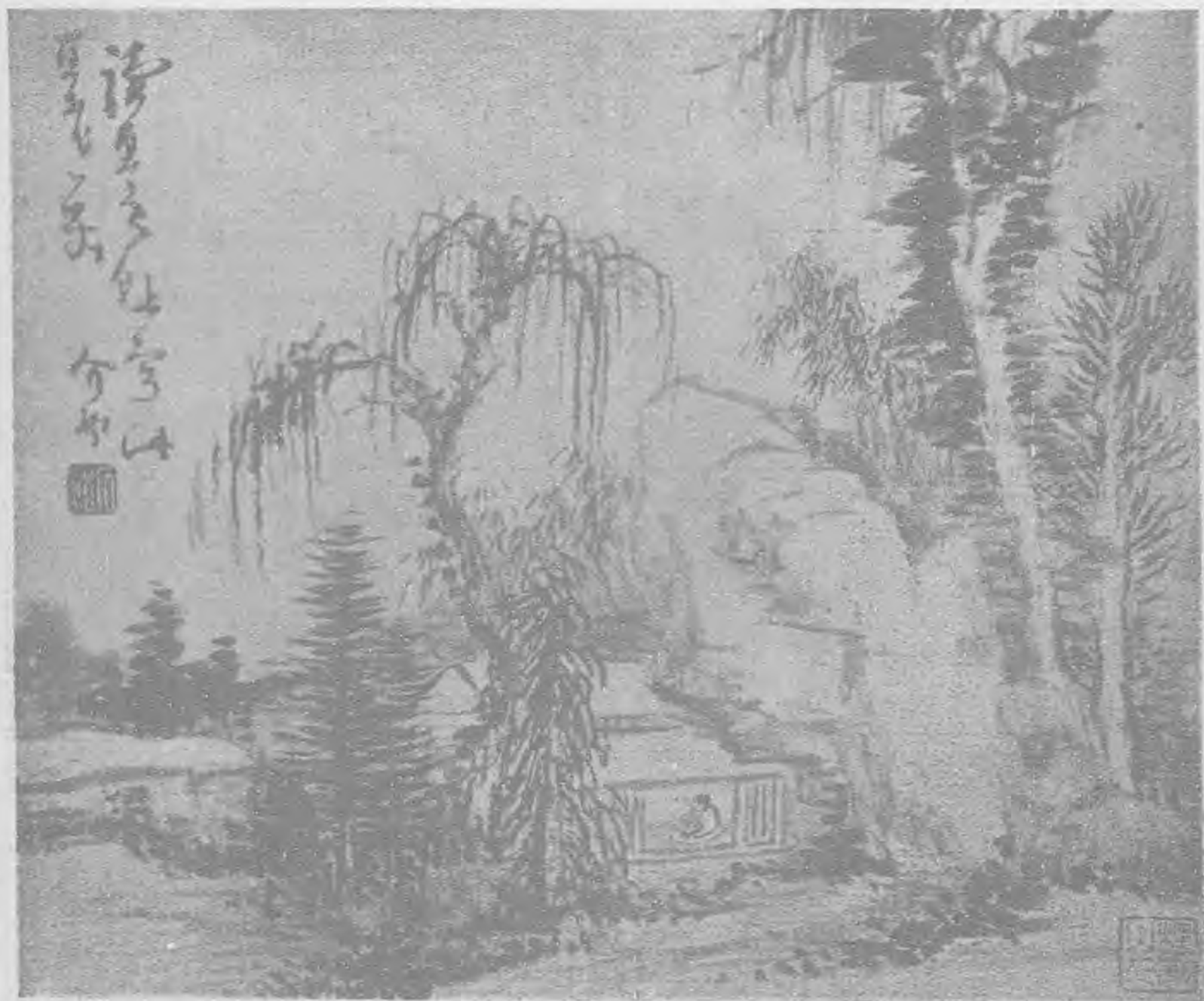
東安市場	新智書店	佩文齋
五洲書局	五洲會記	
華華書社	華鑫書社	
慎行書局	德華書社	
永豐閣	開建書社	
中華圖書社	成文厚	
隆福寺	文殿閣	
	觀古堂	
南 城	宣武門大街	人人書局
	琉璃廠	來薰閣
北 城	交道口亞東書局	後門爲寶書局
西 城	知行書店	成文厚
	東方書店	亞洲書局
天 津	總代售處	法租界二十六號路天津書局
山 西	同蒲線	大每舍
漢 口	中華聯合通訊處	武漢販賣部

本刊代售

草韻辨體

此書爲明郭謙所輯。收自漢章帝以下至元朝止草體書家凡百餘人。韻以繫字。字以類從。今由丁友恭堂據明萬歷原刊本影印。線裝白紙八開本五冊。既資鑑賞。尤便利於初學應用。委託本社代售。定價每部十六元。特價十四元。願購者請從速。遲恐售罄。

釋石谿畫山水



曾文正書聯

水寬山遠煙霞迥

天澹雲閒今古同

## 本刊第三卷一期要目

本刊出版第三年對發刊時之迴顧	編者
日本之再認識	知堂
覃肇齋師友小記(續)	坡鄰老人
揚州大明寺與棲靈寺之關係	安藤更生
顏修來羽獵圖識語	天駟
蕺芝麓年譜(上)	董遷
江戶竹枝詞(下)	龍顧山人
鄉治叢談	治強
宋代維州之兩輸地(上)	佐伯富著 李景銓譯
讀石墨餘馨後記	朱鼎榮
遼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上)	那波利貞著 劉德明譯
近代筆記過眼錄(七)	一士
天治(十一)	蔣尊禛

## 國藝月刊

專著 考證 遊記 詩詞  
筆乘 散文 藝術 戲劇

編輯 中國文藝協會  
發行

南京中山北路五五號

唯一研究經濟雜誌

## 中聯銀行月刊

第二卷第六期已出版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

北京西交民巷

# 妊娠病的由來

## 婦女孕期為何嘔吐

主因：營養不良，行血障礙。  
結果：胃腸虛弱，母于均衰。

婦女懷孕由四十月至第四月期間，常發現一種病症：頭痛，頭暈，食慾不振，消化不良，嘔吐，便秘，胃痛……統括起來，叫做**妊娠病**。在體格健全之婦女，發覺尚屬輕微，如果體弱之人發生必更沉重，素日有胃病之婦女，在妊娠期間，沒有不發生嘔吐的，病的形狀就是吃不下就吐，常常嘔吐不止，反嗜不消化之食物，或知也許發現胃痛，全都是由於營養不良所致，因為身體衰弱，精神不振，口內黏膜乾燥，肌肉起，不輕微之津液，吐出的東西，是透明的液體，有黏性，或者是黃綠水，口渴，見食生厭，齒齦有浮腐的東西，舌乾而安，臉四肢的肌肉，說起不輕微之津液，吐出的東西，是透明的液體，有黏性，或者是黃綠水，口渴，見食生厭，齒齦有浮腐的東西，舌乾而

變者常甲。胎上內能振作。重的，此，起一不輕微之津液，吐出的東西，是透明的液體，有黏性，或者是黃綠水，口渴，見食生厭，齒齦有浮腐的東西，舌乾而化，數種小兒，胃腸病，多易發成變者常甲。胎上內能振作。重的，此，起一不輕微之津液，吐出的東西，是透明的液體，有黏性，或者是黃綠水，口渴，見食生厭，齒齦有浮腐的東西，舌乾而

子宮神經。生致消化不，退，不，只分腹壁，或與小兒，胃腸病，多易發成變者常甲。胎上內能振作。重的，此，起一不輕微之津液，吐出的東西，是透明的液體，有黏性，或者是黃綠水，口渴，見食生厭，齒齦有浮腐的東西，舌乾而

其期四丙乙。自，至第行子內。膜。胎。亦。漸。平。復。此。以。觀。之。血。行。障。礙。小。骨。盤。病。上。升。於。腹。腔。內。障。礙。之。說。也。孕。婦。子。宮。之。血。行。障。礙，故惡阻亦以第二月受

故無鬼胎。其期四丙乙。自，至第行子內。膜。胎。亦。漸。平。復。此。以。觀。之。血。行。障。礙。小。骨。盤。病。上。升。於。腹。腔。內。障。礙。之。說。也。孕。婦。子。宮。之。血。行。障。礙，故惡阻亦以第二月受

代售。若素功及偉大，價目低廉，胎中瓶三百片，新定價一元七角五分。華北總批發處：北京東單新開路若素製藥公司。本外埠各大藥房均有



# 新加坡陷落與東亞共榮圈之確立

毅父

大東亞戰爭並非日英，日美之爭，也不是樞軸與反樞軸之爭，乃是東亞民族謀求解放的運動，也可以說是有色人種爭取自由的先鋒鬥爭。我們姑且不問前此世界如何黑暗造成今日的亂局，只就目前大東亞戰爭的現狀和前途而論，絕對與東亞各民族命運有切膚的關係。人人都應沉心靜氣的考慮一下根本問題：我們是要長此安於白人榨取呢？還是要同舟共濟打破桎梏謀求東亞黃種人的共存共榮呢？人非至愚，爲自身利害，爲人道正義，都應奮起協力加入大東亞戰爭，貫徹這種民族解放的大運動。

大東亞戰爭的主要工作，首在聯成大東亞共榮圈。迄今已由中日滿三國條約，日越軍事協定，日泰攻守同盟，將中日滿越泰聯爲一家，作爲軍事經濟的集團，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了。次在切斷敵人軍事聯絡，清除敵人軍重要據點。現在西太平洋美軍西進的路線完全切斷，緬印南洋間的英軍路線，英美援澳的路線也被切斷，非澳荷印間的路線也受到了致命的威脅。敵人在東亞的四大海軍基地，因爲香港馬尼刺新加坡的陷落，已經喪失機能，只餘荷印的斯拉巴亞了。再次就是取得南洋物資，完成東亞自給自給。以擴充軍實，最後以平等互惠政治經濟協定，維持東亞同盟各國間的精誠團結，以達共存共榮之目的。

在這種興亞大業的工作中，最重要並足以轉變世界運命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奪取新加坡。現在先將新加坡的情形略述梗概，再說他陷落後對於完成東亞戰爭轉變世界有何等重大的關係。

新加坡自一八一九年由英國收買之後，逐漸開爲自由商港，爲世界貿易交通的要衝。亞洲三十五大城市的中心，政治中心，商業中心，海底電線中心，海運中心。每年出入該港的商船約四千萬噸，世界三十種重要物資中，有二十六種皆由此地通行。迄今英國在該地之投資已達三萬萬鎊。統治着亞洲七萬萬人口的政治運命，握有有色人種財產的四分之一。自從上次大戰後，鑒於日美兩國競爭造艦擴充海軍，英國恐怕失去海上霸主的地位，危及印澳，喪失南洋的資源，幾經摩畫，終於一九二三年由議院通過新加坡擴充軍港一案。連年撥款，動輒億萬，確數雖不可知，然而有人估計，用費已達八十萬萬元之鉅額。一九三七年春竣工之日，特別舉行盛大典禮，以後又舉行海陸空攻防大演習，結果軍事專家都稱爲永不陷落的堅壘，亞洲的直布羅陀。背面有素倫島，東岸的托林克瑪林港，東有安達曼群島和尼可巴爾諸島，西有拉加得威群島及馬爾達威群島。這些群島都可作爲該港的衛戍。該島設有軍需藏庫，修械所，兩架超級浮船塢，能容五萬噸的巨船。北岸設有海軍基地一處，空軍基地數處，儲油所，東方最大發電廠，世界第一等海防砲台，內有十八吋口徑大砲多門，又有高射砲陣地，機關鎗陣地，嚴防潛艇攻擊該港。最近查明防守該島的英兵已有六萬之多了。海軍專家約翰根特在他的亞洲防務一書中，引用一般英國人士論調，他說：「新加坡是天造地設的

理想軍港，威力堅強勝過直布羅陀，任何敵人也難攻破。」倫敦泰晤士報揭載新加坡軍港竣工之日，新加坡政廳某英國官員之言曰：「二十年前英國軍政當局已經見到今日的局勢，該港必定成爲太平洋印度洋東亞區內英國軍事策略的基石。現在防禦工事幾達完善之域，此後定能應付一切緊急事變了。」郝恩在大西洋月刊中有這樣的誇談：「在太平洋印度兩洋交接的咽喉，現在有了世界最堅固偉大的海軍基地，足以保障白人在東亞的運命。牠還用得着美國海軍去幫忙防護嗎？新加坡的堡壘林立，牠的巨場大炮飛機武士已足以拒敵於千里之外了。」

然而不料世界大局的變化如此偉大複雜，如此迅速嚴重。正在歐局緊張英軍無力東顧之際，日海軍切斷太平洋援軍路線，佔領香港馬尼拉兩基地，截斷菲澳荷印海上交通，使新加坡陷於孤立。一面取得泰國與安南之合作，用陸軍自馬來陸路兜剿新加坡的後背。一面以空軍猛炸新加坡的軍事設備。自開戰迄二月九日，陸軍空襲計七十次，海軍空襲計三十次，前後毀壞飛機二百七十餘架，由此可見攻擊是如何的猛烈了。日軍在二月八日夜半搶渡柔佛水道，在新加坡敵前登陸，先佔西北高地再攻市區。馬來二千餘里之半島，日軍僅以五十五日掃平，新加坡彈丸小島當然無法久持了。

新加坡陷落之後對於東亞共榮圈之確立，當有何等關係。

### 一、ABC D包圍陣線崩潰

所謂ABC D包圍陣線，是指美英重慶政府及荷印聯在一起對日本的陣式。就日美而論

美國攻日路線有三：（一）北路從北美阿拉斯加大陸沿阿留什安群島，到蘇領坎察加半島，中部東岸有優良的海空基地，再沿日領千島進攻日本本土，空軍還可向西飛到西伯利亞東岸的安全空軍基地，自海參威渡海轟炸日本。但是艦隊到此最易感受日本潛艇的截襲，及空軍之轟炸，得不償失。況且蘇聯在歐洲只有招架之功，正在準備抵抗德軍的春季大攻勢，因此決不便因爲蘇聯制日釀成東陲後顧之憂。所以美國北路進攻，目下不易實現。（二）中路以夏威夷爲基地，沿中途島，威克島，關島，到美國海陸空基地菲律賓。菲律賓馬尼拉灣內有大軍港，可容一等巨艦。由關島往東京轟炸，六小時可達。或是出動潛艇截襲日本南下的艦隊以防衛菲島。由菲島往東京轟炸，七小時可達。或是出動艦隊攻擊日本本土，或是南下救護新加坡，或是阻擋日本海軍攻襲荷印澳洲。但夏威夷的美國海軍在開戰初已損失六成，一時無力進攻。同時因關島威克島等相繼失陷，艦隊都失去根據地，何況日本還有代管總領群島可以大肆活躍；因此美國海軍不敢過此來援菲島，以致菲島陷於孤立，艦隊一部受傷，空軍幾乎全滅，馬尼拉軍港終於無用。英國海軍自顧尚且不暇，自然更無餘力去救菲島了。（三）南路自美本土西岸或夏威夷出發西南行，經巴爾米拉島薩摩亞島穿過幾尼亞及澳洲之間海峽，停在澳洲達爾文港，或再西行停在爪哇斯拉巴亞軍港，進抵新加坡，或再西北行到仰光。這條路線遙遠，比較安全，但因新加坡失守，到仰光絕不可能。暫時援救荷印還可以，然日軍已佔領婆羅洲和西里伯岸的一半，對於這段援荷路線成爲重大威脅，恐怕不久荷澳的聯絡將被切斷，同時委任統治區內日本潛艇飛機大可就近活動。如此，援澳也會發生問題，援渝亦成夢想。

就日英而論，英海軍充其極只有四分之一駐防東亞，主要使命在防守新加坡，兼及印度。香港菲島新加坡是三角陣地，進攻

則以菲島為主，香港為中繼站；退守則以香港菲島的聯絡為截洋鐵索，但香港原非理想軍事地點，故日軍一攻而下，截洋鐵索立刻斷沉海底，新加坡於是感受威脅。菲島軍港失去效用，荷澳北方的長城也就塌了半壁。日軍攻下婆羅洲西里伯島新幾尼亞和澳洲之間便斷絕交通。新加坡英國主力艦被毀，不能自衛，所以東面完全暴露出來，飽受日海空軍的攻擊；北面由日軍猛烈進擊馬來，勢如破竹，從柔佛南攻新加坡這個彈丸小島。在日空軍猛炸之下，地上飛機不能停留，大炮無從發揮威力，加以日軍的勇敢犧牲所以陷落如此迅速。

新加坡的使命，在軍事上是太平洋印度洋的鎖鑰基地，是北攻南防的樞軸基地，是防衛印緬的大門，是直布羅陀，蘇彝士運河新加坡歐亞水上交通線三關中的東大關。失去這個咽喉堡壘，東西不通，南北不通，日本潛艇可以活躍於印度洋，阻礙歐亞非澳間之交通，可由水路進襲印緬，遮斷自波斯灣接蘇之路，威脅紅海入口，英艦隊將被迫退集地中海東口的亞力山大港了。滬方與荷印與美國間的聯絡完全切斷，只好淪印聯防，但日本若是海陸齊攻緬甸，再有泰越兩軍分段截襲滇緬，緬甸頗難瓦全。滬印若想聯絡，也只有飛渡希馬拉亞山之一法了。

新加坡雖失，英海陸軍仍可據守蘇門答臘與爪哇，以斯拉巴亞為主要軍港，繼續困鬥。但荷印艦已損失三分之一。實力大減。爪哇若失，只可退守澳洲，以待美國海空軍極度增援再圖反攻。現在菲新荷荷荷間之聯絡已斷，英海軍一部必須退保印度，一部還得聯絡倡率荷澳。但是越退越遠，大東亞共榮圈的輪廓也越放越大。新加坡換了主人，就等於南洋換了主人。德軍春季攻勢一挫蘇聯，二奪近東，三取運河，德義存在一日必不忘懷於此。運河一失，歐洲也就完全換了主人。歐戰以法國的敗降為轉機，大東亞戰爭以新加坡之陷落為轉機。駐日的德國武官威奈爾海軍中將說：新加坡之陷落比法國的敗降還要重大得多。真可以說新加坡的陷落，是A B C D陣線總崩潰致命的原因了。

**二、東亞資源從此自給自足** 現代戰爭除了軍隊戰具基地之外，還有食糧和軍輸原料兩種要素。食糧方面首在增加農產，次在普遍配給，再則同盟諸國互通有無。以中日滿三國而論，尚能維持現狀，如再努力生產，不難盈餘。泰越米產素豐，每年各輸出百分之四十二，各約二百萬噸。除一部運華調劑外，尚有大量盈餘，此後必須儲蓄待用。軍需原料方面，石油、橡皮、煤、鐵、銅、鉛、鋅、鎳、錳，以及半軍半民所需棉、毛、絲、麻，都是主要物質。前者除煤、鐵而外，俱為中日滿之所缺，必須取諸南洋。煤、鐵二項埋藏數量雖不勝計，但以工業力弱，所出不敷所需，一部仍須取諸安南南洋。然是不成問題，棉花僅足三分之一，荷印產棉足供三分之一有奇。至於石油，荷印婆羅洲年產八百五十餘萬噸，足敷應用，其他物質就不勝其用了。

英美所以稱霸世界，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也是因為他們擁有世界資源之大部。除了自用之外，還要把持剩餘，不肯落在他人之手，甚至實行經濟封鎖經濟戰爭，使別人走頭無路，近年來操縱南洋及美洲的物資貿易，對日逐漸實行經濟封鎖，就是這種政策。美國所需於南洋的主要物資是橡皮，約占十分之九。國內存儲僅足年餘之用，別處無從取得。錫約佔十分之七，國內存儲僅足一年以內之用。南美所產僅足所需十分之三，然而質劣頗不合用。石油及銅占其一，其他金屬占一部。英國所需於南洋的也以

橡皮、錫爲主要物資，石油佔相當部分，此外則爲食品佐料。

新加坡陷落，佔領南洋之後，東亞軍需原料不成問題。所慮者一面在乎敵方焦土政策的實施，反攻之前的轟炸到何等程度。一面在乎日本軍需工業設備技術及生產力充分到何等程度。事實上我們已證明日本在各輕重工業的設備與技術上的成就，較英美並無何等愧色。在英美方面失掉這片豐富的資源後，在橡皮和錫兩種物資上感到致命的打擊。這樣，一得一失，一反一正，實力變化太大，影響戰局可想而知了。

**三、中日滿泰諸國方能得到無阻礙的共同提攜** 切斷了A B C D的軍事包圍，打破了經濟封鎖，中日滿泰越菲馬來荷印以及其他凡欲加入東亞共榮圈的國家，本著人道正義互相提攜，本著平等自由各遂其民族政治生活，本著互惠均等彼此通商以有易無，本著人工技術經濟資源人盡其力物盡其利盡量開發經濟，各盡所有各取所需以達到名符其實的共存共榮。自然，一方面要享受這種利益，一方也要擔負這種責任。我們要革除依賴畏懼崇拜英美的心理，要發展普及與亞自強黃人團結的精神，要養成士農工商軍的責任心犧牲心和工作力。如此泰國脫出緬甸馬來的威脅，安南脫出淪緬的威脅，滿洲脫出蘇聯的威脅，中國也脫出英美的威脅。在東亞共榮圈都能得各種自由發展，和無阻礙的共同提攜。

**四、東亞大業可告成功** 內部如能精誠團結，外部方能充實發展抵禦外侮。必須長期防備敵人的反攻和離間，必須逐漸擴充共榮圈的範圍，吸入感化一切被壓迫民族到這個圈裡，推誠合作謀求自由的群體生活。同時也要和西方樞軸友邦呼應，互助，建設世界新秩序，藉以鞏固亞洲的集體安全，如此東亞大業可告成功。

東亞共榮圈的爲確立與東亞大業的主要目的。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爲同盟國固然需要共同提攜努力推進，但是在軍事方面開展這個共榮圈的輪廓，最主要的一個步驟，却是攻取新加坡。在今年夏曆元旦日，我們慶祝春節時，友邦日本已將新加坡攻陷。在這種空前偉大的功績上，我們一方面驚佩友軍將帥的壯猷遠略，感激友軍兵士的勇敢犧牲，一方面因爲打破A B C D的包圍確保東亞資源的自給自足，不禁爲圈內的同胞慶幸，同時也爲圈外受壓迫的民族解放抱無限的希望。一方面還渴望各個國民，各個國家發憤自強，負責任事，取法友邦，精誠協力以完成與東亞大業。

## 編 輯 前 記

釋石谿畫法高卓。其人亦極可傳。元同君治繪事。蒐輯文獻。爲作事蹟彙編。予向君稱其「類聚群分。兼收博采。是亦居今稽古知人論世者所樂聞也。」可謂知言。並承假石谿畫山水。景印以資參證。

俞階青君又以石墨餘馨近稿見餉。考論金石諸品。通博精湛。同好者幸共留意。

吳縣馮林一先生。爲晚清洞達時務之通儒。居當時先覺地位。著述多關經世。後學所宗。日人百瀨弘氏有馮桂芬及其著述一文。茲由嵐濤君譯出。爲研究之助。

英人以鴉片戰爭而得香港。據其地者百年。近值新局面展開。香港脫離英人之手。誠軒君因而回溯鴉片戰爭之史蹟。爲概要之敘述。頗饒意義。盧傑君交午說。乃應今年壬午之作。自淺入深。由俗而雅。其終於交午柱之源流有所闡述。可爲治文化史者之資。

方志餘記乃繼方志考稿之作。讀前書者。自知其價值。毋庸特爲介紹。

本期景載會文正書聯。係假自補書堂者。觀其雄道之筆致。想見其人。

# 釋石谿事蹟彙編

元 同

釋石谿事蹟彙編

叙 言

世稱石谿畫者。謂師董玄宰。玄宰宗董北苑。石谿宗釋巨然。各有門庭。要皆山川渾厚。草木華滋。興會淋漓。筆蒼墨潤。務以元季四家爲歸。明亡士大夫畫。雲興霞起。駸駸而上。凌轢前人。誠甚盛矣。石谿。與僧漸江釋清湘。號三高僧畫。漸江由唐宋築基。取神倪黃。意多簡逸。石谿從元人入手。力追北宋。氣尙遒鍊。途徑略異。而面目不同。其廉頑立懦。足以矯勵時趨。初無二致。蓋浙畫自戴璫至藍瑛。不免惡俗。遂成江湖之習。吳門派效法文沈唐仇。日流纖

靡。益滋市井之風。此董玄宰言唐畫刻劃。南宋獷悍。皆不宜學。而沾沾於董巨二米。遵循正軌。崇尙南宗。杜漸防微。旨深意遠。清湘雅近石谿。亦師玄宰。過於放縱。而神氣高古。似遜石谿。今吾友元同學兄研求繪事。蒐集遺文。成釋石谿大師事蹟彙編。類聚羣分。兼收博采。是亦居今稽古知人論世者所樂聞也。因綴弁言於端。辛巳冬日黃山予向。

目 錄

傳略第一

書錄第二

甲有年月者

乙無年月者

雜詩第三

書牘第四

甲與人書信

乙收受書信

友朋互題第五

甲題他人畫

乙友朋題識增名賢題跋

友朋投贈第六

甲贈書

乙贈詩

諸家評薦第七

傳略第一

石籟小傳

程正揆(端伯)青溪遺稿

石籟和尙吾鄉武陵人。俗姓劉。幼有夙根。具奇慧。不讀非道之書。不近女色。父母強婚弗從。

乃棄舉子業。廿歲削髮爲僧。參學諸方。皆器重之。報恩覺浪靈巖繼起兩長老尤契合有年。升堂入室。每多機緣。多不令行世或付拂子源流俱不受。蓋自證自悟。如獅子獨行。不求伴侶者也。性直硬若五石弓。寡交識。輒終日不語。又善病。居幽棲山絕頂。閉關掩竇。一鑑一几。偃仰寂然。動經歲月。卽會衆罕見其面。惟余至則排闥入。乃瞠目大笑。共榻連宵。暢言不倦。曾爲余破關拉至浴堂洗澡竟日。又曳杖菜畦山籬間。尋覓野蔬。作茗粥。供寮務數百衆。皆大驚駭。未曾得有。牛首雙峰。竟成虎溪三笑矣。問作書畫自娛。深得元人大家之旨。生辣幽雅。直逼古風。每常言甲申間避兵桃源深處。歷數山川奇癖。樹木古恠。與夫異獸珍禽。魑聲鬼影。不可名狀。足跡未經者。寢處流離。或在溪澗枕石漱水。或在巒巘猿臥蛇委。或以血代飲。或以溺暖足。或藉草豕欄。或避雨虎穴。受諸苦惱凡三月。山海經齊諧志悉備之矣。青溪歎曰。如此境

遇。人生幾劫乃得一會。豈可輕輕放過。石公眼明手快。不作事不作理不作事事無碍。方能從容拈出。文章書畫道德亦復如是。予齋中有聯云。學問須從這裏過。夢魂贏得此中安。然乎否耶。

石谿軼事

鄧顯鶴(湘臯)沅湘耆舊集

髡殘字介邱。號石谿。又號白禿。一號殘道者。武陵人。工山水。有浮查詩集。爲武陵劉氏子。母夢僧入室而生。稍長。自知前身是僧。嘗哭求出家。同里龍半菴一見絕愛之。半菴儒而禪者也。師一夕大哭不已。引刀自薙其頭。血流被面。半菴聞之大喜。遂令遊江南參學。至白門。無所遇。遇一老髡。問師出家本末。言與己同。但已得雲棲大師爲之難度。因請大師遺像。拈香禮拜爲師。老髡與議名知果。蓋雲溪派也。卽返楚。卜居桃源餘仙溪上。半菴晝夜逼拶。久之忽有所悟。心地豁然。遂成無事道人。再往白下。駐錫長干。謁浪杖人。一見皈依。明年浪杖人示寂。諸弟子以杖人親書法偈遺命授師。後疾革語大衆

死後焚骨投於燕子磯下。師歿後十餘年。有髻僧親至燕子磯。升絕壁。刻石谿禪師沈骨處數大字於上。事見師弟子斧公所紀最詳。而錢澄之據以作石谿小傳。石谿身頤面皙。頭白如雪。冬夏一禿頂。天姿高妙。見解超脫。所與遊皆故老遺逸有意志之人。顧亭林先生其一也。所作山水。世推重之。

石谿小傳

周亮工(樸園)讀畫錄

石谿和尚名髡殘。一字介邱。楚之武陵人。幼而失恃。便思出家。一日其弟爲置氈巾禦寒。公取戴于首。覽鏡數四。忽舉剪碎之。并剪其髮。出門逕去投龍三三家菴中。旋歷諸方。參訪得悟。後來金陵。受衣鉢於浪杖人。杖人深器之。以爲其慧解處莫能及也。公品行筆墨俱高出人一頭地。所與交者遺逸數輩而已。繪事高明。然不輕爲人作。雖奉以兼金。求其一筆不可得也。至所欲與。卽不請亦以持贈。



畫錄第二

甲 有年月者以年爲次

清順治十四年丁酉

做大痴設色山水軸（民言畫報刊）

丁酉秋杪赤林過幽棲。問道老僧。見其霜樹初醉。以片紙索余塗之。持歸娛阿祖六翁。意甚佳。因做大痴設色。發所不能發之興。赤林之善感人如此也。石道人。

淡色山水軸（歙金氏抄本）

入山不深林不密。與君躑躅千山外。何如信手拈得來。坐對千峰峰自在。白雲不露最高峰。陰崖半許漁樵通。拂磐石。撫孤松。山有人兮山不空。前後畫與元白老道兄。皆不當意。唯此幀呵凍爲之。差噴飯耳。因題之。時丁酉大冬時也。石溪識。

十五年戊戌

十六年己亥

赭墨山水軸（歸石軒畫談）

雨風老人亦嘗遊戲筆墨。每畫不似山不似水處。呵呵大笑。此一種意思。不可與俗人道。趙州老漢謂粥飯二時是雜用心。我道這老漢以病爲藥。未粥飯時心用何處。若我則謂安禪入定是雜用心。且道如何是不雜用心處。粥飯時是粥飯時。行住坐臥時是行住坐臥時。書畫時是書畫時。玉公祇恁麼看。莫作境○會可也。己亥初冬寫於峯○之借雲室中。石谿殘道者。

十七年庚子

淡色山水軸（歙金氏抄本）

秋日喜初晴。看山曳杖行。落花松徑滿。深水石橋平。嵐氣涼生閣。溪聲晚度城。翻嫌朝市襍。此地最幽情。庚子仲夏畫於借雲閣中。石道人。

山水軸（真蹟錄出）

地迥列羣山。蒼崖半倚天。猿啼青嶂外。虎嘯白雲邊。帝馬留仙蹟。星壇隱舊仙。瀑泉長曳練。谷澗暎生煙。古洞排虛險。高巖列碧蘚。靈峰遙可望。異境到無緣。曉霧開還翳。晴嵐斷復連。

樵歌時響亮。谷鳥鎮翩翹。獸露孤峰側。松欹怪石前。釣船溪外去。幽興自年年。庚子秋仲于大歇堂中作此。萬壘石巖殘道人。

山水橫幅(歙程氏藏石濤題畫錄)

川中憶寒道人梅。寒花疎蕊。堪與老僧玄對。因作此影。道人得無有以報我乎。道人者。今之伯右先生是。庚子秋八月挂擔幽棲石巖殘道者合爪。

黃山圖軸(眞蹟錄出)

山行百餘里。冥搜全未竟。雖歷伏火中。峰高已秋盡。振衣上天嶺。羣峰悉趨迎。問洞起臥龍。肅然生愛敬。忽轉別一天。挿石皆峭勁。虛磴接危梯。崩崖傍幽竄。我本探奇人。寫茲虞○併。龜勉敵天工。下山遠松逕。廓然眼界寬。燕光演上乘。假我水雲寮。鍾鳴定出定。安得日在茲。山水共幽訂。庚子秋八月來自黃山。道經風物森森。真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也。靜坐天闕之否虛閣。擬其所歷之景以爲圖。并系其作。石巖殘道

者。

秋山釣艇巨軸(中國名畫集印。寄青霞軒藏。

程青溪題五律一首)

白雲起山半。迅逸如迸泉。汎演乎林莽。飄飄乎山川。飛霞共聯絡。凱風與周旋。開軒滌遐想。我思○綿綿。欲○忽在茲。亦復信披焉。○無定理。舊句徒縈纏。○念於○○。若承鶴上仙。○合。○自然。扁舟或來之。不爲名利牽。當識太虛體。勿隨形影遷。庚子秋仲萬壘石溪殘道人於攝○山之最高峯。

淺絳山水軸(寶迂閣書畫錄)

聳峻矗天表。浩瀚匝地軸。溪雲起淡淡。松風吹謾謾。樂志於其間。徜徉不受促。兩隻青草鞋。幾間黃茆屋。笑看樹重重。行到峯六六。可以立脚根。方此面山麓。庚子冬十月廿日作。幽栖殘道者。

書畫合璧卷(畫淺絳山水。虛齋名畫錄著錄)

千巖萬壑落眼奇。何必策杖臨嶮巖。秋風入戶几  
席靜。縱吾秃筆揮灑撐空岌峩之峩峩。蜀道難  
兮人不到。莫要髣髴吾鄉武陵原上桃花谿。秦人  
成仙久不老。赤松王喬相與期。世人碌碌有底  
事。虛教老却商山芝。向平志大轉難齊。白髮屢  
與青山違。少文臥遊益潦倒。四壁琴操知音稀。  
且復且兮喚奈何。白雲爲我迴山阿。偶與正心禪  
師塗此。稍成復綴此歌。聊博一笑。庚子冬仲石  
道人。

苒庵圖橫幅(神州大觀續編印)

苒庵不蔽日。內有老僧閒。積葉封荒逕。裁雲潤  
野顏。鐘聲寒不斷。石火餒常刪。相對盡無事。  
柴門靜莫關。庚子冬十二月念二日作于供雲關  
中。石谿殘道者。

十八年辛丑

山水冊十頁(真蹟錄出)

苒庵結就近林泉。老衲煨煨舊有編。陳跡杳然無  
覓處。許多妙意冷蒼煙。幽栖電住石谿殘道人。

時看翠色浮青嶂。應是吾湘舍利光。石溪。  
一艇烟波古渡邊。午天山房作。石谿。

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石道人。

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殘道人。

夏禹玉蒼山滴翠。殘衲。

溪山太古初。石溪殘道人。

幽栖電住道人即事。

蒼松舞巖室。地脉漱清泉。石溪。

殘僧本不知畫。偶因坐禪後悟此六法。隨筆所

止。亦未知妥當也。見者喝棒。辛丑長夏石溪。

碧潭青嶂圖軸(歙金氏抄本)

綠陰覆屋繞清流。曾道仙源花片浮。逕僻自然來  
鳥嶼。塵疎何必不瀛洲。碧潭競躍游魚樂。青嶂  
翩翩野鷺幽。卽此山中淹歲月。山光雲影兩悠  
悠。辛丑四月朔日遇借雲關中作。莧壤石溪殘道  
人。

淡色山水軸(同。自題五律四首)

巨石排空起。雙峰類削成。對人猶旖旎。入座望

峰嶸。伴我經千卷。憑君筆五丁。開門○已○。  
相望足怡情。僻性耽幽壑。蓬門靜不開。畏人名  
姓去。娛老鳥蟲陪。流水家能到。奇花手自栽。  
佛樓墻畔近。獨許杖藜來。避人因削髮。何忍負  
秋輝。高樹下涼影。微風侵袷衣。名香生道念。  
古墨發清機。皎皎空庭鶴。凌晨放更歸。位置多  
邱壑。禪齋新就時。窗虛花在水。天遠枳爲籬。  
隱士黃金賤。幽懷碧甕宜。從今乞畫者。曲岸結  
茅茨。辛丑七月廿二日過天隆古院作。石溪殘道  
者。

着色山水軸（爲周櫟園作。三秋閣書畫錄）

吳郁生鈍齋題詩）

東坡云。書畫當以氣韻勝人。不可有霸滯之氣。  
有則落流俗之習。安可論畫。今櫟園居士爲當代  
第一流人物。乃賞鑒之大方家。常矚殘衲作畫。  
余不敢以能事對。強之再。遂伸毫濡墨作此。自  
願位置稍覺安穩。而居士亦撫掌稱快。此余之厚  
幸也何似。石道人時辛丑八月在佛堂關中清事。

水墨便面（爲載菴居士作。歸石軒書談）  
相攜一杖到山家。松影。檐日未斜。但供清齋無  
供具。青山澗水可烹茶。辛丑八月作似載菴大居  
士清拂。石谿殘道者。

山水橫幅（夢園書畫錄）

城市厭煩煥。江山玩清曉。鹽濯臨石湖。吟嘯望  
雲巘。范公遊集地。登陟塵情遣。悽悽靡遺構。  
鬱鬱猶荒苑。仙人王子晉。抱道雲舒卷。鳳吹翔  
河汾。鶴巢來棲偃。涼風生短檻。溪水清澗澗。  
何當臨此際。忘年從嵇阮。生與硯爲隣。惟知椿  
穎珍。飢鳶聽吟嘯。那用憂空困。天矯鍾王跡。  
適然骨肉勻。澄懷無渣滓。時時見天真。辛丑八  
月一日坐大歇堂作此。萬壤石溪殘道人。

黃山山水軸（真蹟錄出）

黃峯千仞十日宿。烟霧如幄障茆屋。局促轅下胡  
爲乎。辜負蓮峯三十六。忽然○空心胸開。仰首  
踞峯發狂叫。何物墨滓點太空。倏忽○君玩衆  
妙。攜將碧落千里○。散作青冥五色文。君不見

百尺倒瀉如正練。晴雲寒玉起紛紛。辛丑九月天  
關山房作此。萬壤石谿殘道人。

康熙元年壬寅

在山畫山軸（寶迂閣書畫錄）

住世出世我不能。在山畫山聊爾爾。蔬齋破衲非  
用錢。四年塗抹這張紙。一筆兩筆看不得。千筆  
萬筆方如此。乾坤何處有此境。老僧弄出寧關  
理。造物雖然不得聞。至人看見豈鄙俚。只知了  
我一時情。不管此紙何終始。書畢出門小躡攀。  
爽爽精神看山。有情看見雲出岫。無心聞知鍾  
度關。風來千林如虎嘯。嚇得僧人一大跳。足下  
誰知觸石尖。跛跛蹣蹣忍且笑。歸到禪房對畫  
圖。別有一番難告報。從茲不必踰山門。澄墨吻  
毫窮奧妙。壬寅小春漫寫並記。石谿殘者。

山水冊六頁（爲樵居士作。筆嘯軒書畫錄）

余半年未弄此。樵者歸留此冊。強余塗之。臥起  
點綴如此。雲中鷄犬。樵者能亦點頭否。石道  
人。

人之性情有不可解者。皆屬于天。故其嗜好各有  
不同耳。壬寅六月。大暑如焚。樵居士偕明遠入  
幽栖。問殘道者病。病者亦霍然而起。是夕月明  
如晝。草蟲亂鳴。相與俯仰。余病已半年。居士  
亦倦於道路。當此景如夢覺。如悟前世。嗟乎。  
人生何事不可已於懷者。曳裾王門。擁蓋當路。  
與箇漢較之。則天壤矣。居士曰。石谿道人。  
夫樵者能入荆棘。能入葛藤。能入蛇龍之穴。虎  
兕之巢。撒手懸崖。縱橫鳥道。不識富貴榮辱之  
境。不識生死性命之大。天壽天天。其如晝夜。  
故其歷險若夷。嗜苦如齋。陶陶然但見其樂。未  
見其憂。夫人爲世間生老病死富貴榮辱所累。則  
思而爲佛爲仙。不知仙佛者。卽世間人而能解脫  
者也。是以黃帝欲脫珪冕而就之。以其可以完吾  
人固有之天。故昔之智人多隱遁樵漁之間。非徒  
慕其名而汨其實。樵居士若爲首肯。請從此入。  
石道人饒舌已竟。樵者唯唯否否。復存此鴻爪之  
跡。以待明眼人棒喝耳。石道人。

把名利看大了。便忘却生死。把生死看大了。便忘却名利。張拙偈云。隨順業緣無障礙。涅槃生死等空華。莫不是名也隨他。利也隨他。佛道也隨他。生死也隨他。恁麼不恁麼也隨他。果然如是。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樵居士曰噫。石籍道人。

武陵谿溯流至桃花源。兩岸多絕壁斷崖。酈道元所謂漁詠幽谷。浮響若鍾。武陵花源間自道元注破。遂復絕無隱者。夫名譽所處。有道者避之。故吾鄉先世則有善卷先生隱於德山。德山亦名枉人山焉。而花源則皆避秦人長子孫年兄仙去。昔人所云。名者實之賓。是其人則逃之而不得。非其人則來之反辱也。長夏日偶爲樵居士塗此。意頗類之。因書此閒話。以爲笑樂。石道人。

終日在千山萬山中坐臥。不覺如人在飯籬邊忘却飢飽也。若在城市。日對墻壁瓦礫。偶見此一塊石一株松。便覺胸中灑然清涼。此可爲泉石膏肓烟霞癩疾者語也。禪者笑余曰。師亦未忘境耶。

余曰。蛆子汝未識境在西方。以七寶莊嚴。我却嫌其太富貴氣。我此間草木土石却有別致。故未嘗願往生焉。他日阿彌陀佛來生此土未可知也。禪者笑退。石道人。

我嘗慚愧這雙腳不會閱歷天下名山。又嘗慚此兩眼鈍置。不能讀萬卷書。閱徧世間廣大境界。又慚兩耳未嘗親受智人教誨。祇此三慚愧。縱有三寸舌頭。開口便禿。今日見衰謝。如老驥伏櫪之喻。當奈此筋骨何。每見有心眼男子。馳逐世間。深爲可惜。樵居士於吾言無所不悅。然歲之所聚不一二次。聚則一宿便去。然而一宿之晤。思過半矣。今年再入幽栖。值余病新愈。別去留此冊。索余塗抹。畫不成畫。書不成書。獨其言從胸中流出。樵者偶一展對。可當無舌人解語也。石道人識於幽栖關次。

設色羅漢軸（澄蘭室古緣萃錄）

世界婆娑。安居是他。問我來甚。不說云何。處上視下。身寄高柯。栖息無慮。乃在鳥窠。人說

我險。我說你魔。參空一切。貝葉經多。聽我說  
偈。沙數恒河。三洲無量。卽是彌陀。壬寅浴佛  
日。葺壤石谿殘道者作於供佛關中。

粗筆山水巨軸（自題五律二首。書畫鑑影及

澄蘭室古緣萃錄）

茅茨門何向。荒苔逕亦斜。扶筇人過舍。曲沼水  
穿沙。舊種娟娟竹。新開冉冉花。幸來居此地。  
此地絕無譁。位置誠何意。巖岫擁若圖。望中拔  
地險。削處入雲孤。近戶嵐光合。遙峰秀色殊。  
移山將有託。未可笑吾愚。壬寅中秋前作於天關  
山房。葺壤石谿殘道者。

墨筆山水軸（夢園名畫錄）

空山幽僻接灘沙。此處無人一徑斜。幾片白雲隨  
旅雁。數叢紅樹待歸鴉。溪邊晚影○來棹。風捲  
西溟看落霞。歲士襟期不再○。春來重爲○桃花。  
壬寅九月廿日坐古藥花作此。葺壤石谿殘道者。

二年癸卯

山水立軸（中國名畫集印。耆氏藏。遲鴻軒

所見書畫錄）

癸卯春。余幽栖閑關養靜。耳目無交。并筆墨亦  
畏見之。○所靜一歲餘三月矣。嗟乎。人生不以  
學道爲主命。見此茫茫豈能免百端交集乎。偶袁  
居士以此紙寄關中索畫○。余○袁公能知音是  
事。遂不覺此狼籍。於芙蓉峯合掌。電住道人草草。

做黃子久溪山閒釣圖橫幀（書畫鑑影著錄。

畫首自題溪山閒釣圖五字。題識二段。

第一段原書未全錄。）

此玉局老子學道的一番葛藤（至）受福受福（止）  
時在癸卯春三月。余於幽栖閑關中養靜。耳目無  
交。并筆墨之事稍爲減去。然心中不○。適東田  
詞丈過余山中。因談名流書畫。又惹起一番思  
想。東田又謂余曰。世之畫以何人爲上乘而得此  
中三昧者。余以起而答曰。若以荆關董巨四者。  
得真心法惟巨一人。巨然媲美於前。謂余不可  
繼迹於後。遂復沈吟有染指之志。縱意揮灑。用  
一峯筆氣作谿山閒釣圖橫幅。以寄其興。臨池

時。經營位置。未識與古人暗合否。嗟乎。人生不以學道爲主。天命安爲道乎。見此茫茫。豈能免百端交集。東田以爲然。余愛詞丈之語。并錄其上。將爲水雲鄉中他日佳話。此語勿傳到時人耳邊也。遂不覺狼籍如此。石禿殘者。

扶杖入山圖軸（南畫大成翻印）

古德云。若無煩惱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又十方佛彼此遣侍者問訊。皆曰可惱多○清淨緣。卽是佛家妙境。若不易得。況此五濁乎。如此看得寬。則一切境緣。隨業順受。更譬如入山待返之勞。只爲這箇不了。若是了得這箇。出山入山也好。古人所以云。上投子九到洞山。豈偶然哉。果能解向鬧市街頭識得彌勒。復當呵呵大笑而去。隨處解開布袋。作些子佛事。或清淨緣。殘衲所以結此筆墨緣也。作此重山疊嶂扶杖入山圖。石谿殘道者以自警。時癸卯夏四月望後二日也。

天龍古院圖軸（同）

雨洗山根白。淨如寒夜川。納納清霧中。羣峰立

我前。石撐青翠色。高處侵扉煙。○有清溪外。漁人得已先。翳翳幽禽鳴。鑑鑑驚落泉。巧樸不自陳。一色藏其巔。願託蒼松根。長此對雲眠。癸卯秋八月過天龍古院。幽栖電住石谿殘道人。

層巒疊壑圖軸（虛齋名畫錄）

層巒與疊壑。雲深萬木稠。驚泉飛嶺外。猿鶴靜無儔。中有幽人居。傍溪而臨流。日夕譚佳語。願隨鹿豕遊。大江天一綫。來往買人舟。何如道人意。無欲自優游。癸卯秋九月過幽閒精舍。寫此以誌其懷焉。天壤石谿殘道者。

報恩寺圖軸（支那名畫寶鑑翻印）

石禿曰。佛不是閒漢。乃至菩薩聖帝明王老莊孔子。亦不是閒漢。世間只因閒漢太多。以致家不治國不治叢林不治。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養因是留有用底東西。把來醒醒醒自送滅了。豈不自暴棄哉。甲午乙未間。余初過長干。卽與冠主未公握手。公與余年相若。後余住藏社。校刻大藏。今屈指不覺十年。而十年中事經過幾



千百回。今安然受之。不動聲色。而又所謂布施齋僧保國裕民之佛子未嘗少。襄昔公居祖師殿。見倒塌何忍自寢安居。只此不忍安居念。廓而充之。便是安天下人之居。便是安叢林廣衆之居。必不肯將此件東西自種自利而已。故報恩○亦頹而復振。歸天界見祖殿而興思。公之見好事如擲寶然。吾幸值青溪大檀越端伯居士拔劍相助。使諸祖鼻孔煥然一新。冬十月余因就楊長干。師出此佳紙索畫報恩寺圖意。以壽居士爲領袖善果云。癸卯佛成道日石禿殘者合爪。

雙溪怡照圖軸（程青溪題在前。附錄於後。

歙金氏抄本）

青溪翁住石頭。余住牛頭之幽栖。多病。嘗出山就醫。翁設客膝。俟余掛搭。戶庭邃寂。宴坐終日。不聞車馬聲。或箕踞桐石間。鑒古人書畫。意有所及。夢亦同趣。因觀黃鶴山樵。翁興至作是圖。未竟。余爲合成。命名曰雙溪怡照圖。當紀歲月以見吾兩人膏肓泉石。潦倒至此。系以詩曰。

雲山疊疊水茫茫。放脚何曾問故鄉。幾處賣來還自買。爲因泉石在膏肓。癸卯十月石溪殘道人。

石溪師息余齋。偶展玩叔明具區林屋畫。余遂用其意作此幅。未及成。忘置之。師得于座壁間。乃爲結構。竟是點鐵。大奇大奇。因題其圖于端。並識之。青溪道人。

三年甲辰

四年乙巳

山水小幅（歙金氏書畫錄抄本）

雲樹蒼茫。乙巳三月作。石道人。

五年丙午

黃山圖橫幅（爲程青溪作南畫大成翻印）

丙午深秋清溪大居士枉駕山中。留榻經旬。靜譚禪旨及六法之微。論畫精髓者必多書史。登山窮源。方能造意。然大居士爲當代名儒。至殘枿不過天地間一箇懶漢。曉得什麼畫來。余嚮嘗宿黃山。見朝夕雲煙幻景。林木翳然。非人世也。居士遂出紙數幅。隨意屬圖。聊風味云耳。居士當

喝棒教我。石谿殘道者。

六年丁未

山水卷(同上)

丁未之春日爲松嘯禪丈戲作。電住道人。

晴江疊嶂圖軸(墨筆做趙鷗波。虹廬藏)

丁未秋杪赤林過幽棲間許。老僧見其霜樹初酣。遂出澄心堂宋紙索余塗之。歸娛阿祖二翁。意甚佳。因做鷗波晴江疊嶂。發所不能發之興。赤林之善感人如此也。石道人。

楓樹初酣圖軸(名畫集成印)

霜林酣更透。幽棲○剝啄。笑我老僧迂。誰識惟閒樂。念佛課纔罷。縱筆寫嵩嶽。來往水雲意。方參得真學。丁未秋九月赤城過余幽棲○殘僧見其楓樹初酣。出佳紙索余塗之。以應教。石道人。

七年戊申

設色山水軸(做黃鶴山樵紫芝山房圖。贈周

櫟園。穰梨館過眼錄)

櫟園翁文章詩畫之宗匠也。嘗○其所作如窮山海

不能盡其寥廓。坡老云。神與萬物交。智與百工通者耳。每欲作山水爲晤對。思其人早已塞却悟門。吾鄉青溪藏有黃鶴山樵紫芝山房圖。自謂輞川洪谷。今紫芝同青溪歸楚矣。夢寐猶在。戊申梅雨中彷彿其意。呈似翁棒喝之。使余又得痛快於筆墨之外矣。何如何如。幽棲石道人殘。

八年己酉

山水軸(藝林旬刊印)

觀心微妙。觀佛千狀。識得佛心。則履○凡。皆可見道。既見道矣。捉虎捉象。無非全力。雖游戲技藝○成趣之所得。善刀而藏之。亦祇是自愛自心而已。既愛此心。則可轉此心爲聖爲賢。庖丁曰。臣之所好者進乎技矣。殊不知雜用心卽我也無爲真心以其無爲而無不爲也。遂無所不之。有道者無他。但收來明置故處。所謂動靜二相○作畫看卽亦同耳。己酉七月坐白浪船。電住道人。

九年庚戌

山水冊（十頁。及自跋一頁。前有馬光祖題

滿紙煙雲四字。後有華林外史崔瑤及瓢

叟跋。第一、二、三、四、六、十。諸

頁無題款。有印章。美藝社印）

寶幢居士評海岳之筆如吹毛劍。揮之則萬里無人。南渡諸大家皆當北面。予自留心於此。未嘗見其真蹟。觀寶幢居士所評。當不知何如其妙也。嗟嗟。予以老病。廢去筆墨。若十年不親樂器。尙可坐盡此道。鄧先居士索我以冊。敬獻此醜態。真所謂慚惶殺人。石道人。

欲譜秋聲入畫圖。恐聞蕭瑟動人愁。無情最是孤岩好。不辨榮枯任去留。電住老人。

一峯道人從筆墨三昧證阿羅漢者。今欲效顰。只不一行脚僧耳。予因學道。偶以筆墨爲遊戲。原非以此博名。然亦不知不覺墜其中。笑不知禪者爲門外漢。予復何辭。電住老人。

友人自黃山來。言其狀謂情理俱無。余不禁技癢。若知老之迅速如此顯。早買草鞋踏遍了也。

古人秉燭之意。良不虛耳。少文壁響解嘲。聊復爾爾。庚戌梅雨中識。石道人。

畫者吾之天游也。志不能寂。五岳無濟勝之具。索之殘煤短楮之間。聊以卒歲云耳。曾有偈云。十年兵火十年病。消盡平生種種心。老去不能忘故物。雲山猶向畫中尋。並舉似磴先居士一捧腹。庚戌嘉平雪深三尺呵凍。電住殘道人識。

十年辛亥

十一年壬子

十二年癸丑

十三年甲寅

十四年乙卯

十五年丙辰

十六年丁巳

十七年戊午

十八年己未

十九年庚申

二十年辛酉

二十一年壬戌

二十二年癸亥

二十三年甲子

二十四年乙丑

赭墨山水大幅（夢園書畫錄）

千山罨畫擁飛樓。山木蒼蒼雲水流。青鳥亂啼花  
細落。石梁南畔是瀛洲。石谿道人寫於鳳皇臺畔  
人家。時在乙丑三月。

二十五年丙寅

水西草堂圖軸（三秋閣書畫錄）

幽籟吟風古樹巔。泉流石齒漱濺濺。是中雖有無  
聲句。還仗鍾郎一撥絃。樹影苔光濕不分。栗留  
聲隔幾重雲。沙彌詩夢渾無夢。又在滄浪野水  
濱。酌南伯兄賦歸後。手築水西草堂。屬余作  
圖。蹉跎未暇。伯兄已往山左。今此紙持以貽孟  
鳴姪。時丙寅重九前三日。牛首堂頭石禿。

二十六年丁卯

二十七年戊辰

二十八年己巳

二十九年庚午

傲關全山水軸（夢園書畫錄）

青山巖嶽幾萬里。亂峯如龍矗雲起。晨昏日月轉  
山腰。三十六軸盤地底。崑崙渤海氣勢來。衡嶽匡  
廬遠相倚。長年溟濛飛烟霧。白日雜遝走麋鹿。  
玉泉丹砂鍾靈根。芝草琅玕長不死。中有高山事隱  
棲。結屋開門亂雲裏。匡木野藤時作花。澗水冷  
冷石齒齒。竹林木瓢白石鐺。簷頭甕牖烏皮几。  
避世應同鄉里翁。著書還擬鷓鴣冠子。我亦乾坤放  
逸僧。探奇名山興未已。庚午秋仲坐大歇堂。閱  
關全筆法。遂臨池臨出。莧壤石谿殘道人。

三十年辛未

三十一年壬申

寒村暮雪圖卷（夢園書畫錄）

寒村暮雪圖。拱北先生正之。

直率如君迥脫塵。繁華棄絕愛清貧。念年訓導稱儒  
雅。古調商音孰與親。壬申春日石禿殘道者並畫。

# 石墨餘馨續編

階青俞陸雲

夏禹王岫嶼碑。何子一有摹刻本。並音釋。論者謂其音釋多未當。但碑文奇奧。欲援證而無從。與貴州永寧州之紅崖大字。或云三危禹蹟。或云高宗伐鬼方紀功之刻。雖無確證。皆遠古之奇蹟也。

周無專鼎。在焦山僧寺。翁覃溪攷之甚詳。而未言此鼎出於誰氏。楊大瓢偕巨濤禪師游焦山。詠周鼎詩云。鑄應從洛邑。來本自宜興。自註云。相傳出宜興周延儒家。其前之傳授未詳。覃溪雖詳攷鼎銘。而拓本未精。不及後來六舟僧之精拓百紙。勝於翁之鑒定本也。

古作泉之器。命之曰范。始見於朱竹垞文集。邗上江鄭堂得貨泉范。背有篆文母字。嘉定錢氏。定其名曰泉母。較竹垞稱爲泉范更確。其背文如大吉、宜泉、吉利、日萬泉、富人、大萬、日利及鳥形者。皆藏泉家所珍視。班史稱元狩五年。罷半兩。行五銖錢。爲鑄五銖之始。其品數有傳形者。名蜀錢。肉好有郭者。名梁錢。背文四出者。名角錢。及赤側兩當之類。文皆五銖。自漢自晉。鑄行者不絕。故泉范有五銖字。不能定爲何代所鑄。隋食貨志云。梁武帝別鑄五銖錢。謂之女錢。除其肉郭。與漢制異也。自宋楊氏。集秦漢古印爲印格。後之集古者。代有其人。上海顧研山。集古玉印以百計。稱爲獨絕之品。常州莊侍讀澹庵。所輯秦漢印真蹟。名漆園印型。先秦漢玉璽。次銅官印。次姓名私印。次未識古印。凡十三卷。二千二百八十二鈕。既精且富。爲研山後最勝之品。乾隆時。散落於淮海間。薄孟養得

其千餘印。手鈐成冊。爲孝慈堂印譜。其定名。有曰印譜。曰印藪。曰印統。曰印叢。皆不逮印型之精博。定名亦以印型爲最當。型者。取詩經儀式型文王之典。儀式型皆訓爲法也。海昌許槿。搜集秦漢印四千餘方。汰其漫漶者。疑似難信者。官印之重而無異文者。得若干冊。名曰印儀。亦取詩云儀式型之意。與莊氏漆園印型。後先輝映矣。

兩晉六朝之間。最重書法。見於晉書及南北史。而碑刻之精者無多。所傳者。如刁遵、司馬紹、高植、高貞、高湛、元太僕、賈使君、鄭道昭、啓法寺諸碑。皆著稱於時。晉以後已重佛法。造像尤多。俗工鑿鑿。書不求工。後人喜宗唐人書法。而輕視六朝。其實唐初諸大家。多本於六朝也。

梁代華陽真逸之瘞鶴銘。逸宕渾雄。爲江左貞珉之冠。與之希蹤接手者。有舊館壇碑。神似陶隱居。髯龍頂鶴。不讓真仙。顧亭林金石文字。尙著錄之。後遂失佚。范氏天一閣。摹本頗精。與蕭憺碑。同爲南朝名蹟。山陰矩矱。庶幾尙存。鶴銘外斯爲雅製。亦可救北碑之偏也。同時擅名者。尙有許長史碑。長史工書。見陶隱居與武帝論書啓。隱居書不可見。而長史碑存。想見六朝人風格。猶有鍾王門徑也。龍藏寺碑文。隋開皇三年。張公禮撰。文字並美。流傳者惟劉氏整幅本。莫氏剪裱本。雖碑文中張公禮三字不全。已爭相繕襲。近時陶齋所藏咫進齋宋拓本。則希如星鳳矣。與之方美者。爲啓法寺碑。歐趙集古錄。與龍藏寺碑並重。歐公歎其精勁。爲歐虞之先驅也。

後魏孝文帝弔比于墓文。太和十八年十一月。隸書。碑在河南汲縣廟內。椎搨甚少。北宋吳處。以原碑重摹。記於碑陰下方。其結體渾厚古茂。與司馬元興墓志。始平公造像記相伯仲。蓋上承漢代。以篆隸之法運筆。可悟書道。亦因時代升降也。始平公造像記。太和二十二年九月刻碑。朱義章書。陽文。額題始平公像一區。皆正書。其刻石歷時最久者。爲新城縣功曹孫秋生等造像記。自太和七年。至景明三

年造訖。孟廣達撰文。蕭顯慶正書。又景明三年所造像。有邑主等造像記。比邱尼等造像記。此二種爲金石萃編所未錄。

龍門造像。其數夥矣。儘有萃編及金石家所未著錄者。如張貴興都唯那。及唯那尼道等造像記是也。有鑿石龕供佛者。自金華光佛訖東方寶海佛。凡五十四龕。與利州千佛山佛狀相似。有刻禽馬等形者。有執兵戈者。有刻佛弟子秉笏執劍。侍立於佛旁者。有刻仙童錄生等。作合掌南無拜佛狀者。古繪遺留。武梁祠畫像。西域博克達山巖洞中采畫外。此亦古繪之僅存者。

北魏正光四年。造佛像七座。分置各郡。其銘詞。爲著錄家所未載。佛像爲紫英石所琢。采澤潤絢。像高四尺許。袈衫纓絡。寶相莊嚴。買人在洛陽。得七佛之一。輦至京師。佛座下環刻銘詞。其詞曰。大魏正光四年癸卯。眞王杜雒周。爲六韓不供。禱於雒陽之南。名山龍門之間。都軍利。破六韓拔陵回奏。持旨敬造石像七區。各卽同心供養。凡五十四字。作隸書。按魏書肅宗紀。及蠕蠕列傳。載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諸鎮相應。時在正光五年。北史紀沃野鎮人。殺鎮將。號眞王。亦在五年。而銘詞稱四年。殆造像在先。反戈在後。當名山禱佛之時。已擁號眞王矣。

東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興和三年刻石。字體在隸正之間。額題魯孔子廟之碑。篆書。王楠金石辨證云。是碑記仲璇修孔子廟事。與魏書本傳正合。以孔門十哲。配食孔子。自仲璇始。歐陽集古錄。未載其碑文。同時有敬使君顯儒碑。正書。題曰敬使君之碑。其陰有邑子中軍將軍潁川長史宋果等。一百四十餘人題名。凡六列。魏承王迹之後。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謬。觀碑文可見之。

北齊風峪石柱佛經。天保二年刻。正書。凡十幅。每幅行數不同。自二十七行至一百十三行。每行字數不同。自十三字至一百十九字。所刻之經。爲維摩經。无量義經。教戒經。陀天經。石上無紀年。顧亭

林定爲天保二年。書經人似出兩手。維摩无量義教戒三經。字極秀穎。陀天經則署高麗納達收書。其字體古拙。與前三經不類。朱竹垞云。所列佛經。皆連綴而書。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惜皆掩其三面。未必無贗石也。

魏齊之後。周代以國祚未久。故石刻無多。天和建德等年造像外。有保定四年。聖母寺四面像碑。繪數十人侍立之狀。其邑主邑長邑子等列名。略與魏碑同。又天和二月十日。所刻華嶽頌。趙文淵書。此二碑書繪較精。

隋碑作篆書者頗希。開皇二年。王仁所書累初石塔。作篆體。金石萃編所未錄。又有上方山治平寺塔盤題字。作隸書。大業七年七月所刻。又大業十二年。車侍等造像記。又摩崖大字佛偈。無年月。作正書。此三種皆未編載也。

自晉宋至隋。工書者林立。兩晉稱二王之妙。南北重崔廬之書。又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隱居姚元標丁道護等。皆其選也。萃編所載六朝碑。有一百四十餘種。阮芸臺孫淵如黃小松諸家所藏。又益數十種。惟時值亂離。不暇講求文翰。復多劣工所刻。破體雜出。其中精湛者。如龍藏寺諸碑。實爲歐虞褚薛之先河。率更永興輩。其結體用筆。多循六朝矩矱。而參以心得者。變化出之。東坡論魯公書。所謂變法出新意也。

漢瓦當文之傳世及出土者。集古家收錄者多矣。偶見漢瓦之完整者。文曰。惟漢三年。大并天下。環列篆文八字。而未署名號。不知其確歷。按漢自武帝始建元。此大并天下瓦當。宜在武帝前。或漢高之三年乎。惟其年歲次丁酉。韓信下趙。漢楚相持於滎陽成皋間。方丁逐鹿之秋。初未嘗兼并寰宇。更何暇興宮室銘勒金石耶。且觀此瓦文。其書姿巧密。極紆徐爲妍之致。殊不類先漢製作。此蓋後漢建國之三年



所製也。史稱光武建武三年歲次丁亥。立四親廟于雒陽。祀其父南頓君以上。其時方令馮異大破赤眉。海內雖未悉定。而尊號已建。都邑已成。宏開混一中興之局。於是肇立宗廟。崇祀本生。范鑄陶甓。垂勳後葉。固其宜也。則此品釋爲東都四親廟中物。殆無疑義。不得以未署明建武而惑之也。

曾於都門得唐代兵符。文曰。右玉門外左神策軍第四。兩面同文。中刻合符之同字一。均陰陽合璧文。上有穿可佩。背作陰陽龜紋。唐代兵制。四方之軍。典以兵符。象青龍白虎朱雀元武之形。以鎮四方。此爲玉門外朔方軍符。故作元武形。唐初置神策軍。控制朔方。以哥舒翰領其軍。迨哥舒翰內召。神策軍亦改隸禁軍矣。兵符定制。左符出發。右符留中。此爲右符。乃禁中所藏。哥舒翰所佩。爲左符。當與此同制而剖分之。雖符上未載年歷。亦可稱爲哥舒翰兵符也。

唐貞觀三年。詔於昔年交兵之處。勇夫義士之陣隕者。各立一寺。爲之薦福。勅虞世南李百藥顏師古朱子奢許敬宗等。各撰碑銘。以紀功勳而慰忠烈。今存者。惟幽州昭仁寺碑。金石文字記錄之。尙有等慈寺碑。顏師古撰文。額題大唐皇帝等慈寺之碑。蓋紀破寶建德於汜水事也。亭林未見之。故未著錄。此拓字雖漫漶。其完善處。神采具足。骨力峻拔。介乎歐褚之間。惜未署何人書。或卽師古所書也。

唐溫彥博碑。貞觀十一年歐陽詢書額。題大唐故特達尙書右僕射虞恭公溫公之碑。篆書。碑在太宗昭陵南十里。全文二千八百餘字。雍州金石記。所見割裂之本。僅得六百餘字。金石萃編得善本。亦不滿千字。今碑益漫損。可辨識者。止存四百餘字矣。歐陽楷法。風骨峻整。其所書碑。最著稱者。爲貞觀六年之九成宮醴泉銘。自宋元以來。習書者幾於家置一冊。惟搨日多字漸殘缺。經俗工洗鑿。率更眞面。十不存一。吳門蔣氏有佳本。據唐搨刻之。一字無損。而見原搨者殊希。王楠於嘉禾。得明以前搨本。雖霉無損。有薛明益王穉登二跋。其中略有缺字。以雙鈎法填補之。後歸吳門馮氏。此外惟無錫秦氏有

舊本。千金不易。有秦仲堅者。取而翻刻出售。謂之秦板。坊肆間錦裝檀匣。號爲宋搨者。實爲秦板也。

隋柱國宏義明公皇甫府君碑。唐于志寧撰文。歐陽詢書。以裴鏡民碑例之。裴卒於隋開皇十六年。而碑立於貞觀。皇甫誕亦卒於隋。而碑撰於唐初。當爲誕子所追立。何經襄得皇甫碑佳拓。題其後云。大司馬下公。自負賞鑒。以此冊贈余云。是乃不易得者。出漢玉印章鈐其後。以示珍異。余後閱皇甫碑數本。無若此本之精采者。宜下公之自詡也。雍州金石記云。是碑無年月。或署在碑陰。宋皇祐時。刻麻院記於此碑之陰。殆年月爲宋時磨去。道光三年。張廷濟題宋搨皇甫誕碑云。碑已中損尺許。此拓係宋本。又得金冬心題。殊可寶也。

唐張琮碑。在咸陽縣之雙照村。與寂照和尚碑白公廟碑。同在咸陽。惟搨甚多。惟琮碑在明初已損剝。爲裝人割翦。致難句櫛字比。萃編載其全文。所見當是善本。但王述庵盧抱經錢潛研題跋。皆云不知書者姓名。或同房彥謙碑。題款在碑側。搨者缺之。楊澥跋云。其字體與皇甫誕碑略同。而字形肥瘦波捺處不類。徐淋跋云。此與皇甫誕醴泉銘溫彥博諸碑。大致相似。而其掠筆處處帶趨。兼有隸體。豈蘭臺假手者歟。抑參用房彥謙碑筆意歟。

# 交午說

盧傑

社會上謂人時運通達者有一句俗語，呼爲「子午運」。此語與自何時，確是難答的問題，然而不妨在歷史上尋求一類似的根據。如漢書王莽傳云：

「元始五年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顏師古注云：「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名子午谷。」

是則所謂子午，本是地理上南北通達的意思，如天文學科的子午線，即是指南北線而言；其稱人的子午運，大約即是借此意以喻其氣運的通達。實則氣數與運會，祇是順着自然的推移而演變，人不過是其表演者而已；通達與否，還要看表演者的技術如何耳。

按照字書所載，午字和五字通用，說文訓午字謂「𠄎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此與矢同意。」訓五字云：「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徐鍇繫傳於午下云：

「八爲陽，一爲地，一爲陰氣貫地，午逆陽也，五月陽極而陰生，作者正衡之也，矢亦象衡逆也。律歷志曰：『𠄎布於午。』」

說文繫傳祛妄篇云：

「陽水云，五月筍成，竹之半枝出地，臣鍇以爲說文十幹十二辰皆取象天地及氣之出入，或取物之大者，豈取半竹乎。五字既陰陽交午，此午則象陰之衝陽，陽上冒而未徹，矢亦象上射，象射以徹春氣，又五月草木並盛，衝華載實者衆，豈獨竹乎。」

段玉裁氏注云：

「律書曰，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律歷志曰，粵布於午，天文訓曰，午午也，按午即悟字，四月純陽，五月一陰逆陽冒地而出，故製字以象其形，古者橫直交互謂之午，義之引申也，儀禮度尺而午，注云，一縱一橫曰午。」

是則午字本義，即取乎氣數之交貫，已含通達之義；而世人必要子午連稱，不儘是習慣語，蓋子滋也，萬物滋生於子，至午而繁盛，實寓自蹇至通之義。

小氣數之交貫，在午字字形，已略見其義，然不若五字的簡明。五字古文作×，據云這純是交午的象形。後人因×容易與十又等字淆亂，乃加上二，遂形成ㄨ字，再變成楷書的五字。許氏謂二爲天地，×在二之間故釋爲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桂馥說文義證云：

「禮運，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潛夫論曰，古有陰陽，然後有五行。」

按五行云者據古籍所載，如

釋名：「五行者，五氣也，於其方各施行也。」

春秋昭三十二年左氏傳：「天有三辰，地有五行。」

風俗通皇霸篇：「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

漢書藝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又五行志引洪範：「初一曰五行。」顏注：「謂之五行者，言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

說苑：「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生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元象差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差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新唐書五行志：「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爲物最大最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爲生，而闕一不可，是故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爲五星，分位於地也爲五方，行於四時也爲五德，稟於人也爲五常，播於音律爲五聲，發於文章爲五色，而總其精神之用謂之五行。」

然則五行實包含着天地間的萬物，人類儘是順天行氣者之一而已。不過氣數似有形而却無形，×字所象交午的形狀，若謂取象於氣數而求例證，似不可能，故王筠說文釋例云：「一二三五七八九皆指事，四六十皆會意，許君惟以六十爲會意，餘多云象形，案此乃寓形也，（原注：五筆是五，五墨亦是五，因物乃有形，故謂之寓形。）不可云象，以爲指事，斯無弊矣。」此說極合理。然如欲進一步求午的意義，還是從實際上探討，比較着可靠一點。

五字的實用，祇是數目字之一；而數始於一，極於九，五恰居其中，故×雖爲數目字之一，實含交錯於中之義。小篆从二作X，其意益加明顯，孔廣居說文疑疑云：

「數始于一，終於九（十與百千爲類），五居多寡之交，故以兩畫表交而爲×，五居多寡之中，故交于兩畫之中而爲X。」

鶴翔說文解字部首訂云：

「生數以四爲周，九爲極，故四取圍而均分，九象究竟曲屈，一陰一陽，相爲對待，五數居中，則上承四下啓六，有交迂之象，其貞卦正變之機，皆伏於此，然則五者數之中也，故言但象交形，篆文加二爲轉注。」

實則×字爲交午之古義，極爲精當，爲五字所蔽，真諦遂晦。漢代陰陽五行之說極盛，許氏未能拔脫，故又牽涉到陰陽交午也。

古時交午之說，不限於陰陽五行，於物之一縱一橫者皆謂之交午，儀禮大射篇有云：

「工人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莅之。」鄭氏注云：「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圓者，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賈公彥疏云：「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者，則上文橫與距隨是也，但未知從者橫者若爲用丹若爲用墨，或科用其一，云午十字爲之，先以左足履物，右足隨而並立也。」

觀於工人梓人畫×記數的習慣，現在還是沿襲着，但已經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故戴侗嘗曰：「今郊野之爲衡者，梓人之爲尋丈者，至數之半，皆×契之，觀於此可知書契之所從生矣。」（見徐灝說文解字注箋）

交午亦謂之午貫，午貫當爲五貫。周禮秋官鼈涿氏云：

「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樺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鄭氏注云：「故書樺為梓，午為五，杜子春云，梓當為樺，樺讀為枯，枯榆木名，書或為樺，又云五貫當為午貫。」

王筠以為五貫作午貫是杜子春所改，並疑儀禮的度尺而午之午字，亦當作五。其所著說文釋例云：

「周禮五貫象齒之五，蓋本作×，後人以篆文改之，杜子春又改爲午。」

「大射儀，若丹若墨，度尺而午，鄭注，一縱一橫曰午，賈疏十字爲之。案一縱一橫，正之則十字，妻之則×字，故知午爲借字，然以靈派氏五貫杜子春改爲午貫推之，安知儀禮不本作度尺而五乎。」

蓋五午二字不但同音可借，就字義來講，也可互通。所以縱橫割肉謂之午割：

儀禮特牲饋食禮：「所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鄭氏注：「午割，縱橫割之。」

古時女兒剪髮爲髻，則謂之午達：

禮記內則：「三月之末（言出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髻，男角女羈。」鄭氏注云：「髻，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孔穎達疏云：「三月剪髮所留不剪者謂之髻。云夾囟曰角者，囟是首腦之上縫，故說文云兒，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夾囟，兒旁當角之處，留髮不剪。云午達曰羈也者，按儀禮云，度尺而午，注云，一縱一橫曰午，今女剪髮留其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故云午達，不如兩角相對，但縱橫各一在頂上故曰羈，羈者隻也。」

諸如此類，多是因一縱一橫相交錯，故而謂之交午，正之則爲十，妻之則爲×。×字是指其事，午字是與五字同音通假。章炳麟氏文始曰：

「說文五，五行也，從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古文作×，純象交午。然五亦初文異體，凡五八九十諸字，雖皆數名亦各有義；八爲分別，十爲和叶，九爲屈曲究盡，而×亦爲交午，亦爲倍齒。×與十義正相反，字形交叉故爲交午倍齒。周官之午貫，禮經之度尺而午，皆謂一縱一橫相義。交午本當作×或作交牙。午牙雖皆獨體，實聲義于×。」

章氏釋午云：

章氏釋午云：

「說文午，𠂔也，此與矢同意，或言午卽杵字，春杵也，故春字從午，卽從杵，然杵者午之一義，猶小錯爲小之一義，非小祇爲小錯，午祇爲春杵也，說文矢字云，從入，而云午矢同意，則矢上非入字，乃純象鑄形，是故小亦爲鑄字，然小義亦不專指鑄言，小爲伐擊，相當午爲午鉞，所勺甚衆，變易爲𠂔，爲鉞不順也，（古音鉞如午初無二音）𠂔乳爲各異辭也。」

則以午卽杵字，然爲此說者甚衆，如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云：

「戴氏侗曰，父乙鼎文作𠂔，庚午爲文作𠂔，斷木爲午，所以春也，亦作杵，借爲子午之午，所以知其爲午白之杵者，春从午从白，此明證也。」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

「文象杵形，古亦以爲杵字，故春秦字从此。」

蓋午象杵之本形，故饒炯說文部首訂謂卽杵之古文，與上舉諸說，互有發明。

周禮龜冢氏以牡榘午貫象齒之牡榘，現在已莫能詳其制，據賈公彥疏云：

「按儀禮大射云，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彼物射者所履，記安足之處，十字爲之，今此亦然。……榘讀爲枯，枯榆木名，以榘爲幹，穿孔以象牙從橫貫之爲十字，沈之水中。」

則儀禮所謂度尺而午，是在射者立足處畫一個×的記號；榘的制度是象牙之交錯貫之成爲十字形，與篆體的午字差不多，那麼古時的杵，或卽與榘的形制相似；不過榘的大概形制，僅係根據賈公彥疏所推得，仍不能切實證明，故再就交午之義而旁求其實物。

古物之以交午爲名的，有所謂交午柱者，崔豹古今注云：

「堯設諄諄木，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也。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也。」

交午柱卽是華表，華表的實物現在仍然有，但表上所貫的祇是一出式的雲版，而確以由四出交錯而作×式的交午柱爲

濫觴；且其演變也極複雜，現在順便的考述一下。

表木之最初見於記載的，莫如史記夏本紀所述「禹與人徒以敷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唐司馬貞云：「表木謂刊木立爲表記。」蓋禹時所立之表，含有兩種功用，一爲測量之用，一爲表識之用。

表木之爲測量用者，又分爲二種，一爲測量日景之表，即周禮匠人所謂之臬。一爲測量高低之表，即後世所謂之水平儀。夏代社會雖然簡樸，而治水必須因高導下之理想，古今人並無差別。且既測定地勢之高低，尤須辨正其方向；辨正方向之法，古時不若今日之巧妙，惟以日景爲準確。其高下方向俱測定，仍須立一表記，此猶今日之水平標也。史記河渠書云：

「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注索隱云：「舊說徐伯表水工姓名也。小顏云：表者，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表，不是名也。」

據此以言，自漢以來，凡治河穿渠者，皆立有水平標，因而推知夏禹治水時的表木，當然也是此類，後來乃易爲表識道路之用。

載籍中述記識道路之表木者，要以禮記郊特牲所記郵表畷爲最早。古器物中則有散氏盤銘所言疆界之表，阮文達擊經室一集有釋云：


「將欲于平坦之地，分其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以準視望，止行步，無尺寸之差，而不可逾焉，則必立一木于地，且垂綴他物于木上，以顯明其標誌矣，此郵表畷之權輿也；則試言郵。」

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原注，漢書各紀傳郵亭注皆同。）郵从邑从垂。垂，遠邊也。从土从垂；垂，草木華葉垂，象形也。蓋古者邊垂疆界，其始必正其四至焉。四至之邊，必立木爲表，垂綴物于上，以準遠近之望而分疆界焉。此垂之所以從垂，郵之所以从垂也。垂之遠近者，必分程途里數，故鄭康成注周禮掌節云，若今郵行有程矣。



說文郵字，乃以垂呂二字會成一意，其聲則生之于旂，故與旂流旒通借，古字義隨音生，旂郵是也。詩長發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禮記郊特牲曰，饗農及郵表綴禽獸，鄭康成注，郵表綴謂田峻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間之處也。引齊魯韓三家詩作爲下國綴郵，三家詩乃本字古字也。按球，玉磬也。以其直懸求然而名之。（原注：棗，棗，皆同音義）。表古文但作求，加衣爲裘，猶裘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爲標誌，綴毛物于上，卽球也。詩之球，卽裘同音假借字也，故以裘爲標誌，卽以裘爲標誌也；則試言表。

表者裘衣也，柱也，標也，志也，準也，明也，（原注：說文，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作求，荀子儒效，後漢蓋勳馬援傳注：表標也。呂覽慎小注：表，柱也。禮記檀弓內則注：表，明也。周禮大司馬爲表注：表，所以識正行列也。荀子大略注：表標誌也。後漢書劉祐傳注：表，標準也。管子君臣上注：表，謂以木爲標，有所告示也。漢書淮南厲王傳注：表者樹木爲之若柱形也。呂覽不屈云：或操表掇以善睎望，注：表掇儀度。）旂之旒，冕之旒，皆以物相聯綴爲名，詩長發之旒，是乃表裘之裘。長發之綴旒，是言受地於天子，爲諸侯封疆樹立聯綴之旒，以定四界也。春秋襄十六年公羊傳，君若贅旒然，言臣專政，君不與國事，但若委裘於朝守之上而已。故漢書賈誼傳曰：植遺腹，委朝裘，而天下不亂。此言遺腹之主甚幼，不能立朝，但委綴裘衣于朝而天下不亂，卽公羊贅旒之義也。贅，與綴音近，義相假，莊子大宗師云：彼以生爲附贅懸疣，亦取此義也。（原注：史記滑稽傳，淳于棼，齊之贅婿。索隱：如人贅疣，餘剩物也。詩大雅：具贅卒荒，傳：贅，屬也。）是郊特牲之表義，卽郵義也；則試言綴。

說文綴，篆作，聯也。又綴合著也。綴，兩陌間道也。按綴爲以物繫屬于物之義。綴綴綴義皆通。（原注：檀弓下，國語齊語注，皆曰綴連也，綴又訓止，見呂覽期賢求人注。說文，輶，車小缺復合，衆車連行，缺而復合，連義也，卽止義也。綴兆之綴，連也，亦卽止也。尚書立政，綴衣，亦掌連綴衣服之官也。）贅則同音假借之字，綴字亦音義相近，故詩侯人，荷戈與綴，說文：綴受也，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綴。此乃以木綴裘之明證。漢時尙有此制，故田陌之間相聯之處，以木爲表，分其界限，則可名曰表。以表

繫皮，則可名曰綴。因之兩陌間之道路，亦即別制加田于殺之字，名之曰綴；此亦字隨音生，實一義也。揚州古銅盤（案即散氏盤）銘曰：用大蔽散邑，迺即散用田竟，竟自灋洮以南，至于大沽一表，以降二表。又曰：表于單道，表于原道，表于周道以東，表于籽東疆，右還表于竟，竟導以南，表于卻萊，導以西，至于堆莫竟，竟井邑田云云。觀此可見古人以表立田地疆界之事。（原注：周禮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又曰：及表乃止，此可見古人閱軍以表界之事）又舞者行列所止，亦立木綴物爲標，名曰綴。禮記樂記曰：綴兆，鄭注：綴，謂鄼舞者之位也。又曰其舞行綴遠，其舞行綴短。觀此，可見古人凡分行列遠近長短者皆以表綴爲用。然則郊特牲所謂郵表綴者，郵，乃爲井田上道里可以傳書之舍也。表，乃井田間分界之木也。（原注：左傳襄二十五年傳表淳鹵，賈逵注云：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國語周語，單襄公云：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韋注：表識也。）綴乃田兩陌之間道也。凡此皆古人饗祭之處也。而郵表綴之古義，皆以立木綴毛裘之物垂之，分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準視望，止行步，而命名者也。」

觀阮氏此解，於立木表道之制，可謂闡發盡致，然其形狀，則語焉未詳，愚案說文郵下云：「境上行書舍也」。又木部桓下云：「亭郵表也。」徐鍇繫傳云：

「亭郵立木爲表，交木于其端，則謂之華表，言若華也。古者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郵，過也，所以止過客也。表雙立爲桓，周禮云，執桓圭，鄭玄以爲若宮室象，則謂若雙立之柱也。」

段氏注云：

「檀弓注曰：四植謂之桓，按二植亦謂之桓，一柱上四出亦謂之桓，漢書廢寺門桓東，如淳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版，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案如氏注出尹賞傳）」

是則漢時郵舍的四角，及縣治夾室的兩邊，皆有華表，不專限於帝王宮闕之間。言其用，不外是表識驛站及縣治的名稱；言其狀，則是用大版貫柱四出，如六朝石刻（見圖一）所示，正作X形，純是交午之象也。

華表除用於宮闈縣治郵舍之外，亦得用之於陵墓之間。九州要記云：

「漁陽無絳山有千歲狐，化爲書生調張華，華以燕昭王家前華表木照之，遂變。」（據說文義證引）

此爲陵墓樹立華表之紀錄，又如漢書淮南厲王長傳曰：

「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注師古云：「表者，豎木爲之，若柱形也。」

如師古所述，似僅是表木而無四出之板，揆之於義，殆是後世碑碣的先河。按丘墓樹立碑碣，其制亦古，周禮蜡氏云：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棺焉，書其日月。」鄭氏注云：「棺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槨槩是也。」編的形制，據周禮賈氏疏云：「卽今之版也。」似與四出的華表不類。然禮記檀弓篇有云：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云：「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時謂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疏云：「以言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大楹耳。云四植謂之桓者，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之所，而立表木謂之桓。」

是則天子與諸侯之陵寢，及民庶丘墓，皆得植桓表。天子諸侯者，分樹於四隅，禮稱用以懸絲下棺。其所以呼之爲碑者，據釋名云：

「碑，被也，此本王葬時所設也。施其輓轎，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爲，故兼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



圖一 六朝石刻中之華表

唐封演見聞記亦云：

「儀禮廟中有碑，所以繫牲，並視日景，……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有孔以貫絛，懸棺而下，取其安寐，事畢因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勳伐于碑上，後又立之千隧口，故謂之神道，言神靈之道也。……碣亦碑之類也，物有標榜，皆謂之碣，郭景純江賦云：峨嵋爲泉陽碣，玉壘作東別之標是也。其字本從木從曷，以石爲墓碣。因變爲碣。說文云：碣特立石也。據此則從木從石，兩體皆通。」

如此來講，則碑碣的是由桓表所脫化而出；其實物如六朝時梁蕭景墓表（在南京），和北齊標異鄉的石柱（在河北易縣），其形制確是介於表於碑之間（見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六卷第二期陳仲履識小錄營造法式所載烏頭門之制一文）。不過禮記檀弓所述的桓楹，是否一如漢代華表之制而爲大版貫柱四出成交午之狀，甚難考定。惟孔氏疏解其末句云：

「卽今橋旁石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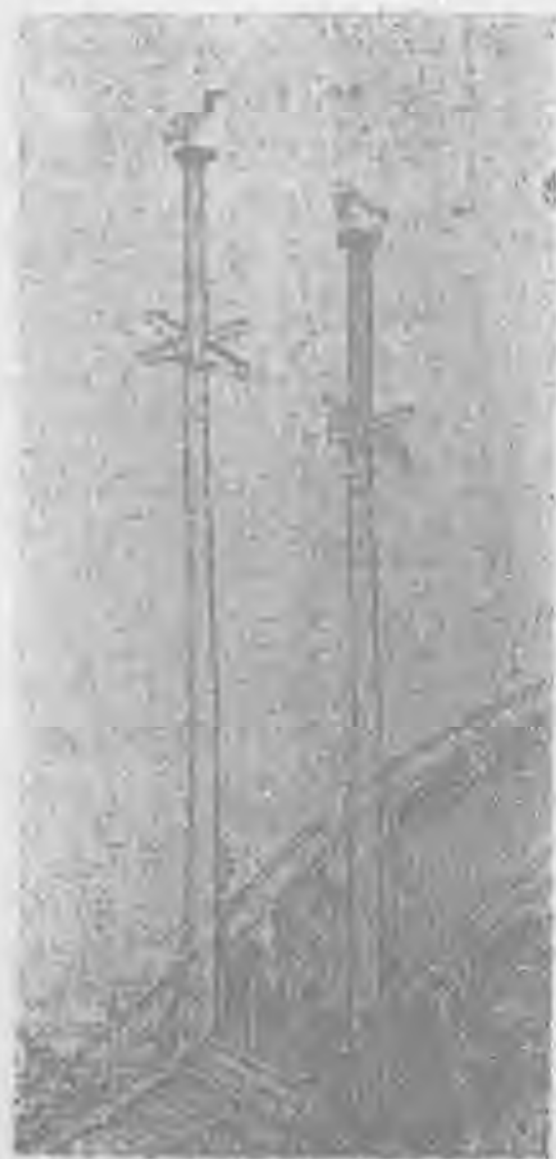
橋端立石柱，卽是華表，元王應麟所畫宋金明池圖，其橋旁表木的上端，卽有版貫柱四出而成×形（見圖二），亦交午之象，以證徐鍇對桓字所釋「立木爲表，交木于其端」者，似是卽實物而言，非就字立說也。此外如服虔於漢書文帝紀誹謗木注云：

「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

應劭則曰：

「橋梁邊版，所以書政治之得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失也。」

此二說殆卽里約古今注之所本。然漢唐宋諸朝，於橋旁樹立華表，則已解決，不容異議。惟堯時有無此制反成疑問。愚案古代之



部一之圖池明金宋畫鷓應王元 二圖

橋，最初殆結舟爲浮梁，嗣後演進，乃立柱架梁，更施椽題構亭屋以避風雨，而橋之形制遂成。孟子所謂之「輿梁」疑卽類似格道之有亭宇的橋梁。本刊第二卷第五期載予向先生古印文字證一文，中有橋字，其末四字於宮旁有增四個十字者，有增兩個十字者，更有增四個米字形者，予向先生但云其從木，未言其所以從木之故。愚按橋字所從之宮，吳憲齋謂象宗廟之形；如引申之，愚以爲可釋爲象凡屋宇之形（說本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版篇及王靜菴觀堂集林明堂廟寢通考）。則橋字所從之宮，正可謂象橋屋，而宮字所增之十米諸字，卽指橋四角所立之交午柱可也。未審予向先生以爲然否。

### 越縵堂壬午花歷（二）

葬

△二月 朔。「山桃花開。山桃者。小正之桃也。爾雅之櫻桃也。」初二日。「令童僕斫柳枝三。分栽之。春分斫柳。無不活也。」十二日。「是日花朝。庭中迎春紫丁香俱試花。」十五日。「以今日春序正中。浙湖花朝日也。攝荷寂居。頗思間寫。得五言古詩一首。（攝荷十餘日不出矣連日輕陰花朝前有小雨賦詩簡同志。「愛聞耽微疾。塵市常閉門。瑤琴久不理。素書亦偶溫。賃人一疇宮。朝夕視花樹。山桃開已殘。絲柳長堪度。朝見李藥白。夕看杏夢紅。輕陰兩番雨。已過花朝風。故山不能歸。春事倏已老。白髮惜流光。常恐花開早。何時值尊酒。曳杖撲嘉辰。婆娑好花下。怡然天地春。」折庭中花數枝致敦夫。并書一絕句去。（折庭中花致敦夫廢以一絕。「一枝金雀一枝桃。更有丁香紫上梢。客思春陰無遺處。送君聊與度花朝。」）十六日。「迎春花盛開。」十九日。「杏花盛開。」二十一日。「紫丁香盛開。」二十二日。「李花榆葉梅俱開。今年李花僅數十朵。海棠紅驟止兩三簇。蓋去年太盛。俗所謂歇枝也。惟紫丁香極繁盛。倍去年。紅碧桃粵尤繁。榆葉樹兩樹。一去年遷死。一亦半枯。今月補買鸞枝兩樹栽之。小庭春事。瑣瑣記之。當寓廬花歷也。」二十四日。「紅碧桃白丁香俱試花。紅杏一株。櫻鬢極盛。紫丁香亦正爛漫。竟日循行花樹。或抱餅澆水。或持叉理枝。不覺勞也。」二十五日。「令人支朱藤架。」二十七日。「新栽鸞枝兩樹花開。」二十九日。「碧桃鸞枝紫丁香俱盛開。迎春亦尚爛漫。小庭花事。極盡盡妍。」三十日。「嚴六谿來。爽秋來。鐵香來。卽延之看庭中花。……（偕至極樂寺及可園看花。）歸已莫矣。觀小庭花樹。覺外間無此春光也。一年漉漉。爲此數日之賞。而恐失它處花時。驅車四出。留連愛玩。祇在朝霞餘映耳。」小重山（出游諸寺歸看寓庭花樹便娟可愛賦此自慰）。「題徧長安諸寺詩。一春常恐道。負花時。馬蹄歸趁夕陽遲。閒門閉。紅煞小桃枝。花外柳垂垂。莫惜花便落。數苦揮。更鑪紅燭拂蛛絲。殷勤意。頭白有誰知。」

# 方志餘記

湖南

## 康熙長沙府志二十卷

康熙二十四年知府蘇佳嗣修。

據凡例。「舊志之修。在明代者。郡人則爲張治周之屏黃翼吳道行（據乾隆志注姓名與前守同）。郡守則爲孫存潘鎰吳道行雷起龍。在國朝。郡人則爲陶汝鼎吳愷。郡守則爲張弘猷任紹曠。」惜中經闕吳之變。兵燹後僅存殘編斷簡。時至今日。殊更不易考矣。

本書二十卷。目次如下。一星野疆域沿革表建置。二三職官。四兵制城池水利學校。五封建賦役上。六賦役下物產。七山川祀典。八風俗祥異選舉上。九選舉下。十名宦。十一人物上。十二人物下。十三人物下列女流寓方外。十四勝蹟典章上。十五典章下。十六至十八藝文。十九詩詞。二十拾遺。卷五缺。

觀其所分門類。凌亂顛倒。殊非佳構。其凡例自稱「部限甚嚴。倉皇授梓。一月脫稿。兩月告成」。蓋

兌之

亦奉行功令之作。無怪其然耳。至稱舊志水利寥寥數言。附於建置之末。今則特爲一編。舊志於方外僅錄寺觀之名。而別爲仙釋一帙。今以寺觀係諸勝蹟。而仙釋則與流寓並附於人物之後。舊志以賈太傅編入方伯連帥。今於名宦人物。止依年代編次。不分品目。綜此諸端。似已較舊志爲優矣。

卷十五所錄牌示詳文公案條陳諸文。多與民生利病風俗瀆澆有關。實爲茲編最精彩之一部份。

長沙郡始著於秦。自後建置屢易。至明洪武五年。改長沙府。隸湖廣布政司下湖南道。領縣十二。爲長沙善化湘陰湘潭湘鄉瀏陽醴陵寧鄉益陽茶陵攸縣安化。成化十九年。改茶陵爲州。清初仍明制。康熙三年。以沅撫移鎮長沙。分藩於郡。隸湖南布政使司。領州一縣十一。

### 乾隆長沙府志五十卷

乾隆十二年知府呂肅高修。河南張雄圖山西王文清同撰。

茲編錄有明雷起龍張治吳道行黃翼舊序各一通。因此頗能窺知舊志之沿革及其纂修之內容。最爲可珍。以視康熙志之刪而不存。誠不知其何所用心矣。

書凡五十卷。一圖象。二星野。三疆域。四沿革。五山川。六水利。七八賦役。九城池。十封建。十一建置。十二古蹟。十三學校。十四風俗。十五典禮。十六陵墓。十七兵制。十八十九職官。二十二十一名宦。二十二至二十四政蹟。二十五至二十七選舉。二十八至三十一人物。三十二三列女。三十四流寓。三十五方外。三十六物產。三十七災祥。三十八至四十九藝文。五十拾遺。外卷首皇言一卷。其卷二十二有奏疏文檄數篇。列舉兵燹之後糧稅之累人。立言甚詳。研究方志而留心社會者不可不讀也。二十三兩卷亦多與民生疾苦有關之詳呈等文。均爲吾人所不應忽視者。

同治長沙縣志三十六卷

同治戊辰知縣劉采邦主修。蓋本縣士紳公稿也。

據前知縣徐淦募捐啓稱大府擬修湖南通志。諭各郡縣資申舊志。并採訪事實申送備錄。則亦奉行故事之撰述而已。

凡三十六卷。一星野。二沿革。三疆域。四山川。五津梁。六水利。七公署。八賦役。九保息。十積貯。十一學校。十二典禮。十三十四秩祀。十五兵防。十六風土。十七職官。十八名宦。十九二十政績。二十一選舉。二十三四人物。二十五忠義。二十六耆壽。二十七八列女。二十九流寓。三十古蹟。三十一寺觀。三十二仙釋。三十三祥異。三十四五藝文。三十六拾遺。

按所錄原修輯姓氏。康熙七年知縣胡壯生始修。其後二十四年知縣朱前詒四十二年知縣王克莊乾隆十二年知縣李大本嘉慶十五年知縣趙文在二十二年知縣陳光詔繼之。其中乾隆十二年本係以原志仍舊另撰續志也。

據所錄嘉慶十五年本凡例。謂乾隆三十六年科房被焚。文卷殘缺失次。爲舊典廢墜之由。其搜采之勤自不可沒。今志體例蓋悉本之。而少從刪削。然猶爲書二十冊。抑縣志中之繁重者矣。然中如政績藝文所載率多膚溢。而典禮錄鄉試入闈儀節尤與一縣之故實毫不相關。亦可已而不可已者。宜其卷帙倍常也。

至其所采零聞佚事入之拾遺篇中者尙多可取。然山川篇引韓愈詩云。繞郭青山一座佳。登高滿袖貯煙霞。星河景物堪凝眺。徧地桑麻徧匝花。此豈韓氏之詩哉。何并此而不能辨也。



至卷首之城圖詳列坊巷之名。斯又他志所未及。其善亦不可掩也。

嘉慶善化縣志三十卷

嘉慶戊寅刊。知縣王餘英所修也。善化爲長沙府倚郭縣。設自宋元符中。據本書所載舊序。知善化之有志始於萬歷癸丑。主之者知縣唐源。撰稿者則縣人吳道行也。吳序云。博采詳蒐於省志郡志得十之四。全史故籍得十之二。而又參之簿書所紀。稽之鄉正所傳。於是創著成帙。蓋其書體例。首圖。次星野。次地理。次風俗。次物產。次賦役。次封建。次職官。次選舉。次宦績。次人物。次流寓。次建置。次學校。次兵防。次祀典。次古蹟。次祥異。次雜紀。次藝文。蓋卽明末以來之方志通例矣。書成未幾。刻本散失。崇禎癸酉知縣黃允中乃仍屬吳氏重訂。及康熙壬子。詔修一統志。徧徵志書。知縣孫浩乃倉促撰成新志。乙丑年知縣孫謙補成之。乾隆丙寅知縣魏成藻復續修之。於是共有萬歷癸丑崇禎癸酉康熙壬子康熙乙丑乾隆丙寅五志。

舊志體例已未盡善矣。今志尤爲繁瑣。錄其目次如下：一星象。二沿革。三疆域。四公署。五戶口。六田賦。七學校。八津梁。九秩祀。十典禮。十一兵防。十二職官。十三選舉。十四人物。十五列女。十六耆壽。十七風俗。十八物產。十九祥異。二十古蹟。廿一藝文。廿二寺觀。而附以拾遺一篇。

今觀疆域篇中斤斤於龍脉之形勢。良爲可哂。然其圖說云：『茲特商之邑人。另倩邑中之知地理者。襄糧尋訪。竭一月之力。曲折數百里。由雙仙嶺訖天心閣。高高下下。或左或右。某峽某嶂。務求真的。繪圖於右云云。』則其所繪猶爲鑿鑿可憑。非比輾轉剿說虛應故事者。是其說雖可哂。而其用力

實可嘉也。又據其所引。知舊志已嚆嚆於龍脉。今志原不能獨任其咎。楚風誣誕。固不虛哉。田賦學校風俗皆以籠統之諭旨冠首。實爲徒占紙幅。然細核全書旨趣。在於寧詳無缺。故所錄條教簿籍往往盈卷。較之章氏所譏專務高簡者。固猶舍彼而取此矣。職官篇增政績。悉載檄疏諸文。創例而殊可取。然其中如周人驥之除蛟害示。滿紙荒誕不經。則又有玷甄錄也。

### 光緒善化縣志三十四卷

光緒三年知縣冒沅修

邑志初修於明萬曆癸丑。繼修於崇禎癸未。再修於康熙壬子與乙丑。而乾隆丙寅嘉慶戊寅均有重修之舉焉。

凡三十四卷。一星象。二沿革。三疆域。四山川。五水利。六津梁。七公署。八賦役。九積儲。十保息。十一學校。十二典禮。十三十四秩祀。十五兵防。十六風土。十七官師。十八名宦。十九二十政績。二十一二十二選舉。二十三二十四人物。二十五忠義。二十六耆壽。二十七二十八列女。二十九古蹟。三十祠廟。三十一三十二藝文。三十三祥異。三十四叢談。

據凡例「舊志二十二門。有可分可合者。復加釐訂」。如「戶口田賦。風土物產。舊志各分二門。今合爲賦役一門。風土一門」是矣。惟舊志山水統於疆域。今分列山水一門。忠義附於人物。今分列忠義一門。似不免分其所不必分焉。

按後漢乾祐三年析長沙縣東界爲龍喜縣。宋乾德二年廢龍喜置常豐。開寶六年廢常豐入長沙。至元符

元年析長沙五鄉及湘潭二鄉置善化縣。蓋善化之名自宋始也。

光緒湘潭縣圖志十二篇

光緒十五年知縣陳嘉楡繼前任修成。王闈運纂。

按序。道光中縣人羅汝懷屬其友王榮蘭唐昭儉屬稿。同治初開館。十年未成。人物遞嬗。歲月屢更。至是始告成。闈運謙不言總纂。其實體例文詞。皆其一手所定也。

按藝文志。縣志凡十修。列表如次。

成化湘潭縣志 知縣馬琛(四年任)撰

嘉靖湘潭縣志 知縣陳應信(三十二年任)撰

萬曆湘潭縣志 知縣包鴻達(三十九年任)撰

順治湘潭縣志十二卷 知縣史宗堯(十三年任)撰

康熙湘潭縣志九卷 知縣鄭有成撰

康熙續修湘潭縣志 知縣張軻(十八年任)撰

康熙再續湘潭縣志十二卷 知縣姜修仁(二十年任)撰

乾隆湘潭縣志四十卷 知縣呂正音(十九年任)撰

乾隆續修湘潭縣志二十六卷 知縣白璟(四十一、五十七年三次任)撰

嘉慶湘潭縣志三十三卷 知縣張雲璈(十七年任)撰

湘潭縣志稿三十卷 唐祖价撰

湘潭十種志稿五十卷 王士達羅汝儻等撰

湘潭自蕭梁時為侯國。唐立今縣。初屬衡州旋改潭州。故明以後為長沙府屬縣。自明以來為繁富之區。號小南京。咸同以後。衣冠尤盛。城中幾三千戶。(見本志建置篇。)蓋以通嶺外要道。南方諸省貨物所萃也。(見貨殖篇。)嘉慶以前。科名尤盛。(見藝文篇。)誠湖外嶺北第一壯縣矣。

王氏此書。謹守史裁。規模壯闊。尤勝於其所撰桂陽州志。爰錄其目如左。

疆域第一 縣境大圖 沿革圖 中星諸圖表

建置第二 城圖 疆域小圖 都甲圖 驛站圖 市肆圖 橋渡圖 石路馬頭表 公田表

事紀第三

山水第四

官師第五 舊國表 晉至元縣職表 明職官表 國朝職官表 官師傳二十

賦役第六

禮典第七 群祀表 佛寺表

人物第八 貢舉諸表 品官表 加銜表 贈官表 封陞表 封爵世職表 耆壽二表 殉難名爵表 遇難士民表 陣

五行第九

藝文第十

貨殖第十一

序第十二

其事紀篇。惟舉縣之大事。而尤詳於近代事之不見於史者。自兵寇而外。官吏黜陟。政典興廢。人民

移動。俱本傳聞而加登錄。其山水篇。依鄙注之體。綱目掣然。俗志所謂物產風俗古蹟異聞。無不網羅。以歸一貫。述地之篇。斯爲良楮。至於人物諸傳。抗心班范。刊落浮詞。文史交擅。誠無間矣。惟五行藝文兩篇。步武漢書。過於拘泥。至以地理山水之書。列於形法之家。大不合理。抑其蔽也。至於一書警策。尤在貨殖篇。

光緒湘陰縣志三十四卷

光緒六年縣人郭嵩燾撰。

據本書藝文志。湘陰舊志。

宋湘陰圖志 知縣事胡嘉撰（見通志）

成化湘陰志 成化元年知縣韓璟修

嘉靖湘陰縣志 嘉靖三十二年知縣張鐙修

康熙湘陰縣志 康熙八年知縣唐懋醇修

乾隆湘陰縣志 乾隆二十一年知縣陳鍾理修

道光湘陰縣志 道光三年知縣徐鉉修

郭氏此志。創始於同治戊辰。而同縣李桓以擅變舊志體例相詆。郭氏以此書名爲公修。其實一家之私言。自信事必徵實。語必當理。采訪之未周。記載之失詳。則所不敢辭咎。甚矣秉志筆者之難得鄉人諒也。

按其目。自第五卷以上皆爲輿圖。六沿革表。七疆域表。八巡幸封建世爵三表。九十職官表。十一十

二選舉表。三十四人物表。十五十六列女表。十七十八民族表。十九山志。二十水志。二十一賦役志。二十二水利志。二十三典禮志。二十四學校志。二十五物產志。二十六營造表。二十七團保志。二十八兵事志。二十九災祥志。三十藝文志。三十一名宦傳。三十二三人物傳。三十四列女傳。其曰團保志。指團練保甲而言也。總凡三十四卷。

### 同治寧鄉縣志四十卷

同治六年知縣郭慶颺修。廣東肇羅道縣人童秀春纂。

按歷修姓氏。正德四年知縣劉絢。嘉靖二十一年知縣周孔徒。萬曆三十一年知縣張棟。順治十五年知縣蔣應泰。康熙二十一年知縣王錢昌。乾隆十三年知縣李杰超。嘉慶二十年知縣王餘英。各一修。凡四十卷。一、二天文。三至九地理。十、十一賦役。十二至十八學校。十九至二十三職官。二十四、五風俗。二十六至四十一人物。四十二至四十四藝文。

紙墨剗闕甚精。然其敘山川不順天然形勢。而徒以名稱爲類。有如類書。武德四年析益陽置新康。貞觀六年改今名。

### 同治瀏陽縣志二十四卷

同治十二年知縣羅慶藩修。

據歷修姓氏。嘉靖辛酉知縣蕭敷。康熙乙巳知縣韓燦。庚申知縣曹鼎新。甲申知縣王瑛。雍正癸丑知縣陳夢文。嘉慶戊寅知縣謝希閔。各一修。

凡二十四卷。一圖考。二三輿地。四營運。五至七食貨。八學校。九至十二祀典。十三兵防。十四祥異。十五十六職官。十七選舉。十八人物。十九二十列女。二十一至二十三藝文。二十四雜志。食貨篇中有一事云。雜課別有熟鐵正槓銀一兩八分。：今歲由潘姓鷓鳥漁船納銀如例。並餉解藩。此事極可玩味。足見他志於此類瑣例遺漏甚多也。又卷尾有農家胥役等諺語。亦極可珍。

### 同治醴陵縣志十四卷

同治十年知縣湯煊繼前任修成。

據歷修姓氏。景泰初創修無考。萬曆二十四年知縣晏朝寅。崇禎三年知縣梁翼宸。十一年知縣吳元中。順治十八年知縣張法孔。四年知縣張尊賢。二十四年知縣陳九疇。乾隆八年知縣段一騾孔毓炎。嘉慶二十四年知縣黃應培。各一修。惟康乾嘉三志存也。

凡十四卷。一輿地志。二建置志。三賦役志。四學校志。五典禮志。六武備志。七秩官志。八選舉志。九人物志。十列女志。十一災祥志。十二三藝文志。十四雜志。

### 同治益陽縣志二十五卷

同治十二年知縣呂懋恒修。

據歷修姓氏。宏治癸亥縣丞周濟。嘉靖癸丑知縣劉激。萬曆癸酉知縣朱錄。康熙癸亥知縣江闔。乾隆丁卯知縣高自位。各一修。嘉慶己卯知縣裴成章就高志續增之。

凡二十五卷。一二輿地志。三四營建志。五六民賦志。七八學校志。九十禮儀志。十一武備志。十二

秩官志。十三選舉志。十四至二十人物志。二十一封蔭志。二十二藝文志。二十四五尙徵志。尙徵志卽雜志之倫也。

益陽漢舊縣。元曾升爲州。明復爲縣。其地擅舟楫之利。爲商賈所萃。故有金湘潭銀益陽之諺。本書風俗篇具言之。至其風土清淑。婦女以韶秀名。則未之及也。

### 同治湘鄉縣志二十三卷

同治十三年知縣齊德五修。

據歷修姓氏。正德乙亥知縣張漢。（見湖南通志。但舊志職官正德十年知縣乃趙漢非張漢。）嘉靖庚子知縣龐欽明。萬曆庚寅知縣揭士奇。順治己亥知縣葉良禮。康熙癸丑知縣劉履泰。戊寅知縣李价。雍正戊申知縣王振。庚戌知縣陳哲。乾隆丁卯知縣張天如。嘉慶丁丑知縣翟聲煥。己卯知縣羊拱辰。道光乙酉知縣胡鈞。

凡二十三卷。一二地理志。三建置賦役志。四學校志。五兵防藝文志。六職官志。七至十六選舉志。十六至十九人物志。二十至二十二列女志。二十三方外志。

咸豐軍興以後。縣人武達者實繁。故本書選舉志中特闢武勳世爵等門。人物志闢義勇門。盈卷累帙。連載不休。於他事遂少注意矣。

### 同治攸縣志五十五卷

同治十年知縣王元凱修。



據凡例略稱。攷志至萬曆初年四修。時邑令徐希明出新舊志攷訂。兩閱月稿具。所云新志。卽隆慶壬申前令王養性所修也。順治己亥邑令朱英轍所輯。卽據此本。康熙壬申衛周祚請檄各省修志。攷志爲邑令余三奇續修。僅補綴二十年事蹟。逮乾隆丁卯初修湖南通志。邑令馮運棟實主修之。亦止三閱月成書也。

凡例又云。『順治己亥志形勢條內注云出淳祐志。其語已有自來。簡齋編軼。又經元至正壬辰兵燹。無從搜訪。卽乾隆丁卯志亦止據順治己亥本。又於己亥本刪削失實。如明嘉靖四十五年土人劉庚甫爲亂。是設大洲堡由來。圖籍附論一條。是歷代編里由來。寺觀條。元至正兵火毀者十餘處。存之可略見元末時事。凡此皆不應刪而刪者。』善乎此言。舊志濫刪之弊盡之矣。

凡五十五卷。曰星野圖考建置沿革疆域形勢山川戶口田賦水利城池關隘津梁古蹟公署學校祀典祠廟風俗兵制屯田鋪遞武功寺觀塩法茶法蠲政職官選舉封蔭政績人物列女隱逸流寓仙釋方技陵墓藝文典籍金石物產祥異禳識外紀。此蓋當時省願通例。而邊防驛傳苗獠屯練錢法木政權政礦廠帝王故宮僭竊等項則闕焉。

### 同治茶陵州志二十四卷

同治十年知州福昌修。

據歷修姓氏。嘉靖乙酉知縣夏良勝修。州人少保大學士張治墓。張序云。茶陵志元以前無存刻。正統始刻之也。是後嘉靖己未知州林松。萬曆辛卯知縣陳情。丁酉知縣馮瑗。康熙乙巳知縣馬崇詔。辛酉知州熊應昌。乙亥知州趙國寅。嘉慶丙子知州瑞徵。各一修。

凡二十四卷。一圖繪等。二星野。三沿革。四城池。五山川。六風俗。七食貨。八田賦。九公署。十惠政。十一祀典。十二古蹟。十三學校。十四武備。十五官守。十六選舉。十七循良。十八人物。十九列女。二十至二十三藝文。二十四寺觀禪志。茶陵漢舊縣。元代升爲州。明初雖降縣。旋復故。長沙諸州之仍元舊者。一而已矣。

### 光緒巴陵縣志六十三卷

光緒十二年知縣姚詩德等修。縣人進士李和卿舉人杜貴墀纂。

按杜序吳敏樹實始修志之議。雖未及見其成。而所論述猶其志也。故議論體裁咸爲明達。其凡例諸條馳聘古今。於史法多所發明。亦會稽章氏之遺風也。

凡爲八門。曰輿地志。曰建置志。曰政典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曰職官志。曰雜識。而詩文之涉於名蹟者則別爲洞庭君山岳陽樓詩文集十八卷附焉。然關於洞庭岳陽之詩詞仍有錄入雜識者。終嫌散漫不能一律也。

### 同治臨湘縣志十四卷

同治十一年知縣恩榮修。刑部主事監利王柏心閱定。有序。

據舊序。知康熙二十四年知縣楊敬儒修。據楊序知尙有萬曆十九年修也。

凡十四卷。一輿圖。二方輿志。三建置志。四食貨志。五學校志。六典禮志。七秩祀志。八兵防志。九秩官志。十選舉志。十一人物志。十二列女志。十三藝文志。末卷拾遺志。

縣本巴陵之王朝場。北宋置縣。改今名。

光緒華容縣志十五卷

光緒八年知縣龍起濤修。

據凡例。邑志孫羽侯編於萬曆八年。洎康熙年間。知縣徐元禹詹天俊補纂之。遺本俱漫漶。王展六編於雍正六年。稿脫未付剞劂。今無存。乾隆二十三年知縣狄蘭標纂修成帙。始有可觀。嘉慶二十年知縣盧爾秋延邑人丁珏周暄修輯。未蒞厥事。

凡十五卷。一地理。二建置。三賦役。四食貨。五學校。六武備。七禮儀。八職官。九選舉。十人物。十一列女。十二方外。十三五行。十四藝文。十五志餘。

本書於置縣原始殊未道及。

# 唐修晉書概述

何 冀 森

## 一、編修及取材

唐太宗專心史事。著意重修晉書。貞觀中。有詔。以前後晉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錄。採正典與雜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六國書。爲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並叙例。目錄。合爲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貞觀二十年閏二月。詔曰。十有八家。雖存記注。才非良史。書虧實錄。學緒煩而寡要。行思勞而少功。叔寧味同畫餅。子雲學壘涸流。處叔不預於中興。法盛莫通於創業。干陞會鄧異紀帝王。鸞盛廣謙纒編載記。其文既野。其事罕有。」（玉海四十六。全文見唐大詔令）所謂十八家晉書者。據隋志云。

「著象正史。有王隱。虞預。朱鳳晉書。何法盛晉中興書。謝靈運。臧榮緒。蕭子雲晉書。蕭子顯晉史草。沈

約晉書。庾詵東晉新書。古史。陸機。干寶。曾嘉之晉紀。習鑿齒。漢晉陽秋。鄧粲晉紀。孫盛晉陽秋。劉謙之晉紀。檀道鸞續晉陽秋。徐廣晉紀。郭季產續晉紀。王韶之晉紀。」

實則晉書不僅十八家。蓋言十有八家者。係指唐初其書猶存者。故十八家晉書。僅見于唐修晉書者。曾不該備。

李唐初葉。十八家之史。存者無幾。虞、朱、謝、蕭諸家。見于書鈔類聚御覽者。不及王、何、臧三家之多。故唐臣載筆。頗采三家。而亦時有同異。干、鄧、徐、曹諸紀。取材更尠。惟孫氏陽秋。評鑑人物。列傳每依據之。若夫瑣語碎事。則劉義慶、郭澄之、裴啓之書。參互錯綜。畧有耑緒。（晉書解注吳序）

唐修晉書。以臧榮緒爲主。而兼考諸家成之。今據晉宋等書。列傳所載。諸家之爲晉書者。無慮數十種。（廿二史劄記卷七）

貞觀十八年。玄齡與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于是奏請許

敬宗、來濟、陸之士、劉子英、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述。以臧榮緒晉書爲主。

(舊唐書房玄齡傳)

至重修晉書。取材全以臧榮緒爲主。其他諸家。攝其精華而已。

唐會要云：「唐修晉書以臧榮緒爲本。」

「王隱、虞預、謝、沈似只有西晉無東晉。干寶、習鑿齒。更不待言。其孫盛雖記東晉事。然以其本傳攷之。則盛之卒。似桓溫尙在。……則孫盛之書。大約不過至海西公。或簡文而止矣。其後所缺者尙多。鄧粲只有元帝、明帝兩朝。徐廣只有簡文帝、孝武帝、安帝三朝。尤不得爲晉史全書。然則欲求晉史全書。自當以榮緒爲正。惜其爲唐人所壓致失傳也。(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書既勒成。題名太宗御撰。而榮緒之書廢矣。

「……而晉宣。武二帝紀。陸機。王羲之二傳。論出太宗自撰。故卷首題御撰。而不列史官之名。」(十駕齋養新錄卷六)

故知今之晉書。絕非創造。不過十八家晉書併湊而成。其文多因十八家之舊。或曰唐修晉書。而十八家晉書亡。然雖亡殊無足惜。所惜者。臧氏晉書之亡也。

## 二、得 失

唐修晉史。雖詮次舊聞。裁成義例。然官修之書。出自衆手。敬播叙例。久已闕佚。擗摭香緝。罅漏滋多。謹舉其犖犖大者。繫綱述之。

一曰 抵牾

「……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案晉書有職官志。不稱百官志。且亦不載李重之議。」

「又司彪傳。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書定議。語在郊祀志。晉書未立郊祀志。惟有禮志。亦不載彪議也。——蓋唐以後。修史不出一人之手。志傳之文。不相檢照。至于如此。敬播諸臣。未免失其職。」(廿二史攷異李重傳)

二曰 叢冗

「臧子止謂正史中晉書最叢冗。」(見史通)

「……諡二十四友岳爲其首——案二十四友姓名已見賈謐傳而「石崇。潘岳。劉琨諸傳又及之。無怪乎叢冗之譏矣。況謐傳二十四人。以石崇爲首。亦自相矛盾。」(廿二史攷異卷二十一)

苻堅載記後附王盤。苻融二人。以其爲堅功臣也。苻朗

不過一達士。亦附一傳；存登載記後。又附索泮。據泮傳。又未嘗仕于堅與登也。二傳殊贅。」（廿二史劄記卷七）  
 「毛德祖爲宋功臣。宋書已立傳。唐修晉書。自不必以宋臣附晉臣之內。乃毛寶之傳後。又叙德祖事甚詳。蓋本毛氏家傳鈔入之。而未及刪節也。」（廿二史劄記卷七）  
 三曰語怪

「晉世樛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蹟。其所載或詭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朝新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史通探撰篇）

「……然其多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論異謬妄之言。至不可不辨。」（困學紀聞卷十三）

「案晉史好采小說。而此傳蕪累尤甚。蓋由作史者惡充之奸。故于賈后傳及此篇縷述其女淫穢之迹。左氏史公亦道中譁之言。曷常冗俗若此。三平項城。軍中爲鬼。所錄叩頭請命。蓋誕妄不足信矣。」（廿二史考異卷廿一）

四曰浮靡

「唐徵晉語。近邇方等之錄。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說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讀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遮彼虛詞。成茲實錄。」（見史通）

「大唐修晉書。作書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

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于壯夫。服綺紈于高士者矣。」（見史通）

五曰因襲

「……皇朝新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穢批。持爲逸史。用補前傳。……此雖取悅于小人。終見嗤于君子矣。」（史通探撰篇）

「晉元帝爲牛氏子。其說始于沈約。而魏收烏夷傳因之。唐正觀史官修晉書亦取焉。」（困學紀聞卷十三）

「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叙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僞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探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史通市虎）

六曰辨例

「稽阮之歿。在泰始受禪以前。並未佐晉創業。豈魏荀或宋劉穆之之比。列諸晉史。義例安在。」（晉書對注序）

「王育陷身虜廷。卒爲元海太傅。韋忠效用劉氏。征討叛羌。矢盡而殞。並非忠于晉室。劉敏元救護宋平。不愧義士。而仕于劉曜。大節有虧。此三人者。乃與稽紹諸人。同列忠義。是非淆亂。無逾于此。」（晉書對注吳序）  
 佛圖澄、鳩摩羅什皆入方伎傳。且與晉書無關。殊嫌失倫。

又宣、文、景三帝紀。殊失限斷。

此三帝紀。既不見于三國志。以倣三國志之魏武本紀。而司馬氏實爲魏臣。限斷不明。最爲禁忌。

「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王讚欲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賈謐請從泰初爲斷。事下三府議。」(史通引賈充傳)

地理志亦爲世所詬病：

舛誤叢繁。不勝枚舉。實以東晉僑置州郡。廢置不定。巧算難稽。故世每棄晉書地理志。而以宋書州郡志代之。凡茲數端。槩可畧窺唐修晉書之疎。至于旁搜博考。增刪議論。補闕輯佚。匪無功也。茲畧述其佳處。用以彰之。

一曰紀事翔實文采華茂。

「論晉書者。謂當時修史諸人。皆文詠之士。好採詭譎碎事。以廣異聞。又史論競爲艷體。此其所短也。然當時史官。如令狐德棻等皆老于文學。其紀傳敘事皆爽潔老勁。迥非魏宋二書可比。而諸僭僞載記。尤簡而不漏。詳而不蕪。視十六國春秋。不可同日語也。」

(廿二史劄記卷七)

二曰論贊透闢多關興亡

「大唐修晉史。皆依范書。篇終有贊。」(史通)

「……陶潛已在宋書隱逸傳之首。而潛本晉完節之臣。

應入晉史。故仍列其傳于晉隱逸之內。」(廿二史劄記卷七)

「劉毅傳載論九品之制有八損。李重傳亦載九品之害。見當時選舉之弊也。陸機傳載辨亡論。見孫皓之所以失國也。」(廿二史劄記卷七)

「傅元傳載與學校務農功等疏。因切于時政也。」(同上)

「江統傳載徙戎論。因預知劉石之亂。尤有先見也。」(同上)

三曰增補闕佚

「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沉湎。悖亂若斯而已。……舊晉史本無劉畢傳。皇家新撰以補前史所闕。晉武康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本出劉敬叔異苑。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始采之。新晉書亦采焉。」(史通)

四曰特創載記一體

「載記始于東觀漢紀。而興於晉書。以窺國家之興亡。舉凡江南建國。五胡十六國事蹟。俱見于載記焉。」

綜觀有唐纂修晉史。得失互見。就大體而言。李唐之初。尚能專心史籍之修整。搜求拾摭。依類編排。貽惠後世。功績匪淺。惟書成衆手。罅漏百出。刪棄屏除。致使廬山不見真面。要亦舊史之不幸也已。

國立華北編譯館出版新書

現代知識叢書之一

# 世界經濟常識

小島精一原著

王炳舒 助合譯

總發行所 北京北海公園後門內迤西靜心齋國立華北編譯館

## 本刊第三卷二期要目

記清初通海案·····	謝剛主	覃肇齋師友小記(續)·····	坡鄰老人
萬葉歌譯漢·····	錢稻孫	雲署聊編(上)·····	
壬午述往·····	一士	龍芝麓年譜(中)·····	董 遷
臘序·····	抑吾	宋代雄州之兩輸地(下)·····	佐伯富著 李景銘譯
釋禁·····	陳陸	天治(十二)·····	蔣尊禕
湘綺樓集外文(一)·····			



# 馮桂芬及其著述

百瀨弘作  
嵐 濤譯

晚清時代，名臣碩儒輩出，自曾國藩李鴻章等倡導軍事工業後，始展開近代化之序幕，乃週知之事實也。故欲探討吾國近代化本質之前，必先檢討此數人思想之背景。如馮桂芬者，抱經世之學，久居李鴻章幕下，對其事業多所參與，其思想在中國近代史上，實有相當之重要。百瀨弘君之作，於此點研究極精到，特為譯出，當亦談中國近代史者所樂聞者也。濤謹識。

馮桂芬（生於嘉慶十四年西紀一八零九年卒於同治十三年西紀一八七四年），字林一，號景庭，生於清代人文最盛之江蘇省蘇州，清末之際，以經世之學見知於時。其事蹟雖散見書錄，但迄無如年譜之傳記行世，茲據所搜史料，綴成傳記(1)。

據桂芬自撰文錄(2)，其遠祖在元時由湖南遷來蘇州，但因譜系失於元末兵燹，其始末不可考。十代祖馮寬富，為明中葉人，籍屬常執營兵，納貲捐百戶，家於任所。寬富次子馮惠始，因出嗣，家於蘇州，富於貲，恭儉正直，頗為鄉里所重。是後數百年間，久為素封，未或衰微，八傳而至桂芬之父——馮智懋（字明揚，號春圃，生於一七七零年卒於一八五零年）。智懋兄弟三人而居其季，九歲父死，十四歲以後約十年間，學商於淞江。後返蘇助理家業，又十餘年，至三十九，始獨營商業，其翌年，生桂芬，先出二子及後出一子俱夭，故桂芬姊于歸後，唯桂芬一人常依父母膝下。

智懋以前之馮家職業，桂芬雖未明書，但係經營商業且擁有雄厚資本，確無疑問(3)。究經營某種商業，固不可考，要非僅從事於某一種事業者；析居後，馮智懋曾承人委託經營放款之事業，見諸桂芬筆記(4)。然按中國商業慣例，擁有資本及信用之商人與地主或官吏，大都放款牟利，故不能依此事實，謂放款即係馮智懋之正常行業，僅係其擁有雄厚資本之確證也。據桂芬謂智懋幼時，其從兄宅內，時召樂工演劇，廳事宴客，豪侈特甚(5)，從可揣知其富豪程度。馮智懋析居獨立後，經濟基礎，極爲鞏固，約二十年後，連遭道光六年及九年兩次回祿，蒙受重大損失，處於持券逼償之委託放款者及因借券被焚而延緩不償之債務者間，其產業驟形衰微矣。馮智懋之破產，桂芬勉力向學實受此刺戟，但其家業，並未蕩然淨盡，此於其田產所有額可證也。中國商人之向田產投資，亦爲一般慣例，尤其蘇州，凡富商無不即係大地主。桂芬五十歲述懷詩，雖謂僅繼承田產十頃(千畝)(6)，但彼時蘇州，一夫約耕十畝(7)，故十頃之家，亦可稱爲素封。按此可知桂芬出自蘇州富豪家庭，雖家道中落，但一家生計，猶賴充分田產支持，故桂芬實係蘇州一中等地主也。

桂芬幼時，亦依習慣就師習制藝，二十中秀才，頗得江蘇學政辛從益之知遇(墓誌銘「顯志堂稿」卷三，邵步青醫學三書序)。二十三娶黃氏，其翌年，江南鄉試中舉人，其才識極爲江蘇巡撫林則徐所讚賞(「顯志堂稿」卷十二，林少穆督部師小像題辭)。是後屢次會試不中(「夢素詩稿」所收之顯侍萱學博蓉湖漁隱圖及灘上有紀等)，直至道光二十年，始中進士。

桂芬在中進士之前數年，曾爲幕友，見諸李鴻章所撰之墓誌銘。更助林則徐編纂「西北水利說」(「吳縣志」列傳)，又於道光十三年充江陰縣知縣書記。充書記未久，因事觸知縣怒，復爲同事排擠而去職(「孤矢算術細草圖解」之自序)。墓誌銘中，更謂桂芬曾客游於陶澍及裕謙之幕。居裕謙幕之經過，有桂芬自記可攷，確無疑問(「顯志堂稿」卷六，陳君若木家傳)。裕謙在道光十四年至二十一年之間，除十六年至十八年間居喪外，由江蘇按察使而布政使，更晉升巡撫，未嘗偶離蘇州(「國朝書獻類徵」卷三百七十二等)，故桂芬之居其幕，必於此際，唯其時期未可確攷。陶澍於道光五年任江蘇巡撫，更晉兩江總督，始終駐節蘇州南京，直至十四年二月沒於任。此間，如海運之實施，江蘇水利之整理，淮北塩法之改革，政績昭著，乃有清一代屈指之良臣(「國朝書獻類徵」卷二百零一等)。故彼幕中，有包世

臣等，濟濟多士，然究有無桂芬參與其間，未能確知。桂芬自中鄉試後，游幕數年，參與行政實務，僅道光十七、八年間，再攻讀於正誼書院，師事朱珔（「顯志堂稿」卷二，洪銘之時父序）。桂芬爲求增收收入以慰雙親而爲游幕生活，但其經世實用之學，亦得自此間，極爲明顯。如斯，桂芬之智識經歷既富，加以舉人身份，已躋鄉紳地位，故於道光十九年，會向蘇州知府提出禁止夜行之建議（「顯志堂稿」卷五，與李方赤太守書及其附記）。

道光二十年，桂芬年三十二，會試中式，考官有同鄉先輩潘世恩，殿試一甲第二名，賜進士及第。以其成績優秀，援常例授爲翰林院編修（「宣宗實錄」卷三百三十三及三百三十四）。實際任官在是年秋，供職兩月，爲祝生母七十壽誕，乞假返蘇（先慈謝宜人事狀）。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奉父母至京，是後五年間，久居翰林之位，並歷任順天鄉試同考官（道光二十三年）廣西鄉試正考官（道光二十四年），國史館協修，教習庶吉士等差，參與考試及編纂實錄（「宣宗實錄」卷四百五，事實，先慈謝宜人事狀等）。道光二十五年十月，生母沒於京，翌年夏，乞假運柩歸鄉（與李方赤太守書），爾後兩年間，服喪於家。迨道光二十八年初，仍以父老爲由，未即返京，應兩江總督李星沅之聘，主講於南京惜陰書院，直至年底（顯考春圃府君行述，「顯志堂稿」卷二所收之惜陰書院戊申課藝序及青山館制藝序）。藉此機會，時與李星沅接觸，當有補益其經綸也<sup>(8)</sup>。主講惜陰書院約一年，遵父促返京，仍供職編修年餘。時宣宗崩，文宗即位，鑑於鴉片戰爭等多難之秋，於道光三十二年秋，詔示中央地方大吏，推荐賢能，桂芬名列荐章，正當聽候重用之際，惜因父死服喪，竟失其升進良機（家傳、事實等）。

如上所述，桂芬任編修凡七年，乃其官途過程上最久時間。唯翰林院職務，乃國史之編纂、經書之講解、文式之選定，對政治實務上並無直接關係。蓋有清一代，凡進士之成績優良者，予以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等地位，研究學術於翰林院，以俟升進之機，乃一般慣例。故除臨時派充鄉試考官等差外，極爲閑散，桂芬既任斯職達七年之久，故披覽政府文書、記載、藏書之機會實多，亦即其通曉掌故法制之基因也。再按「清史列傳」所述，桂芬在京，與陳慶鏞、姚瑩、趙振祥、曹懋堅、張穆等，交往極密，講求經世之學，從可知其居京時期，未倦於研求學問。

桂芬丁父憂家居時，適值兩江總督陸建瀛繼陶澍之後從事改革淮南鹽法<sup>(10)</sup>，囑幕友吳雲等擬定新章，桂芬亦被聘於

幕下，寓居揚州梅花書院，共襄斯舉，主持鹽法志(11)之編纂。吳雲時求教於桂芬，而桂芬關於鹽場之見聞，亦極豐富（「清史列傳」、「顯志堂稿」吳雲序）。桂芬幾時參加此項工作，雖不可攷，但迄咸豐元年七月，始離揚州（「中星表」自序）。

• 桂芬鄉居後，適值太平軍進窺蘇州，向榮統官軍，擔任防禦。此際桂芬服期將滿，按慣例雖應晉京供職，但依官軍副帥江蘇巡撫許乃釗之請，留蘇州，辦理團練（自衛軍）。因知其年夏蘇州市民所編之鄉軍，弱無實力，乃與鄉紳馬釗、劉存厚、程庭遠等協議，週轉資金，傭兵千餘名，自成一隊，號為撫勇。此隊在劉存厚指揮下，並得許乃釗及其後任者——吉爾杭阿之援助，於防衛蘇州及鎮壓蜂起於上海之小刀會匪劉麗川諸役，屢奏偉功，成績卓異（「顯志堂稿」卷六，馬中書傳及劉觀察傳等）。桂芬在此次戰亂中，因地方行政紊亂，認為有維持地方秩序之必要，多所奔走，曾倡設光福一仁堂（善堂）（「顯志堂稿」卷三，光福一仁堂記）。最著者，乃咸豐三年巡撫許乃釗實施之大小戶均賦。原蘇州大地主極多，而對此等大地主所課之田賦率，反較小自耕農為低，致田賦收入，因之減少，此乃自清初以來即為當局所注意之問題，大小戶均賦者，即按同一率額課收田賦是也(12)。攷桂芬早有志於此，曾於道光二十九年上書說總督陸建瀛（「顯志堂稿」卷五，與陸督部書）。此際更說於巡撫許乃釗，與友人陳時（以居裕謙幕而知名於時）共同奔走之結果，蘇州知府喬松年始發大小戶均賦之令。然因大戶連合極力反對，行使未久，許乃釗忽又中止實施。職是之故，桂芬不滿許之所為（「顯志堂稿」卷五與許撫部書及卷六陳君若木家傳）。

蘇州一帶，既告安泰，咸豐六年，吉爾杭阿推賞桂芬編練團練之功，先露在京可升翰林院侍讀或侍講，在外可任道員之意旨，後依桂芬所希上奏，晉為右春坊右中允，並賜五品銜（事見募誌銘、「顯志堂稿」）。右春坊右中允，乃詹事府之正六品官位，雖較高於翰林院編修兩級，但清代之詹事府諸官，乃翰林之陞轉地位，亦屬閑散之職。桂芬行將準備北上之際，忽被人中傷而止，得自後，始於咸豐八年入京供職。期約一年，又觸權要，遂於咸豐九年退歸(13)。適其同年進士且為研究算學至友徐有壬，任江蘇巡撫駐蘇州，遂又說大小戶均賦。而徐有壬知其舉行不易，竟未應允，桂芬乃不與談政治，閉門不與外事（募誌銘，「顯志堂稿」卷五，復許漢生師書及卷七卓公神道碑）。時年已五十矣。

桂芬隱退之際，官銜僅五品，田止十頃，年五十，此外更無所求<sup>(14)</sup>，翌年（咸豐十年）隱棲於蘇州郊外十里之鄧尉山麓，移藏書數萬卷，逍遙林間，耽於讀書三昧。彼自號爲鄧尉山人者，當係此際事也。然自江南大燬覆沒後，太平軍之活動，振撼江南，四月陷蘇州，巡撫徐有壬死之。因而桂芬故居，亦遭戰禍，所有家族，皆避居於隱處。此後携所藏書輾轉遷居避兵凡六次，十一月卜居上海，雖稍稱安定，但幼孫四人，已失其二矣（「清史列傳」，復許真生師書，「顯志堂稿」卷四皖水迎師記）。

彼時上海，早爲外國貿易市場，並劃有租界，且成立著名的瓦爾德常勝軍。蘇州陷後，繼任江蘇巡撫以下官憲，皆移駐上海，蘇州之紳紳豪家，亦多避兵於此。咸豐十一年七月，太平軍名將李秀成，率部進逼上海，彼時江蘇巡撫薛煥、署江蘇布政使吳煦麾下，僅擁兵勇千餘，防衛上海，故勢必求援於外國方面。是後，常勝軍之活躍，雖名著一時，但蘇州治安之恢復，並非僅常勝軍之力，仍以李鴻章所率軍旅爲主體。其拉攏宣稱中立之外國兵力之舉，巡撫等雖曾努力斡旋，但在此間，組織會防局辦理中外交涉者。乃以桂芬爲首。蓋潘會章、顧文彬、吳雲等蘇州鄉紳，極力倡言放棄鄙視外人成見而謀協力之利，成立會防局者，實桂芬首爲之倡。同時，蘇州鄉紳等，議商請駐劄安慶之曾國藩，出師援救，先與吳煦協議支付援軍兵餉問題，復與外國方面接洽，借備汽輪輸送援軍，十月，推戶部主事錢鼎銘爲使，遣往安慶會國藩軍中。翌年（同治元年）三月，李鴻章受會命，率名將程學啓、劉銘傳等各部，趁汽輪出師上海，更得常勝軍之協力，直至翌年末，遂光復蘇州一帶。此請兵之舉，桂芬之力良多，咸謂所以能動會公之意者，皆馮氏一紙書之力也（此尺牘載於「顯志堂稿」卷五<sup>(15)</sup>）。要之，恢復蘇州之籌劃，蘇州鄉紳之力實多，而桂芬又爲其中堅人物。

桂芬寓居上海，既爲時局奔走，同時更主講於上海敬業書院（同治「上海縣志」卷九，學校，正誼書院條。民國「上海縣志」卷十一，人物游寓），想係藉獲生活之資也。桂芬既引退決心，更因亂中失二孫，益傷其心，業無再登官場之志，曾國藩接其請兵書，謂「東南大局，盡在君一紙書」，頗服其才識，雖以錢鼎銘爲介求爲幕友，竟毅然辭却，並未入英才雲集的曾國藩之幕。然李鴻章出師上海，兼任江蘇巡撫致力清剿太平軍時，再邀入幕<sup>(16)</sup>，桂芬因確知李氏具有改革江蘇田賦才略，爲實現過去抱負，遂應其請（皖水迎師記。復許真生師書。江蘇減賦記「顯志堂稿」卷五），

極力於戰後經營，設撫卹局、保息局、安節局於上海。居李幕時，在同治二年，桂芬建議爲李氏採納斷行之事業，一爲江蘇減賦，一爲上海廣方言館之設立，廣方言館，卽北京同文館之前身，乃教授外國語之學校，蓋桂芬組織會防局之際，每與外人交涉，痛感通曉外國語言人材之必要，故向李建策，奏准後始實現。此校及李氏設立之江南機器局，俱爲中國近代化過程上的重要關鍵，自不俟言<sup>(17)</sup>。關於江蘇減賦問題，自明代以來，江蘇田賦課率，特高於他省，史證昭然，顧炎武日知錄中，曾數論及。清代雖屢次作局部的改革，但終未除其積弊。自道光十年後，連遭水災，田賦之繳納，益感困難，官方租稅收入，因而減少，故執政者皆引爲嚴重問題<sup>(18)</sup>。前述之大小戶不均賦形態之促成，顯係大地主等籠絡地方官以冀避免高率田賦之結果也。桂芬既爲解決此問題而入李鴻章幕，未幾，與江蘇糧儲道郭燾同固受李氏命，委以實行減賦之任，並於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上奏，詔可，始正式實行，唯長時期之懸案，良非一朝所可解決，嗣後幾經曲折，迄同治末年，始實際減低蘇州及其隣近地方之高額賦率焉<sup>(19)</sup>。

主講於上海敬業書院後三年（「顯志堂稿」卷二，沈汝松時文序），在同治二年十月蘇州恢復未久，桂芬再歸蘇州故居。同治三年，安徽巡撫喬松年（「清史列傳」），次年，李鴻章，先後奏陳推舉（「李文忠公全書」奏稿九，附保馮桂芬片），竟甘居李公幕，決計不再就宦途。然桂芬歸鄉後，已爲蘇州鄉紳中之中心人物，盡瘁於戰後之善後，除劃策修濬河道、修葺祠宇、復興善堂外，對蘇州府學、吳縣學、蘇州貢院、正誼書院等之復興，効力良多，並主持吳縣學、貢院之建築工程，更長期講學於正誼書院（事見同治「蘇州府志」及民國「吳縣志」之學校、善堂等條）。未幾，以寓居上海時代功績，賜四品銜（事見「清史列傳」）。及其晚年，值同治八年重修「蘇州府志」之舉，推爲總纂，事未竟<sup>(20)</sup>，卒於同治十三年四月十三日，享齡六十六歲。

桂芬未歿之先，同治九年，朝廷依李鴻章之奏請，加賞三品銜（事見「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十六，馮桂芬請加三品銜），是李氏雖已轉任，然與桂芬之關係，猶未斷絕。同治十二年計劃恢復黃河舊道時，李鴻章極反對，亦基於桂芬之建策也（「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復馮景庭宮允）。

茲再探索馮桂芬著述之一般。

桂芬學識，極爲淵博，據吳大澂謂「公於書無所不讀，經史之外，舉凡天文、輿地、水利、農田，無不精究。尤熟於歷代掌故。公爲文無特長，於詩、古文辭、駢體、制藝，亦未卓然獨成一家言，唯最精於經世之學」（「顯志堂稿」序），足可表現其一般。在彼時中國學界，兼治各種學問如彼之多才者，實屬超特人物。大致分別其著作，可分文字研究、天文數學、經世論、詩文類四種。民國「吳縣志」（卷三十六下，藝文志二）中，列舉著書十一種，「兩淮鹽法志」亦在其中。關於鹽法志之編纂，已如前述，惟「兩淮鹽法志」，非桂芬獨力所著，故「蘇州府志」中，雖謂係彼之著作，但「吳縣志」中，並未列入。

桂芬之文字研究，實卽清代風行研究的說文學，蓋朱珔於此造詣極深。桂芬曾就讀於彼，當係受其影響也。桂芬於道光二十四年在京時，曾寫有便於研究「說文」之小著——「說文部首歌」一篇，常携諸左右，寓居上海時，曾以授其孫馮世澂。光緒末年，公刊於張炳翔之「許學叢書」，並附有馮世澂之案語。段玉裁之「說文解字注」，乃清代斯學大成，誠屬不朽之作，而桂芬更重行補訂，編有「說文段注考正」，迨咸豐八年，似已脫稿。彼藏有日本大型寫本之南唐徐鉉的「說文韻譜」篆文原本，依以校訂收於李調元「函海」中之五卷本，馮因著「說文韻譜補正」，於咸豐八年祇完成其一部。其隱居鄧尉山麓時，有學者龔丙孫，因兵亂致衣食窮絀，館於其居，頗有助於此書之編纂。太平之亂定後，晚年更致力於文字之學，同治六年，得巡撫丁日昌之助，蘇州保息局重刻段氏之「說文解字注」時，會親爲校定。此際頗得就讀於正誼書院之吳大澂助力，其所著「說文段注考正」之內容，當亦充實於此際也。此年，更將「說文韻譜」篆文原本，付印爲縮本，同年十二月，製序行之。至「段注考正」與「說文韻譜補正」兩書，未及刊行，桂芬已歿。前者稿本，久藏馮氏家，迨民國十六年，其玄孫馮澤涵始刊印「說文段注考正」十六冊行世。此外尚有未竟之「本字考」(21)。「算術之學（卽數學）」，在青年時代，卽有相當研究，道光二十七年，受業鍾文，刊行桂芬之「孤天算術細草圖解」（不分卷）於廣東。此書尙有道光十九年七月之自序，乃道光十三年寓居江陰時所著。晚年更著有「西學新法直解」八卷（光緒初年校邠廬刊本），按其自序（同治元年）及陳君傳（「顯志堂稿」卷六），乃自咸豐九年歸田後，始着手著

述，並得暢曉算術學者陳瑞之助，以爲避災時日課，完成於寓居上海時代。觀此兩書內容；前者僅係將李銳名著「孤天算術細草」，加以圖解說明；後者乃翻譯當時西洋數學書，平易解說「代微積拾級」之平面及立體幾何的圖解圖法。再其自題五十初度小影注云，在咸豐八年時，曾刊行關於算學小著兩種。其一即「孤天算術細草圖解」，自無疑問，外一小著，則無從探索。攷以上兩書，桂芬算學，以製圖爲主，注重幾何學，唯求數學之實際應用，更基此而於同治末年修改丈量土地之弓步，刊行製作分度器等製圖機具，說明丈量土地之製圖法的「丈田繪圖章程」（民國「吳縣志」田賦）。桂芬之精於天文學識，因著作精密計算恒星位置的「咸豐元年中星表」（不分卷。咸豐六年校那廬刊）從可探知，唯並非由彼創始。著名地理學家李兆洛所著之道光十四年恒星圖，經其門人錢維樾刊行後，因年代變遷而生差誤，桂芬僅本原圖糾正其差誤而已(22)。

桂芬著述中最著者，乃「校那廬抗議」（兩卷），集有經世論四十七篇，舉凡法制、政治、財政等問題，頗多涉論(23)。計有光緒初年之校那廬初刊本、光緒十八年之蘇州潘氏校刊本及武昌經心精舍重刻本三種。按其自序，本書在咸豐十一年集有經世論四十篇，曾呈示於曾國藩，曾氏雖有刊行之請，但馮氏未可。桂芬死後，始由其子馮芳緝等出原稿，刊行於世（「顯志堂稿」吳大澂序。「校那廬抗議」卷首。曾文正公覆馮宮允書）。本書至光緒末年，大爲思想進步者所重，光緒朝之各種「經世文編」中，各篇均被列入，當光緒二十四年變法自強聲浪盛時，光緒帝准協辦大學士孫家鼎所奏，諭內閣增刷「校那廬抗議」頒行各衙門(24)。

桂芬之文集，有「顯志堂稿」十二卷（光緒二年校那廬刊），計有書序、尺牘、碑記、傳銘及「校那廬抗議」中之一部(23)。有詩百餘首，俱收於「夢奈詩存」（不分卷。光緒二年校那廬刊）。以上兩書，俱在桂芬死後，由長子芳緝所編刊，因其文章直保存至其歿時，當不致有所遺漏也。按諸事實，當其任廣西鄉試正考官之際，尙著有旅中考證山川古蹟之紀行文兩卷，未知此書會否刊行。

除上引諸書外，據自題五十初度小影註云，尙有「漢書集疏」及「歷代職官攷」兩書未成稿，雖依題名可知其考述範圍，但此兩書，終未及完成而歿。桂芬之精於文字學外，富有攷證學之興趣，依其緝「漢書集疏」可知，「歷代職官攷」



之著述，亦爲彼精於掌故之左證也。

嘉慶朝至同治朝約一世紀間，中國內社會矛盾之激化，外因列強勢力之侵襲，漸趨沒落，誠清朝失墜權威之時代。桂芬之少年時代，適值清廷敗亡先徵的白蓮教及教匪之亂，爲中國文化經濟中心的蘇州，亦深蒙影響。其青年時代，多歷逆境，終於登進士第，邁入正常宦途。

其居官，雖出自顯華，終歸失敗。待機於翰林院編修，七年之久，竟無所獲，實其未能瞞望官場之事證。故青年時代即開始幕友生活，懷有行政實務經驗且大有抱負之桂芬，永絕再就宦途之念者。想係由於此也。桂芬之不遇，固由於養老服喪等因襲習慣，要亦因當時官僚，不取才能，唯依情托賄贈爲昇進之機，致始終未騰達。況持身高潔，如前述之「爲人中傷」即其不善游於官場之事實<sup>(25)</sup>。然雖絕望於官場，猶以鄉紳、幕友等地位，參與政務。彼時因中國社會，如不與鄉紳協力，頗難推行行政務，故桂芬得以鄉紳地位活躍於政治工作。從而在太平軍亂前後之能活躍政界者，並非僅賴學識才能，實亦由其爲鄉紳具有相當官位故也。一生事業，以居李鴻章幕下爲最著，重視幕友，乃清末一代之特殊現象<sup>(26)</sup>，蓋際於內外情勢複雜化，處理政局時，無論科學出身或捐班等官僚，無不需求對政治實務有相當認識之幕友。故如曾國藩、李鴻章等幕下，人材集聚。桂芬既遍歷官僚、鄉紳、幕友，且更完成如江蘇滅賊之大業，故其身份雖屢見變異，但始終未放棄其政治生活也。

桂芬之學術思想，兼習清末各種學術，雖文字、數學僅止於補足前人事業或加以解釋，但亦因精於此等學術而保有學者之地位，被譽爲當代第一流智人。桂芬之身分既如斯，其思想，亦抱不違「三代聖人」之旨，並未脫出中國思想之範疇<sup>(27)</sup>。彼既久于實際政治，故對中國社會實質，認識極清，從而其思想，乃當時先覺者所必取法。至其詳細分析，俟諸異日。唯其顯著特質，即如彼所謂之「學問之道，最善莫如擇從，不別中西」，采西學議（「校邪廬抗議」所載）之著，即其力主採用西洋現代科學之理論，此即在其主持下，會防局及廣方言館之所以設立者也。其擯棄中華尊大思想之僻見，對西洋科學之物質的成果作正當評價之點，實與曾國藩、李鴻章不謀而合，故可謂係會李一派之人物。

本文本實證述馮桂芬之傳記及其著述，最後一章，似屬畫蛇添足。即文中所述，尙待深究之點良多，如本文在研究

此等問題上有所貢獻，實屬幸事。

註

1. 關於馮桂芬傳記資料，大部取於「顯志堂稿」卷首所載次列各書

1. 左宗棠撰中允馮君景庭家傳（以次簡稱家傳）
2. 李鴻章撰墓誌銘
3. 桂芬弟子等所撰祭文
4. 關於建祠數種文件

上記資料，祭文與建祠文件中，缺少具體事實之記載，僅附有奏請文及如填履歷，僅能藉得傳記要領。家傳載於「左文襄公文集」卷三及「續碑傳記」卷十八，墓誌銘則載於代作者黃彭年之「陶樓文集」卷六。馮氏死去之際，黃氏適奉李鴻章命編纂「畿輔通志」。除以上資料外，尚有清朝國史館之本傳，載於「清史列傳」卷七十三。本上述資料所編之馮桂芬傳記，如「清史稿」卷四百九十一，文苑傳三等數種，亦俱極簡單。其中之民國「吳縣志」卷六十六，列傳四之馮桂芬傳，雖有新證，但係據「復食續稿」所編者。此書作者尙未披讀，未敢言其得失。至馮桂芬文集一書，實為重要資料，再與馮氏有關者之類似文集，年譜等，亦極重要。然作

者僅能參照其一部，蓋因東京此等書籍不備故也。

2. 據云，桂芬曾編纂家譜，藏於家，但迄未刊行。本文關於馮家記述，皆依彼自撰之顯考春圃府君行述及先慈謝宜人專狀（俱載於「顯志堂稿」卷八）。

3. 姚鼐所撰翰林院編修馮君母謝宜人墓誌銘（「東溟文集」卷十三所收），謂「馮君父春圃封翁，吳縣人，世賈，饒於實」。

4. 顯考春圃府君行述中，謂「府君夙以信宜著於鄉黨，人之寄資權子母者甚衆，府君輒轉爲之爲息」。

5. 顯考春圃府君行述中，謂「府君生九歲而孤，是時公中有肆業，從兄主之，豪侈特甚，演劇應事招客飲以爲常」。

6. 「顯志堂稿」卷十二所收之五十自訟文謂「承先人遺業薄田十頃，衣食僅給」，再「夢奈詩稿」所收自題五十初度小影詩，有「有官五品勿卑小，有田十頃勿見少」等句。

7. 康熙二十四年，江蘇巡撫湯斌上奏云，「蘇州戶口稠密，一夫所耕不過十畝」（民國「吳縣志」卷四十四，田賦一所引用）。道光緒三年，兩江總督沈葆楨，江蘇巡撫吳元炳合奏，

8. 同治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李鴻章上奏附保馮桂芬片（「李文忠公全書」奏稿九）中，曾述桂芬略歷，謂「前督李星沅、陸建瀛、撫臣許乃劍、徐有壬，歷經延請入幕」，可知桂芬曾入李星沅之幕。雖李星沅之「李文忠公文集」等，不見關於桂芬事，僅有主講書院事，從可知亦必參與政事也。
9. 桂芬知友中，以姚燮為最著，雖姚燮在京不久，但既為馮母撰墓誌銘，可知友誼之深。且彼之「中復堂集」中，亦有記述。張穆抱經營北邊之志，以著有「蒙古游牧記」而知名，歿於道光二十九年，居京凡二十年。彼之「厚齋集」，雖收有一部詩文，但無與馮交友關係之資料。
10. 兩淮鹽法之改革，乃剷除特權鹽商獨佔販賣之積弊，設新鹽制，對一般鹽商，平等發給鹽票，販賣於行鹽地域之內，自陶澍於道光十一年實行以來，漸次推行，至道三十年，始告成功（中山八郎氏作「中國鹽政史概說」，「外務省調查部」，調一六八號「六十六頁」）。
11. 此鹽法志，或即刊行於同治年間之「重修兩淮鹽法志」之底本。因此刊本未獲，姑置為疑問。
12. 關於此問題，可舉一二史料於次。

「李文忠行述」（乃李星沅子等所編之傳記），有「李文忠公遺集」一冊附於卷首（載有江蘇巡撫時代之李星沅上奏文）（此奏議未載於「李文忠公文集」，僅見於「宣宗實錄」卷四百二十六，道光二十六年二月丁亥朔條，亦僅釋其概畧），謂「查蘇松糧戶，以富豪強種為大戶，鄉曲淳良為小戶，州縣收數即視此為短長，大戶愈占便宜，小戶愈受苛刻，於是小戶效尤，亦詭寄於大戶。大戶又多方包攬，短數代完，甚至虛收制串另給漕規，稍不遂欲，非逞刁京控，即恃案鬧爭，從此大戶日增，小戶日減，而漕事不可問矣。以常熟一縣而論，現在大戶已將十分之九，小戶不過十分之一，州縣受制於劣紳，取償於弱戶，此盈彼絀，剝肉補瘡，民固力不能支，官亦利非人已，此矜監包攬索規之情形也」。

同治二年李鴻章上奏清查蘇松漕糧積弊片（「李文忠公全書」奏稿三）謂「蘇松太三屬漕額獨重，世族大家亦獨多，皆以正供定額與州縣相持，於是一切難之民戶。民戶惟所誅求，漫無限制。固有大小戶之名，以貴賤強弱定錢糧收數之多寡，不惟紳與民不一律，即紳與紳亦不一律，民與民亦不一律。……同一百畝之田，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百數十千者，率以小戶之浮收抵大戶之短價。小戶不勝其苦，其苦者可詭寄於大戶，而大戶益多，小戶益少。……推其故，皆由錢糧額徵過重，激成大戶把持之勢而迫州縣以出於剝削

- 小民之計，此有明以來五百餘年之積習，極於今日。」此稅制不公結果，農民頗有暴動，故馮桂芬遂許洵臣還營序（「顯志堂稿」卷二）謂「始有大小戶之別，則又藉口於大戶之稍輕爲小戶之轉重，積弊垂數十年，民不堪命，毀倉毀官衙拒捕傷官之事無處不聞」。
13. 墓誌銘謂「權中允，爲黃語所中，得白赴京，期年復告歸」。更按諸事實及「西學新法直解」自序，告歸之年爲咸豐九年。註六所引詩中，有「人生五十不爲夭」句。
14. 上海蘇州一帶太平軍之活躍，及官軍、外國人之動靜，詳見於關於太平之亂諸書及上海歷史資料。再「顯志堂稿」卷五，載有上海守城記、皖水迎師記、滬城會防記、續郡志紀兵等四文，詳記蘇州鄉紳之活動。最後一篇，乃同治「蘇州府志」原稿。
15. 墓誌銘中，有「今上初元，余密疏薦，得旨，君病不克赴」等語，再「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一中，有同治元年五月九日之奏調馮桂芬片，請任桂芬整理上海稅務、釐捐。此兩事是不爲一，固不可知，但桂芬終未受任，後遂入李鴻章幕，廣方言館設於同治二年，原在上海城內，迨同治八年，校舍工竣，遷至城南，並合併江南機器局所屬之繙譯館。翌年開課，分上下兩班，制定課程，有「算學、代數字、對數學、幾何學、重學、天文、地理、繪圖、外國語言文學」等。入
- 民國後，改設兵工中學堂（民國「上海縣志」卷十一學校下）。廣方言館之設，完全爲桂芬創議並主持經營之事實，墓誌銘及李鴻章同治四年上奏文中附保馮桂芬片（「李文忠公全書」卷九），所載雖明，但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李鴻章上奏請設外國語言文學館摺（「李文忠公全書」奏稿九）與桂芬之上海設立同文館議（「顯志堂稿」卷十「校邪廬抗議」）相同，可知前者實由馮氏代筆也。奏稿大意，謂「通曉外國語任通事者，多係外國貿易商人子弟或貧家子弟受教於外國人所設學校者，故遇事每多傾向外商利益，故士大夫亟應棄成見習學外國語言」。
16. 同治「蘇州府志」及民國「吳縣志」之田賦條，有關此事實之簡單記載。
17. 關於此項改革文書，均載於「江蘇減賦全案」。桂芬亦有「江蘇減賦記」一文，載於「顯志堂稿」卷四。此外「李文忠公全書」奏稿二所收關於江蘇減賦上奏數章，與「顯志堂稿」所收諸文相同，可知俱出自桂芬手筆，吳大澂撰之「顯志堂稿」序文中，亦明言此等奏疏，俱出自桂芬手筆。
18. 「蘇州府志」百五十卷，至桂芬歿時，業大體完成，迨光緒三年，始在其子芳輯監修下完成，八年，由江蘇書局刊行。關於桂芬所作文字學書籍，可參照原書序文及黎經誥之「許學考」卷七與卷二十五、以及「顯志堂稿」卷六蘭生傳。再
19. 20. 21.

「說文韻譜補正」自序，收於「顯志堂稿」卷一，註五所引五十初度自題小影詩註，謂「余所著，止算學兩種，已付梓，說文韻譜補正、段注考證、漢書集疏、本字考，歷代官制考未成」，桂芬五十歲時，乃咸豐八年。

22. 「咸豐元年中星表」所附咸豐元年七月自序，與「顯志堂稿」卷十二所載之甲辰新書赤道恆星圖跋，約略相同。按此兩文語意，桂芬家藏有道光二十四年錢氏刊行恆星圖之版本，更依道光二十四年頒行之「欽定儀象考成續編」參考修改而成，故謂「遂裁刻爲完帙」。從可知除「中星表」（僅係計算數字）外，尙刊有恆星圖，但因未見此圖，未便妄言。

23.

「校邪廬抗議」所錄文章，凡四十七篇，其題目如次。

- 公議防議 汰冗員議 免迴避議 厚養廉議 許自陳議
- 復鄉職議 省刑例議 易吏胥議 折南漕議 利淮鹽議
- 改土貢議 罷關征議 節經費議 籌國用議 杜斷空議
- 復陳詩議 變科舉議 改會試議 廣取士議 停武試議
- 減兵額議 嚴盜課議 製洋器議 善馭夷議 采西學議
- 重專對議 變捐例議 繪地圖議 興水利議 均賦稅議
- × 稽旱澇議 × 改河道議 × 重酒酷議 × 收貧民議 × 勸樹桑議
- × 膏種量議 × 稽戶口議 × 崇節儉議 × 復宗法議 × 重儒官議
- × 裁屯田議 × 寓兵於工議 × 通道大江運米運鹽議
- × 墾荒議 × 上海設立同文館議 × 用錢不廢銀議

× 以工巧爲幣議

上列有×者，乃「顯志堂稿」所收者。

24. 關此事實，並見於金梁之「近世人物志」一四五頁所引之葉記及「清史列傳」卷六十四孫家鼐傳，再「德宗實錄」卷四百二十，光緒二十四年五月辛巳條中，亦有如次之上諭。

「諭內閣，孫家鼐奏敬陳管見一摺，據稱，原任詹事府中允馮桂芬校邪廬抗議一書，最爲精密，其書版在天津廣仁堂，請飭刷印頒行等語。著榮祿迅即飭令刷印一千部，剋日送交軍機處，毋稍遲延。」此乃上諭印刷頒行之明證。

再實錄卷四百二十一，同年六月戊子條，更載有加次之上諭。

「俟書到後，頒發各衙門，悉心觀看，逐條籤出，各註簡明論說，分別可行不可行，限十日咨送軍機處，彙覈進呈，以備採擇。」

是後，「德宗實錄」中，雖無印發各衙門經過之記事，但據實錄卷四百二十三，同年七月辛酉條之兩道上諭，翰林院編修陳鼎進呈所著「校邪廬抗議別論」四十八篇於光緒帝及軍機大臣閱覽。陳鼎之作顯係依據六月戊子上諭，故可知翰林院已接到印頒之「校邪廬抗議」也。因翰林院適司此事，故其批評，首先進呈，至其他各衙門，想係尙未進呈之際，遭西太

25.

后八月之變而中輟矣。戰是之故，陳鼎之「校邠廬抗議別論」之進呈本，延至民國，似仍保存於故宮，「故宮殿本書庫存目」中冊，雖有所記，但今已不知所之。

桂芬曾受知於林則徐，道光二十八年致林書（「顯志堂稿」卷五，上林督部書）謂「桂芬服闋已逾年，初意不復出山，故應石梧宮保借陰書院之聘，客金陵十閱月，既而家君意以近海而離轉不如就養而聚，遂以冬末決策北行。曩時俸籍已列二十有一，離此四年退居，三十有六年來，署中人衆，一切差使，有求而不得者，無不求而得者。桂芬讀書有年，稍知義命，求之一字所不能言，雖座主同縣太傅，抵京一謁後，迄今半載，不投一刺，其他可知」。同縣太傅，即桂芬會試考官亦吳縣人之潘世恩，官居大學士，頗爲北京官場所重。此書實可藉知桂芬對官場之態度者也。至其性格，有「持身清介，生平勞無姬侍，未嘗鮮衣華食，於歌舞筵場避之若浼」之稱述。

26.

清初承平之際，幕友多文人學者，但至清末，則多通經世實務之術者。桂芬在陳君若木家傳中，謂「唐時幕職爲進身之階，名臣頭儒起家佐軍從事，致大官者居半。今此法廢，而幕途積輕，江南官吏尤驕貴，視如門下食客。官不知重幕，幕亦不知自重，習爲阿比奸利，而吏治受其弊久矣。近年以來所見，官不敢輕幕，而幕亦能自振者有之」。

27.

「校邠廬抗議」自序中，桂芬頗讚賞古代聖賢之政治，謂「桂芬讀書十年，在外涉歷於艱難情偽者三十年，間有私議，不能無參以雜案，佐以私臆，且屢以夷說，而要以不畔於三代聖人之法爲宗旨」。

附言

此文載於東亞論叢第二輯昭和十五年一月東京文求堂出版

湘綺樓集外文 (二)

清故陝西巡撫夏府君墓志銘并序

君諱時。字叔軒。桂陽州人也。先世江西。來遷大鸞。五百年而名族始大。王考古儀。名德仁厚。父諱廷槐。嘗應武科。早入州學。五嶺盜起。防遏有勞。君幼敏重。下筆成章。從兩舅講習。兼資文武。仲舅陳侍郎崛起儒門。尤好兵法。每同游林谷。指畫山川。郴桂籌防。干城千里。徧相倚重。事必謙咨。君弱冠升庠。志在文翰。雖謀軍奇中。不樂兵間。嘗從謁會侯。一見傾賞。欲留幕府。辭而還讀。同治初以鄉舉入都。遂留待試。分工部觀政。郎署十年。六試不第。乃謀祿養。蜀督丁文誠夙相知契。改四川道員。甫至。聞母喪。旋丁父憂。負土居廬。無復宦情。乃披急檄奏領四川鹽局。權利所趨。貪人切齒。前局員怙勢專輒。揮霍自如。督府徵求。不立文簿。君始用繩墨。支發有章。及文誠殂謝。朝議齟齬。臺官劾奏。重使再臨。蜀運千綱。出入五十餘萬。案牘山積。司員毛舉。君召集百吏。列坐堂階。頤指手揮。有問必答。詰問千端。應之侃侃。毫髮無欺。無可撓拾。坐前督不先奏請。免後督官。君亦坐免。鹿尙書督蜀。奏薦送部引見。復職。仍總官運。及奎公代鹿。奏署川東兵備。以東撫滇督丁劉鹿公類疏論薦。慈聖識名。遂簡放實任。明詔總督。展其才用。官蜀十年。三權巡道。東川民吏。久樂歸仁。兩郵鄰饑。活人億萬。夔巫群盜。應桴奔逐。鹽局承法。至今無弊。方將興學勸農。畿輔有亂。姦民假義。誑惑大臣。乃徵大兵。將焚使館。朝官疆帥。各懷一心。君不預國謀。獨深憂慮。請於督府。開

缺入衛。總督始驚大計。終感愚忠。許募湘軍。已聞西狩。未行。補四川按察使。奏署布政使。又議當聯合東南。率師赴難。又電告政府。言今敵已無所挾。宜絕和議。棄燕遷播。義屈不申。知者壯之。大駕還都。遷陝藩。入對。首褒蜀政。命濬陝渠。于時撫臬同心。百廢具舉。奉勅吏釐。悉祛繁苛。簿書期辦。朝聞夕報。濬通濟渠未竟。詔署江西巡撫。授職十年。遽躋專閫。不由聲援。同列驚焉。召覲入朝。時議興學。君以爲今方致戰。未暇修文。獨請練軍。防江固圉。朝夕申儆。躬在行間。政急理財。尤工哀益。徵歛取携。未嘗告匱。部請加派。直省皆窮于應。江西銀四十萬。一日起解。藩司不知也。其後流言放散庫款。亦由於此。蓋衆濁獨清。衆絀獨贏。怨及朋友。固其宜矣。然江西建學。估工巨萬。君省費罷役。亦爲衆笑。人奢我儉。抑又遠時。江督張皇教案。干涉專政。急電詢詰。一應以情。鄂督專設稅局。欲籠贖利。據理保權。終無以奪。王公遣員。輒稱朝使。群帥迎候。君若不聞。積此三釐。固難終日。猶用治績。擢授陝西巡撫。受印一月。有詔開缺。三已無愠。待放知恩。衆議屈之。譽言日至。何圖天步。星坼台衡。年七十。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三日日中薨於長安公館。明年正月三日喪還里第。其年六月庚申朔窆于常寧長貴山之原。夫人同縣龔氏。先卒一紀。奉柩合葬。禮也。君溫恭沈毅。臨事無讓。思不出位。道不干名。俄倭來戰。獨耽虎視。兩疏論事。謀祕不聞。寵深望淺。踊金蹶驥。舍之則藏。其命也夫。想夫陵谷易遷。忠誠永闕。用叙所懷。銘之幽巖。俾同瘞於重泉。庶昭明於精氣。其詞曰。

禹功開夏。受姓蕃華。發祥白阜。甥舅建牙。兩姓同時。三子詞科。不有明德。孰翼其儀。爰在東膠。夙儲兵畧。從政冬官。不汗塵屨。入蜀牢盆。鑠金彌灼。公望始章。斯皇朱襮。沿沿江流。帶領苞湖。矜柚其空。吏竄民媮。夙興夜寐。用戒不虞。期月而已。疇聞訃謨。昔藩咸陽。仁風早扇。高軒至止。



衡譚巷莽。如何不留。王澤未徧。菁華竭矣。奄從軼傳。中興之功。親見羣公。主辱臣死。誰其蹈海。史魚直哉。寧武則愚。世有知者。來昭九幽。

皇故資政大夫兩廣鹽運司使段君之碑

君諱起。字培元。清泉人也。祖鵬程。耆憲尙義。父明軒。敦篤明允。君少依祖訓。通五經章句。試州縣有文名。臨桂寇起。衡永戒嚴。始以國子生應募廣西。領義軍赴援全州。招諭山盜。叙功賞六品銅頂。久留嶺外。不爲群帥所任。咸豐六年。會軍左次。江西危亂。乃招募徒衆。自成一營。授兵裹糧。詣曾侍郎請自効。檄援建昌。克復吳城。兼收德安。時兵寇雜糅。詭得詭失。客軍偏師。功不得上。八年捐餉叙知縣。浙寇游兵至衢。饒信防邊。浙撫湘人。知君羈旅。檄調赴援。游寇解散。衢州總兵論功奏賞花翎。自以官卑名微。無階自顯。入贊議叙道員。仍領所統。於時巡撫昏庸。會軍寄食。兵餉無紀。壯士觀望。君獨振厲。自託江軍。江西有軍。由君始也。蘇杭崩潰。屯防東境。游擊軼寇。屢晉勛階。以布政使銜留江西補用。沈文肅來撫。始相倚重。同治元年明保記名。特補糧巡道。統水陸軍。肅清鄱湖。加瑚松額勇號。三年蒞本任。四年兼按察使。湖北霆軍叛于金口。軍故鮑提督所統。多收降寇。江楚列營。聞風響應。南昌城外。霆軍最爲勁兵。君聞鄂警。策其必叛。不遑告院司。單騎按屯。驟入其壘。則東載露刃。全軍騷動。見君掩至。倉黃散走。乃開誠曉譬。自任保全。詳示利害。安其反側。其時鄂湘諸屯。席卷千里。江介震動。五嶺驛騷。章貢晏然。君之力也。君起孤門。曾無援繫。宣力十載。唯補一官。漕運既停。衆利其缺。乃懷色斯假疾告去。沈公亦以憂歸。閒居八年。手書相慰。要以同力。光緒元年病起。例補原官。奏調福建。及督兩江。仍奏自隨。其年坐補江西糧道。調補徐

州。專治盜匪。崔苻克靖。丁繼母憂。服闋。張靖達奏調廣東。總海防營務。擢兩廣鹽運使。大釐積弊。潔己裨公。元日朝會。卒中風疾。遂卒。光緒八年正月朔平旦也。年五十有一。張公方倚共治。未展其能。痛悼云亡。悉臚治狀。兼陳戰績。請宣史館。朝命優隆。聽立專祠。屈于生前。榮于身後。君前以清查火山。全活浙閩餘民萬戶。山民冒禁。私建生祠。國典論功。馨香爲允。三子先後殞沒。孤孫翺印攀祖德。爰述遺徽。有善弗稱。祇慚闕魯。乃爲銘曰。

義軍起湘。會實應江。胡又薦左。情私義公。英英運使。崛起靡同。雖託于湘。無與共功。二紀奔命。一麾去官。誰謂明揚。翻成黨援。潛之伏矣。聲聞于天。名者實賓。乃天其年。有績必彰。無庸不酬。既光祀典。亦紀鴻休。史述其美。疇闡其幽。勒此麗牲。以慶耆猶。

贈光祿卿衝勇巴圖魯劉君碑

君諱騰鴻。字峙衡。湘鄉人。曾祖江仁。卽雲貴總督劉嶽昭之曾祖也。贈光祿大夫。祖東華。以君官贈資政大夫。父諱象觀。碩望明德。翔聲郡學。以君死事。特封四品。贈資政大夫。君起儒家。獨懷遠志。服賈周游。期覽世變。販布湘漢。遇寇奪舟。會水師大捷。湘潭羣醜謀遜。乃誘令改裝。告官禽捕。縣令疑誣。沒入其貨。曾侍郎奇其膽智。言于巡撫。由是顯名。咸豐五年。領五百人防巴陵。因會羅澤南于蒲圻。澤南軍與名將也。儒術自高。頡頏統帥。知君家世文學。行軍整肅。一見加敬。執手同袍。七戰椎鋒。遂相犄角。同進夏口。奔命往來。有死之心。無堅不靡。湖北巡撫胡林翼奏授知縣。別將千人。武漢兵勢日盛。寇無所騁。則蠃聚江西。曾國藩困于南昌。四面淪陷。江西恬不治兵。羅澤南戰死。湘鄂岌岌。胡公乃增兵益君。使救瑞袁。以通江郢。君率二營。暑行兩月。道咸寧。略通城。涉

湘陰。出瀏陽。攻寇新昌。遂克上高。進圍瑞州。州治高安縣。故跨蜀水爲二城。通以石橋。北城堅完。則先趨南城。寇不虞驟戰。一鼓而潰。既克南城。援寇大集。見君營在平地。磨衆直前。閉壁偃旗。靜以伺隙。六進六卻。屹如長城。見者莫不寒心。君意氣彌厲。會公欽伏其能。奏狀請獎。詔以直隸州牧留江西。賜號衝勇。寇憤且驕。連四十萬衆。漫山殷地。旌旗五色。爛於原隰。君視若群羊。孤軍獨對。寇不敢進。交綏卽潰。追奔三十里。後援大至。驅逼更還。背城列陳。君因其離心。突攻之。寇相牽駭。散動不可止。望風瓦解。開通千里。江湘諸軍聞之。勇氣自倍。會公益其所統。合三千六百人爲大營。與胡賂諸公相應。雖號鄂援。未嘗遙制。寇乃堅壁自保。持久困之。自建昌義軍。東西密連。更襲上高。斷我糧餉。鄉民見君戰力。輦負助餉。不勸而集者三十餘萬金。以卑官領偏師。儼若一國。自軍興至今。未之聞也。既分兵復上高。然後增壘築城。誓與相守。必死可虜。攻堅爲災。議者媚能。兵家有忌。胡公危懇。檄令退屯。君以三方觀聽。無嫌自弱。相持一月。長圍始合。八月辛酉。躬執旗鼓。肉薄城下。中礮凡五創。壬戌復戰。逼橋下礮台。脅中飛丸。通中仆地。兩弟扶昇。強視曰。城不破。無斂我。遂死陣前。年三十有八。七營憤慟。爭前併命。其夜克瑞州府城。昇尸入斂。軍民悲謹。呼號動地。江湖郢三州。聞者感泣。詔依道員優卹。贈光祿卿。歸葬邵陽六都巴蕉山之原。弟騰鶴領其軍。明年戰死建德。當是時劉峙衡名天下。湘後營廝養驪卒。見者莫不加敬。後七年。洪寇平。會公推本戰功。專奏請諡。諡曰武烈。又二十二年。有詔圖形紫光閣。族弟連捷。以部曲起爲大將。君雖百戰百勝。未成大功。官止五品。年輩在後。然會胡賂左。皆倚公爲輕重。高安搖足。必亡三省。今瑞民社祀。家無軍財。可謂烈已。夫人同縣李氏。忠武之族妹。後五十年卒。年八十有四。嗣子青甸早卒。孫日礪襲世職雲騎尉。李夫人末命曰。武烈功在國史。墓道無碑。鄉人莫知其績。當求文表

之。乃復葬我。闔運昔從義軍。徧習諸帥。既顯君子軍志。又著瑞守之碑。用述威神。昭章偉烈。近慰貞靈。遠詔來葉。其銘曰。

惟皇中興。文武龍驤。桓桓武烈。萬夫之望。一劍勇人。九軍爲雄。席卷千里。左右胡會。偏師高安。日冒礮丸。擊則如雁。屯則而山。人悴其憂。我智不殫。江湖響應。日月燕閑。塔羅野死。君亦致命。首離不懲。笳鼓逾競。萬衆輿尸。踐城而轉。人百其勇。弔隨以慶。天昭其功。東南再康。崇祠龍岡。佩劍紫光。誰賞寢邱。貧廉乃彰。鼙鼓聲謹。百世不忘。

皇授中憲大夫衡陽程君墓志銘 并序

君程氏。諱君祥。字毗樵。其先休甯人也。有雲鷹將軍薨于重安。聖清之初。或賈于衡。瓜瓞綿綿。百年而大。父諱學伊。字春浦。以布衣主湘軍。南道轉餉。省志有傳。君其仲子也。議叙府通判。加四品銜。年未弱冠。參司籌算。四府支應。綜覈有章。父嘉其能。遂總家政。奮于自奉。豐于用財。府城公私之政久在程氏。日對百客。門通四驛。獻訓群心。各鑒其意。開敏多藝。博聞兼愛。彈棋吹笛。評酒聽歌。品玉鑒古之能。和墨斲琴之法。並涉學多通。知方研妙。隱居求志。無意于時。優游卅年。未嘗降辱。若乃從容談晏。弋雁宜肴。有繫膳羞。無營口腹。晚菘早韭。鱸鮓蟹胥。閒居之樂。蓋云無負。雖在儔不爭。而見義必爲。近歲巡撫。喜言仁政。通飭郡縣。頒法利民。郡吏被符。倚君經畫。列縣具文。衡獨收利。陳撫部手題堂扁。以旌行義。丙午大饑。先謀振貸。衆議平糶。獨持不可。高價招商。粟充于市。民受其利。而屬纊之頃。猶詢積穀。可謂富而好禮。恂恂鄉黨者矣。性善理財。尤工心計。爲人則益。爲己則損。自以門戶隆侈。約而爲泰。思奉母隱居。欲遜未盡。深計殷憂。菁華竭矣。因感

末疾。遂從奄化。年五十有九。光緒卅有四年正月甲子卒。遠近聞知。莫不驚悼。君篤于內行。謹事重親。嘗以家事。與兄異趣。王母末訓。祇奉終身。喪柩在殯。火起堂上。寐中驚起。以身蔽殯。烈焰廻止。姻族異之。闔運曩時見善化彭嘉玉手書推重君。始訪其名。及今四紀。每見益親。則才行可矣。知恭人唐氏先卒。娶善化趙氏。妾慶端暨子女四人。粵以其年 月 日奉葬君于清泉條坤之原。闔運既惜妙才。重傷國器。鐫石銘幽。庶斯文之不瘞。其銘曰。

我昔旅衡。程常是依。曰有群紀。久而敬之。粲粲門子。溫粲其姿。楚醴常陳。薛魚有楮。既大其門。克隆其譽。百族同歡。六轡在御。稱物平施。惠于矜嫗。郡將傾心。牧伯虛佇。公才有裕。塵事非勞。竹頭綜密。桐尾消搖。多能多藝。不諂不驕。入作家餘。出亦邦髦。如何膏蘭。芳明自惜。億中雖賢。婁空亦得。維彼世網。妒此閒福。雖及耆年。未究心力。蘭菊脩脩。賓庭寂寥。涉蒸浮湘。送子山郊。松深徑窈。竹密峯高。百齡已矣。逸旨誰昭。

湘綺論文語

冉

王王秋（闔運）湘軍志於光緒七年辛巳在成都撰成。時膺尊經書院講席也。其子代功所編湘綺府君年譜卷二一是年云。「諸生讀軍志。多言敘事文筆變化者。府君因語之曰。會濂公嘗言。畫像必以鼻端爲主。於文亦然。余文殊不爾。成而後見鼻口位置之美耳。其先固從頂上說到脚底。不暇問鼻端也。八家文憑空造出。故須從鼻起耳。余學古人。如鏡取影。故無先後照應也。」其言可味。似猶所謂文成法立之意。讀王氏之文者其共參之。

# 雲 署 聊 編 (下)

## 署夜偶記

丙辰上元前二夜齋居農曹。維時金吾之木柝三敲。□□之爆雷四起。兀居北屋。獨向西窗。緬與廿年前在戎部時無異也。茶鑪漸歷。燭燼霏微。瘦奴圍外閒談。小犬堦前偶吠。光景亦無異也。所異者無鑑湖巨野之分羹。無綸二崇三之下榻耳。年歲既加。心情亦改。而銓司又見推遷。正未卜將來又何似也。用記前遊。以留後感。

## 三 死

董員外思騙言伊鄉烈女某氏年及笄。未嫁而夫死。女奔喪成服。初以悅自經。遇救而蘇。繼搏刃自剖。又遇醫而甦。家人護視甚嚴。乃陽爲不死也者。伺稍懈。卒吞鉞以殉。惜未詳其姓字。願吾人慎弗以無徵而忽之。

## 女不嫁

女之不嫁者。滿洲舉人榮德之女也。榮幼嗜學。甫成童卽遊泮。廿餘領鄉薦。後三十年屢應進士不第。時有先達謂之曰。子倘趨時高魁可必也。榮不答。自操益力。卒年六十五。有一女。好讀如其父。父死女誓不嫁。年五十五遂沒于家。每謂人曰。嫁則恐妨吾讀也。

## 南陵無雙譜

南陵無雙譜。共四十人。有圖有詩。丙辰夏宿直。蕭四光浩借余以消長晝。愛其詩錄一通藏之。四十人者。張子房。西楚項王。伏生。東方曼倩。張騫。蘇子卿。司馬子長。董賢。嚴子陵。曹孝女。班定遠。班昭。趙娥。孫策。諸葛武侯。焦孝然。蜀北地王。羊叔子。周處。綠珠。陶淵明。王猛。謝安石。蘇蕙。木蘭。譙國洗氏。僞周武士。狄梁公。安金藏。郭汾陽。李太白。李鄴侯。張承業。馮道。陳圖南。錢吳越王。石工安民。陳太學錄。岳鄂王。文丞相也。

### 事皆前定

余在農書時。乾隆六十年二月任捐納房事。既非素念所及。亦未卜其能終任與否也。乃于閏月五日。默禱于司內御賜匾下。得九百二字。至嘉慶元年二月任滿。計所得恰如其數。是春推陞郎中。擬陪二次矣。又于是月十六日如前禱焉。得刑部二字。至八月果陞補秋官。是故在天聖人之靈。我小人一誠所感。實可徵事皆前定。未可稍存一躁妄之心也。

### 藍禮部

少宗伯藍應元閩產也。妻死再娶。甫兩月。即北上春闈。捷後歷任至卿貳。皆寓居會館。妻已受封爲夫人。而公尙未有子。迨乞假南旋。乃中途病歿。雖夫婦二十餘年。實止兩月而已。人生聚散。真亦有數哉。刑曹主事何兆齡與同省。說之頗詳。然何亦未携有妻孥。亦竟病死于京寓。同司主事常四朗齋。司務富六崑圃。約余往哭之。且助錢焉。

### 江西民謠

江西巡撫陳淮以貨賂聞。爲之線索者卽首邑南昌令徐午也。御史初彭齡以民謠上達。遂至駢首就戮。其謠云。江西百姓苦。遇着陳老虎。小缺要八千。大缺一萬五。過付是何人。南昌縣徐午。

### 小錢

京中戶工兩部各局終年鼓鑄。每月放支。而經紀舖戶猶攬和小錢行使。真好民之尤者也。向例犯此者發極邊四千里充軍。今擬發新疆與兵丁爲奴。豈奸民竟未之聞耶。抑有所恃而然耶。將有司奉行之不善也。

### 燒香斂錢

刑部例載稱爲善友求討布施至十人以上。發近邊充軍。旗下家奴發黑龍江爲奴。乾隆六十年十月內府郎中花尙阿家奴趙氏。卽依此發遣。花尙阿以未經覺察照溺職例革職。夫燒香則必誦佛。亦必有名號。大約亦白蓮清水無爲之支派耳。不但我輩僕婢不可令其學此。亦不可令其與此輩往來也。

### 老頭兒解

副郎朱二文翰云。聞之康熙時一內臣私稱上爲老頭兒。蓋外間呼翁呼叟之俗語也。上召見謂有解則免。無則加罪。其人即進奏曰。聖人萬壽無疆所謂老也。首出庶物所謂頭也。父天母地所謂兒也。上笑而遣之。其談諧滑稽。殆東方曼倩之儔歟。

### 三世刑部

勳文恪六十外書三殿二門禁扁。稱旨授編修。至七十二歲開坊。歷刑部侍郎。子廷儀。強仕入詞館。洊陞刑部尚書。孫宗萬。十七入翰林。亦官刑部侍郎。至今秋官傳以爲佳話。

### 刑部司務匾聯

乾隆己酉司務季蘭泰申大年有匾曰慎乃攸司。語涉于通用。壬辰司務元誠倪昭有匾曰西曹樞紐。聯曰察庶物之源流格遼大夏。作秋曹之耳目敬用王章。語大而切。王子司務隆阿禮王備有匾云。典司雲署。語似實而泛。俱未正當。大司寇張公若淳任侍郎時書敬聽明刑四字懸之。恰與情事相合。

### 刑曹諧語

吳主事柳塘元慶喜談諧。閱案牘見有民婦苦其買休人之荼毒以斧砍傷者。乃顛倒幕門有棘之句曰。夫也不良。斧以斯之。微吟不已。同坐皆笑。又郎中周庠鋼嗜羊肉。每食必設。吳乃指周之名以示人曰。周公滿腹皆羊。無惑乎其嗜羊也。聞者絕倒。

### 對語

丁巳夏五刑部會議日有一司兩事者。五司各一事者。乃六司七事也。每署廳堂上官會各一員。時司寇胡公兼攝司馬。是九卿實八人也。是日河南掌印副郎賡晉約在事常周吳三主政早晚會食。飭厨丁每二位一棹。除主人則三客四棹也。周公宗泰口占一聯云。六司七事八人會議九卿班。吳公元應應聲答曰。一日三餐三客同邀四棹飯。

### 子婿同科

貴陽王開雲驥友云。其鄉老吏某法擅鍾玉。乾隆己酉省試。揭曉前夕。奉檄入闈填榜。其二子一婿皆與試者也。自第六至第十。聞唱其婿之名。則喜動顏色揮筆如飛。嗣



唱其一子。則喜不自勝而落毫反遲。笑聲幾不可遏。又自第五逆書。越五四三俱寫成矣。至第二又其一子也。乃目眇指弱。竟不能握管。主司怪之。以實告。大獲褒慰。令他吏代成之。

### 看填榜

浙右太學生胡氏應試順天。文戰畢頗自負。於填榜夕假京兆書吏名闖入聚奎堂。冀在預知以自慰耳。時瓊筵肆設。猛燭叢燒。胡雜群吏中。澄心傾耳。自第六至榜尾都無其名。已略然喪魄矣。迨逆書前五名。閉唱第五卷。則浙江監生胡某也。聞之覺兩手簌簌。兩足跚跚。欲笑欲哭。相携者懼敗露之獲愆也。強曳而出。抵寓病瘧。三月以死。袁六岸夫廷極爲余言。

### 張縣令

張者瀛古北口承德府巡檢司也。方正不避貴顯。嘗騎行村落間。村氓起立。有喇嘛僧者。笑曰。芥子官耳。何禮之拘。巡畢復反。氓立如前。僧乃大聲曰。汝以彼爲官耶。我則不識。張不得已詰之。僧肆穢語。遂板責二十。僧赴訴于勢家。而直督奏亦至。上命引見。諭曰若瀛無罪。當

以七品用。蓋指縣令也。直督補以京縣丞。適大興有蝗。張出捕。上識之曰。若瀛何任。奏曰縣丞。上特以固安縣補用。尋擢南路同知。遇大盜事發。逃匿郡中巨族。張率兵役徑往捕獲。立置於法。而參糾者羣起。上命以陝西知縣調用。聞之吳二員外子宜。蓋吳亦由畿縣陞同知者。故言之頗詳。

### 朱天官

吏部尙書朱珪。喜作功。以養舍利爲務。有侄某在京頗事遊蕩。不樂讀書。朱自外省回。姪進謁。詢以近何爲。答言坐功。朱大喜。以手摸其臍下。乃快然曰。汝之舍利已形如彈丸矣。特未及我之巨耳。從茲益進。不慮其不成也。遂不問其他。人皆笑朱之迂。

### 永七公

公諱珊。行七。宗室公也。富于財而鋼好佛典。有子婿某甚貧。未嘗稍爲周恤。婿乃覓桑門之通曉梵書義意者。細爲貫串融釋。既習成。遂暢談于公所。公甚快。以爲大有得矣。自是隨婿所求。不少吝焉。婿既小康。而公竟老死。

### 刑曹題壁

吳二員外于宣。庚申秋嘗題數語于司堂壁上。其詞云。虞廷作士制民五刑。周禮秋官掌邦三典。都官比部獨重諸曹。知院審刑特詳按讞。原夫書稱弱教。易象文明。爽鳩

列職。木鐸懸文。明允著皋陶之德。敬式表蘇公之心。若乃司冠之屬。定科之郎。四難宜悉。五禁用防。香閣除賢。小三司彌勤職守。雲樓選句。外翰林雅擅文章。云云。規司寇諷同察。可曰兼盡。余在署嘗誦之。迨辛酉典試闈省未回。余已遷柏臺矣。

### 蘭 話

蘭。香草也。叢生山谷。與澤蘭相似。紫莖赤節。綠葉光潤。一輪而一花。花兩三瓣。幽香而清遠可挹。然花亦數品。或白或紫或淺碧。間亦有一輪而雙頭者。花時常在春初。雖冰霜之餘。而高潔自如。

山谷修水記云。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大概山林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既滋蘭之九畹。又植蕙之百畝。則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按蕙似蘭而葉差大。一輪而五七花。花時常在夏秋間。香不及蘭也。至所謂幽蘭、猗蘭者。又此花之別種也。)

### 磊 欽

弱脚蘭獨於冬日吐芳。餘長四五寸。祇孕一花。其香尤烈。

陳貞慧秋園雅珮云。宜興龍池銅官間。芊綿峭倩。離離如積。土人採之出。香山欲滿筐。而杖挑繩束。筐篋登市。每歲正二月之交。自斬蛟以至大街。鱗次櫛比。春光皆馥也。

松下錄載。張學與潘子綱少同學。甚相得。又同喜蓄蘭。顧名種不易得。一日潘購得衢州某氏種。僅少許花葉。既發。一枝素梅也。花事既闌。張欲分其半。潘不允。未幾潘應友人招。離鄉數月。歸視衢州蘭。則已失其所在。急趨張齋頭。蘭儼然在。適張他出。遂攜以歸。越數日張病耗傳來。未幾竟死。潘大哭往弔。命焚蘭靈前。曰。負我友矣。

室內花架。供蘭宜低而供蕙須高。蓋蕙花略俯。架高則偃蹇迎人。出落別樣。蘭則隨便錯落几案間。墊以尺許架無不宜也。

以綠磁植蘭最俗。凡磁盆多俗。以藝蘭尤不稱。不若瓦石等盆為佳。宜與審仿古盆。殊樸雅。且沙胎亦漏水。於蘭尤宜。新盆浸草汁中。四閱月。便可用矣。盆以圓者為宜。若方。若畸角。祇可偶雜一二。以資點綴。其唯六角八角者。俗不入選。

# 龔芝麓年譜 (下)

龔芝麓年譜

康熙五年丙午公元一六六六。公五十二歲。具疏乞歸葬母不允。奉旨給假三個月。

(龔端毅公奏疏)親喪未葬子情迫切難伸懇乞代奏給假呈云。查定例京官在任五年准給假遷葬。職自順治十四年奉差回京。已歷九年。即比例引遷葬事例。亦相符合等語。奉特旨不便給假葬親。相應不准等因。經吏部題奏始奉准給假三個月。事完速來照舊辦事。(閩古古年譜)康熙五年註內引龔致閩書云。弟請假事部議恐不能如所懇。尙看上意如何耳。

元日招閩古古紀伯紫白仲調等讌集有詩。季春閩古古出都還沛。以詩謝公及魏柏鄉相國。

(閩古古集)丙午元日孝升招飲與紀伯紫白仲調同賦詩云

董遷

眾恩影射碧空塵。朔日書雲甲子新。橄欖香隨椒葉暖。篋篋聲帶竹枝勻。衰年更換長生籙。好酒重澆不死人。此後風光皆意外。龍門何苦望東巡。又出都謝魏相國龔尙書兼示伯紫仲調詩云。蕭然不掛一絲塵。淚灑東風謝主人。君相從來能造命。湖山此去好容身。管寧流寓惟穿榻。鮑永隨裝但幅巾。痛定還愁餘痛在。登高回首益傷神。博物人占紫氣驚。分携鈇鑕散豐城。還山杖履虛增歲。(乙巳)余六十有三給云七十有三。當事謂余年老釋之得歸。逃世詩文復著名。石父何嘗求晏子。釋之先自結王生。蕭條擊筑悲歌地。二十餘年又一聲。(壬子)年別孝升密之故云。天街轂擊雨塵絲。答拜疎慵策蹇疲。明月高懸黃閣掌。(疏)上魏公爲余稟擬故云。春風滿布白雲司。

(魏子存程蕉鹿皆刑部分司爲余調停。)名山有路借禽慶。複壁傷心別趙岐。行矣贈言無忌諱。上東門外是前期。夏間遵旨回里營葬王太夫人。並携顧夫人靈櫬南旋。塋葬塋次。杜于皇爲文恭祭太夫人。

(變雅堂集)恭祭顧太夫人文云。蓋太夫人之全福備德。其所以相太翁爲碩儒。教諸子成名士。至於貽厥孫謀。莫不盡善。潛不克悉知悉數。而獨以其伯子司寇先生觀之。蓋司寇先生嘗一爲少司寇。再總台綱。今又晉大司寇。其所執掌皆天下之大刑大獄。而先生慮囚詳慎至廢寢食。既不肯失出以養亂。又不忍失入以傷和。嘗記丁酉之歲。先生寓居金陵。藩朝夕過從。一日見先生昆季躬親洒掃。大治供張。一門之內雍肅倍於他日。至奔走廝役亦莫不欣欣喜動顏色。以爲太夫人將至。則先生平日之恭事太夫人而服其訓辭當何如。益可以知吾言不謬。而輻報之不爽矣。彼于公之大其門曾不足多也。蓋太夫人之藏於是乎將與瀟岡阡並稱不朽焉。

閻古古自沛前來送葬見閻年譜。並爲公作廬郡夏秋詩三十首。

(閻古古集)廬郡夏秋詩三十首爲龔孝升作。今錄十首。

其一云蘭畹無蒹草。方華以類從。謬稱徐孺子。來弔郭林宗。對及山川志。聞參捧喝鋒。嘉賓多未面。虛左侍龍鍾。(孝升葬太夫人王氏故弔之)其二地名賢者擅。君得號廬江。身任朝廷事。功垂父母邦。世間人有數。天下士無雙。偷賦歸來早。居然勝北牕。其三我迺先歸里君猶未乞骸。鬼神寬夙孽。詩酒放吾儕。藝苑三都賦。宗門一隻鞋。伯倫遊戲去。荷鍤幾曾埋。其四野外秋鳴蟋。山中野打蚊。世無真處士。城有故將軍。君抗陳情表。吾修告墓文。倘能如所願。省得賦離羣。(將軍廟乃宋楊沂中也。有功於廬故祀之)其五須作救時相。堪題通德門。朝中推故老。海內感平反。察吏文無害。明刑殺不冤。西風衰草路。多少再生魂。(孝升時爲刑部尙書故云)其六自解山東網。漁樵路始寬。百年知己淚。一粒返魂丹。作客還驚座。逢場更弄丸。待君襄大事。重製遠遊冠。其七時序成功退。星辰謝政閒。采霞攬錦市。香雨洗塵山。僊子須乘鳳。幽人自放鸞。淮南雞犬在。猶望八公還。其八脫驂交石父。結襪重王生。如此會無謝。相忘各有情。違心權出處。救世託功名。懷抱云何咏。傷哉阮步兵。其九黨錮千秋案。甘陵直到今。尙書猶北

斗。廬郡卽東林。清瑟花前奏。寒蟲草際吟。高山與流水。嗚咽感知音。其十僻好唯山水。秋來補破帆。詩題騷客命。酒政美人監。且築袁閔室。毋投庾亮函。寄言同志友。君子慎憂讒。

陳其年亦有詩相贈。

(湖海樓集)贈麓芝麓先生云。先皇頓網羅人雄。龍吟虎嘯凌長風。尙書北斗班資貴。亞相西京禮數同。角鷹離韉馬脫轡。我公慷慨日言事。謹潔雖蒙聖主憐。激昂頗受當途忌。豫章之木何青葱。會須老汝風霜中。木彊自識周昌重。懸直偏知汲黯忠。無何龍髯倏墜地。顧命褒公鄂公侍。畱得忠良輔子孫。手撫金床示以意。我公目斷九疑寒。况聞喪母摧心肝。情關家國容顏換。愁極君親去住難。周釗夏啓今皇是。朝堂忽詔尙書起。國計終煩老大臣。私艱未許歸田里。尙書服闋朝至尊。履聲直達銅龍門。屢趨紫禁銜朝命。獨抱烏號憶主恩。白雲南望悲風木。君王孝治傳邦族。北闕晨陳人子情。東門夕賜元僚沐。茂陵風雨日荒蕪。張翰歸心暫入吳。知公最有思親淚。併入西風酒鼎湖。

禮畢北行。杜于皇有詩送之。

(變雅堂集)送龔孝升先生北行詩云。天末衰遲眼。十年望故人。相逢不長聚。後會復何辰。獨困方知拙。難言始是貧。良時多好語。忍淚盼行塵。其二。獨行猶闕別。况復舉家行。只恐絲綸貴。因同帶礪盟。青霜催短褐。白首望燕京。道路期君好。何當賦北征。其三。陰德于公大。今年再弄璋。雙瞳剪秋水。一笑識文昌。已卜功名盛。先虞道路長。老夫他日見。應問客何方。其四。康濟誰能盡。功成退步寬。鹽梅留澹味。霖雨慎波瀾。毫素深心託。榮華道眼觀。古來光史冊。知止最爲難。其五。離鄉四十載。親串隔千峯。難得夢中見。偏於意外逢。行藏俱寂寞。壯老各形容。此會須常記。同聽虎阜鐘。

九月遷兵部尙書

見東華錄

是年次公子士稚生。

按龔端毅奏疏李振裕序云。公子仲圭不遠千里。遣一介之使而致辭曰。昔我先公之棄養也。士稚生始八年。孩提無知。未獲悉親先公立朝大業等語。以公卒之年分推之。士稚之生當在是年。再按前錄(變雅堂集)送龔北行詩第三首語亦及之。

閻古古又有詩賀之。

(閻古古集)孝升以大司馬晉階一品賀之詩云。冰蠶夜繡

衰衣紅。橙板桓圭錫命崇。肥水夢龍生九子。周官司馬拜三公。詩文歲發徐陵體。絲竹網緝謝傅風。位極人臣星不遠。天樞原在紫微中。詩下自註。龍生九子事在廬州。老升得次子甚慧故及之。

康熙六年丁未公元一六六七。公五十三歲。仍在兵部。區劃方畧。覈軍實。嚴紀律。有酌投誠重言路諸疏。至寬奏銷疏。請復江南降黜紳士不下千人。於跡涉嫌時多危之。公毅然曰。以我一官贖千萬人職何不可。卒獲允。以上見嚴傳及康熙合肥志燈夕飲李湘北太史齋中有詩。春閨古古重至都下。唱和甚多。是年董侍御文驥陳太史廷敬。李太史天馥。在京共組文社。推公主盟。王西樵貽上昆仲亦亦預焉。見漁洋年譜時顧梁汾名貞觀江南華亭人康熙五年丙午舉北闈第二新舉北闈寓居輦下。適公生日用宋荔裳韻譜金縷曲詞為壽。

(彈指集)卷上壽龍芝麓年伯金縷曲云。霽月光風卷。恰佳辰陽回黍谷禁寒都遣。坐暖芙蓉三十二。那覺一條冰泣。親領夏吳騰蜀繭。風雅友朋俱性命。算萬間廣廈歡猶淺。孤掌在快重展。先皇歎息才名顯。墨淋漓堪收閣揚堪題禁。

扁。風闕何妨容虎臥。莫問淮南雞犬。吐握慣積勞難免。覽揆正宜膺宅揆。往欽哉咨汝夔龍典。看綠綬稱身翦。增錄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六先祖西園瑣述云梁汾典籍弱冠遊鞏下居蕭寺一日扁戶出適藪文毅(鼎孳)入寺答客於窓隙中見壁間題詩有落葉滿天聲似雨關卿何事不成眠句大驚歎向寺僧詢姓名稱譽於朝時納蘭相國(明珠)方官侍郎即延為上客旋舉康熙五年京兆第二人按清史稿明珠本傳明珠滿洲正黃旗人姓納喇氏由侍衛授鑾儀衛正遷內務府郎中康熙三年擢總管五年授宏文院學士六年充纂修世祖實錄副總裁七年遷刑部尚書八年改左都御史十年調兵部尚書十四年轉吏部十六年授武英殿大學士二十一年加太子太傅二十七年被御史郭琇疏劾革職二十九年從裕親王征噶爾丹參贊軍務三十五年凱旋叙功復原級四十七年以疾卒年七十四攷顧梁汾為康熙五年丙午亞軍紀載甚多自無疑議惟是時明珠方任內府總管非官侍郎且明終身並未歷此一階再按丁氏所述顧兩人似無淵源而彈指集內壽龍之詞則稱年伯亦似有不符至文毅自是端毅之誤

康熙七年戊申公元一六六八。公五十四歲。仍在兵部。人日讌集閣古古紀伯紫朱錫鬯分韻賦詩。

閣詩。雁後花前七日春。晴宵圍坐百禽茵。向平猶未完  
婚嫁。賈誼徒能說鬼神。徧考名山多得意。覃思佳句必  
驚人。朝來聞道修明史。洪武元年紀戊申。詩下自註。  
詩出京師傳之駭然。孝升云。既修明史。自當從洪武戊  
申始。後生未嘗博考耳。至其巧合處則匪夷所思矣。朱  
詩。汾東岱北三千里。惆悵花前四度春。江左文章公等  
在。燕臺風物客愁新。腰懸薛訪誇車子。歌許荆卿和酒  
人。不是尙書期我數。天涯淒斷此佳辰。

夏四月朔日閣古古出都。公餞之於真空寺。有  
詩相贈。閣亦賦詩答謝。

閣詩。浪說天星摘少微。隨緣託鉢隱僧扉。花間有酒醉  
還醉。地上無家歸未歸。折柳分爲新絮舞。行雲觸起亂  
山飛。窮交大與尋常異。不餞三公餞布衣。詩下自註。  
是日魏相國亦出都。

五月冒青若南旋。公適病中。伏枕作書寄其尊人  
巢民先生見同人集。秋董玉虬侍御參藩秦州。公招同  
劉公馥。汪茗文。程周量。陳子端。李湘北。  
王貽上。陳其年。諸子集城南祖餞。分韻。尤  
西堂出都留詩謝公。

（西堂全集）謝蘇大司馬詩云。驅馬關河春復秋。掃門僅一  
見廬州。陸生入洛仍烏角。謝傅登壇正黑頭。大雅未凋  
松柏在。小山終接桂枝留。美人繡段勞持贈。難爲張衡  
解四愁。

是時士人游京師者必先挾又謁公。次即趨汪茗  
文王貽上諸子。見漁洋年譜

康熙八年己酉公元一六六九。公五十五歲。五月調  
禮部尙書。奏復天下歲貢。並請增廣縣邑取士額。  
又奏請釐正京官儀從。嚴傳

康熙九年庚戌公元一六七〇。公五十六歲。仍在禮  
部。春主會試得宮夢仁徐乾學等三百零八人。嚴傳  
四月袁九叙大司馬出撫山左。（東華錄）四月乙卯以袁懋功爲山東巡撫。  
有詩送之。季夏公自哀其新舊作請吳梅村爲序。

（吳梅村家藏稿）薏芝麓詩集序云。先生身爲三公而修布  
衣之節。交盡王侯而好山澤之游。故人老宿殷勤贈答。  
北門之饜貧行道之飢渴。未嘗不傍俚而慰勞也。後生英雋  
宏獎風流。考槃之寤歌形管之悅懌。未嘗不流連而獎許  
也。自伐木之道衰。而黽勉有無旬旬急難者吾不得而見  
之矣。先生傾囊囊以恤窮交。出氣力以授知己。其惻也

真學見之篇什者。百世而下讀之應為感動。而況身受之者乎。

康熙十年辛亥公元一六七二。公五十七歲。仍在禮

部。暮春闔古出都。公與紀伯紫餞之慈仁寺。分

韵賦詩。宋荔裳入都。宴公及梁蕉林大司馬王西

樵貽上昆季於梁家園。見香祖筆記。越日公在黑龍潭

邀宋梁王氏昆仲及愚山伯紫釋堂謙集分韵。見漁洋集。

十二月廿四日吳梅村卒。見行狀及名人生卒年表。

康熙十一年壬子公元一六七三。公五十八歲。正月

公嬰疾疏請假醫治不允。五月復請仍不允。九月

疾大作。上遣學士傅。待衛吳。醫官茹。至厲存問。

公謝表有聞巷驚傳為僅見舉朝共慶其遭逢之句。

感荷殊恩力疾入署。以圖報稱。勞輒疾發。屢疏

乞解任調理。皆荷溫綸慰留。嚴。時商邱宋牧仲

清史稿。宋學河南商邱人。大學士正在都候銓。厲柳湖

寺。公時與王貽上朱竹垞過寺觴咏。見西陂類稿

康熙十二年癸丑公元一六七三。公五十九歲。春奉

命典會試。得韓菼等一百五十八人。八月疾益難

支。痛切乞骸歸。上念其情懇特允之。著令馳驛

病痊起用。乃謝事。嚴。九月十二日卒於京邸。見杜

哭龔孝升先生文。臨沒猶以徐鉉囑梁蕉林相國。

(先正事畧)鉉字電發。由國學生召試詞科。授檢討。會當

外轉。遽乞歸。後以外官起用不就。卒年七十有三。平

生好古博學。弱冠天才駿發。搖筆數千言可待。龔芝麓

尙書奇賞之。

黃岡杜于皇以文哭之。

文云。先生助業滿世。而不自以為善。利濟在人。而不自

以為功。往往於酒闌燭炮歌殘舞罷之際。與潛酌者相對

泣然流涕焉。雖有汲直何以加諸。又云。丙午之秋先生以

歸葬太夫人禮畢北行。潛為詩六章送之(見前)。見者或

謂先生方晉官奈何為此言。乃先生深賞之。以為必如此

然後謂之真朋友。明日來別猶出詩袖中曰。謹佩厚意。

雖然。如不得退何。潛曰。公之此行從此步步辦退著著

謀退。則易退矣。空言求退則難矣。先生舉手謝曰。某

不敢忘。及是別又八年矣。

朱竹垞挽以詩。坤維初震後。元老忽淪亡。九日地震。越三日公亡。已定春帆計。翻教夜壑

藏。把杯人未散。戀闕意堪傷。盛德今徂謝。悲看大鳥



翔。西掖存封事。南天返使車。位仍三獨坐。職半六尚書。典禮真無忝。論文盡不如。最憐羣弟子。入揖共欷歔。九日龍潭讌。招尋自此休。(公每歲九日讌客賦詩於黑龍潭)遲歸因酒債。垂死及山游。(九月七日公病遊萬壽寺)別袂何曾把。(時余赴通州)詩篇總未酬。重來清淚迸。風急總惟秋。京華留滯久。恆苦出無車。記憶惟公切。過從聽我疎。頓忘何日別。急簡舊時書。剩有雷塘句。臨歧謾飲初。(辛亥上已余從京師至揚州公以詩贈行)墨自臨池妙。詩先過嶺工。換驚何太苦。刻燭未教終。匹練題長遍。聯篇思轉雄。要知作者意。肯與古人同。別有新詞麗。樽前賦物華。歌翻舊桃葉。笛按小梅花。檀板柳三變。金盞溫八叉。江南腸斷句。回首向誰誇。(公最賞余阻風湖口詞)含玉遺孤在。招魂上客存。天邊丁令鶴。夢裏謝公墩。笳吹將歸路。田廬何處村。應同鍾太傅。丙舍寄諸孫。已饜青門餞。空憐白馬留。九京應萬里。百口但孤舟。逝矣名須易。傷哉涕莫收。寄聲縫掖賤。休作帝京游。

是年十月長公子士楨具疏請卹。

疏云。臣父鼎彝自順治元年蒙世祖章皇帝錄用。自科員洊歷今職。服官三十年。仰荷殊恩夙夜兢兢。積勞成疾

一再請告奉旨慰留。感戴皇仁勉出供職。今秋病篤始敢乞休。奉旨情詞懇切。應准解任。回籍調理。正擬就道夙疾轉劇。自知不起。口授遺疏。於九月十二日具奏。即於是日身故。易簀之時猶以大恩未報一語不及家事。伏思大臣病故例有卹典。格外優卹又出特恩。如臣鄉原任吏部尚書王永吉。以降級調用。故後世祖復其原級恩禮有加。臣草土餘生冒死哀鳴。叩乞天慈鑒念先臣勞悴殞身。恩賜優卹。俾勞臣得叨身後榮典。闔門老幼世世頂禮。臣父九泉之下更感激皇仁於無既矣。

十二月己酉奉旨予祭葬。並賜諡端毅。

康熙十四年乙卯王貽上在京過龔端毅故邸有詩云。往日平津邸。蕭條斷掃門。春來雙燕子。猶憶主人恩。

見漁洋詩集。按公卒後遺族即扶柩還里。後公子士楨亦外轉。京邸遂日臻荒蕪。漁洋山人本詩亦不勝感喟。

### 增考遺族

夫人童氏

(板橋雜記)龔芝麓宗伯。元配童氏明兩封孀人。龔入仕

本朝。童夫人高尚居合肥不肯隨官京邸。且曰我經兩受明封。以後本朝恩典讓顧太太可也。

如夫人顧氏

按顧夫人初從公時。本屬妾媵。迨鼎革後。因童夫人不受清封。顧夫人榮膺紫誥。遂爲公之亞妻。定山堂集內各詩所紀。公均以室人稱之。儼爲嫡室矣。至公之其他妾媵。遂無文字紀載可考。但公次子士稚係生於康熙五年。公時年已五十有二。自屬他妾所育。再按顧夫人生時寵專後房。公恐無其他姬妾。至次公子士稚之母。恐係康熙二年顧夫人故後始來歸耳。

胞弟鼎學字孝緒。以貢生授臨安縣訓導。升仙居縣知縣。仙居民多踞山爲盜。不可施以政。吏急則窮治以法。故雖有願歸農者亦不敢擅還。鼎學爲言於大吏。得給牌免死。全活數千人。歸後築墅城南起稻香水明二樓以居。所著有稻香樓詩文集。

以上據府志及縣志

鼎珩字孝積。

事跡府縣志均不可考。按(定山堂集)有聞警憶弟孝積用少陵韻詩。又有舟至淮陰與弟孝積小飲詩。又有飲孝積

弟新居詩。(聞古古集)有別廬州醜孝積五律四首。以此相証孝積似里居甚久。

胞妹適同邑生員沈應秋氏。幼出巨族。性甘淡泊。

夫沒時。年甫二十九。矢志守節。公姑病呼號籲

請身代。課三子以母兼師。子婿許孫荃未達時。

嘗以簪珥助膏火。後成名進士官至參議。據合肥縣志列女傳

子士稹字伯通又字千谷。順治丁酉副榜。以蔭官工

部虞衡司員外郎。歷官至湖廣按察司僉事。所至

以廉明聞。合肥志

士稚字仲圭。康熙丙寅拔貢。宿松縣教諭。學行

著於鄉里。合肥志

孫志夔士稹子。以恩廕授定遠教諭。大計卓異遷安

仁縣知縣。斥浮屠絕淫祀。簡田賦。民稱善治。

志說士稹子。事跡未可考。曾於康熙五十二年刻

定山堂小品文二卷。今行世。

士爽士稹子。事跡未可考。曾隨叔父士稚校刻端

毅公奏疏。

續祖士稚子。乾隆五年貢生。東流縣訓導。

曾孫曾懿。曾憲。曾憲。曾憲。曾憲。曾聰。以上

並見於梓刻端毅公奏疏題名。

增攷遺著

蝶喙集

鶴廬八帙

按蕪水名宦志以上二集係公在蕪時所作今已不傳僅於小品文中尙存其序

定山堂文集六卷

民國甲子龔心釗重輯

定山堂詩集四十三卷

康熙十二年吳興祚刻  
民國甲子龔心釗重刊

定山堂詞集四卷

康熙十二年吳興祚刻  
民國甲子龔心釗重刊

山聲堂集偶存

又題浣川政譜  
光緒癸未龔彥緒刻

龔端毅公奏疏八卷

康熙龔士稚刻  
光緒龔彥緒重刊

定山堂小品文二卷

康熙五十三年龔志說刻

本譜所用參攷書

定山堂詩集	分水縣志
定山堂文集	江南通志
龔端毅公奏疏	廣東通志
浣川政譜	東華錄
明史	貳臣傳
清史稿	國朝先正事略
合肥縣志	國朝詩人小傳
廬州府志	牧齋年譜
蕪水縣志	牧齋有學集
梅村年譜	姜貞毅年譜
梅村詩集	傅青主年譜
梅村家藏稿	尤西堂年譜
閻古古年譜	尤西堂全集
古古全集	今世說
杜于皇年譜	鹿樵紀聞
變雅堂集	賴古堂尺牘
王漁洋年譜	湖海樓集
分甘餘話	安雅堂集
香祖筆記	婦人集
雙齋詩話	玉琴齋詞

帶經堂詩集

漁洋感舊集

曝書亭全集

板橋雜記

西陂類稿

光緒廬州志

康熙合肥志

龔芝麓年譜書後

同邑董君太冲。有龔芝麓尙書年譜之作。意在闡幽發微。爲合肥平反貳臣之獄。衆惡必察。不愧仁人之用心。雖尼山之於管仲。子輿之於匡章。亦不是過。不獨記載翔確爲足多也。嘗謂歐陽永叔作新五代史。於馮道深致斧誅。一若舉其他善行。均不足以自贖。此實開宋儒責人無已之先河。平心論之。道之爲人。廉靜寡欲。嗇己厚人。時時以天下蒼生爲念。至其諳習政故。遇事匡補。使五季頑默。得稍醒戢。功自難沒。况當時易姓革命之事。視爲故常。德齊地醜莫定一尊。不事二姓之說未宜爲嚴格之繩。永叔是論特爲承平已久正統已定之世言之。非

可以概千古矣。所可議者。道於舉世沈墊困窮之會。而猶以長樂自稱。似非知恥存仁者之所爲。爲不可恕耳。若夫芝麓在明。雖已筮仕。然未受思廟特達之知。心膂之寄。及清鼎已定。海內喁喁嚮治。被徵而出。亦未倍可仕之義。迹其愛才禮士。政績彰彰。亦非苟祿希榮所等比。惟奪情視事。或不無熱中之念存。斯則可以窺其生平矣。抑芝麓牧齋梅邨。同時以文章炳世。厥後亦同貳臣。世每以三人並稱。實則太倉以老母在堂。被迫而出。終身不求遷一官。每念不偶忘故國。心跡之間自較合肥爲顯。而虞山則百計營進。三月皇皇。然則三人臧否。豈可同日而語者哉。鄙懷如此。質之太冲。以爲然乎否也。

辛巳後六月 壽鵬飛

# 近代筆記過眼錄 (八)

## 趨庭隨筆 (續)

一 士

其紀李用清李嘉樂事云。「李菊圃爲閩朝邑所舉。其署黔撫。唯知禁人宴會及衣綢緞。廉而不知爲政。或以其名作聯云。形如土偶渾無用。心似污泥總不清。復以四字題之曰。井上有李。可謂諷矣。其後署山西布政使。與江西布政使李嘉樂同奉旨來京另候簡用。朝邑遂奏疆臣劾去大員私圖自便。蓋憲之亦朝邑所保薦也。上諭有云。封疆大吏係朝廷特簡。凡用行政。必須授以事權。方資治理。至考察屬吏。耳目至近。若督撫密考。不謀而合。自出公論。豈能僅憑閩敬銘一人之見。經其保薦。不進不止。他人遂不得更置一詞者。此風何可長。聞憲之雖性齷而褊。居官亦尙廉潔。殆亦菊圃之流。故爲朝邑所激賞也。」按二李之罷暨閩敬銘疏爭而受申飭。事在光緒十四年戊子。時李用清署陝西布政使。非山西也。是年三月二十五日諭二李均來京另候簡用。閩氏意必執撫德馨陝撫葉伯英年終密考所中傷。悲而抗疏爭之。四月初二日奉諭。「閩敬銘奏疆臣劾去大員私圖自便一摺。據稱江西布政使李嘉樂。署陝西布政使李用清。爲近時藩司之最。現經諭令來京另候簡用。或係德馨葉伯英年終密考。淆亂黑白。顛倒是非等語。各省司道府等官。能否稱職。向由該督撫於年終出具密考。以備酌量黜陟。其有治績平常或人地不宜者。藩臬大員特飭來京候簡。原冀掩其未著之愆。更策將來之效。正朝廷取材宥過之深心。卽如此次李嘉樂。經曾國荃奏稱。再加寬宏正大。化其褊急。方爲有用之才。德馨奏稱。性情喜刻。辦事偏執。難膺重任。李用清經譚鍾麟奏稱。性情堅僻。用人行政。固執己見。與同寅未能和衷。以致官民交謫。上下情睽。於此地不甚相宜。葉伯英奏稱。性情褊急。遇事諸多操切。必須隨時訓迪。方免貽誤各等

語。是該藩司等考語。督撫所奏大略相同。封疆大吏。係朝廷特簡。凡用入行政。必須授以事權。方資治理。至考察屬吏。耳目最近。若督撫密考。不謀而合。自出公論。豈能僅憑閻敬銘一人之見。一似經其保薦不進不止他人不得更置一詞者。此風何可長耶。況用舍大權。操之自上。一切舉措。亦不盡以督撫之言爲憑。閻敬銘曾在軍機處當差。豈不知悉。何此奏私心揣測。竟專指爲德馨葉伯英之密考。尤屬非是。原摺著擲還。」督撫之考語如此。宜二李難安于位。惟語雖相合。未必不謀耳。此論可謂聲色俱厲。不爲端揆重臣稍留面子。足徵閻氏簾簾之衰。閻于光緒八年壬午。徵拜戶部尚書。倚以理財。繼遂入直樞垣。晉贊綸扉。眷遇優隆。著于一時。後以孝欽習于奢縱。浮費滋多。閻每有所爭持。致爲孝欽所不喜。閻乃引疾解樞務。惟以大學士管理戶部。屢屢請開缺未許。此摺之上。時猶在賞假之中。自奉此諭。益覺孱乎其不可留。復累疏乞休。是年七月遂奉俞旨矣。（予告溫諭。似猶念其勞勩。卒後則卹典甚薄。）張之洞是年五月（時督兩廣。朝中有嫉之者）與閻書有云：「台端爲二李事抗疏力爭。事雖未能挽回。然忠忱譴論昭垂天壤。良深欽佩。嗟乎。世間不平事豈獨二李哉。此洞所以夙夜愧疚而亟求引去者也。臨書三歎。時局如此。甚願吾師強起維持正氣耳。」張與閻投分頗深。亦重二李也。二李均以廉儉著稱。用清聲望尤高。翁同龢亦甚許其人。日記中屢及之。如同治七年戊辰三月二十四云。「見李菊圃（用清）。目光炯炯。他日當貴。筆下亦佳。」十一年壬申三月五日云。「李菊圃來。談讀書之法。實體之於身。乃爲有用。徒讀經濟書以爲有用者。末也。其言切實。菊圃近來篤志理學。甚有識力。不得僅以文士目之矣。」光緒五年己卯四月二十日云。「李菊圃由山右來。蓋一年查振。隻身跨驢。辛苦特甚。可敬可敬。」十二年丙戌八月四日云。「李菊圃來。藹然仁人哉。」十四年戊子三月二十五日云。「陝藩李用清。贛藩李嘉樂。皆另簡。兩李皆賢者。而不容於時。何也。」于二李之罷。亦致惋惜。李慈銘則甚惡用清。其荀學齋日記庚集上光緒十一年乙酉六月十三日。錄貴州布政使李用清開缺來京另候簡用之諭。注其下云。「李用清。山西平定州人。乙丑翰林。文字拙陋。一無才能。惟耐苦惡衣食。捷足善走。蓋生長僻縣。世爲農疇。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而郡中人如李鴻藻崇綺張之洞等。皆力延譽之。以爲聖人復出。其實尺八骸捷足鬼之流。在宣和遺事中亦爲劣醜。本非聖門所尙也。張樹聲素增名士爲捷徑。及任桂撫。遂奏請差委。用清實熱中。日望得朝官清要。不樂赴廣西。既奉旨發往。過天津乞合肥爲疏留。合肥不

許。乃赴桂。而樹聲已移撫廣東。旋督兩廣。皆攜之幕府。薦剡日至。遂擢惠州知府。不二年驟至貴州布政使。署巡撫。所至惟禁酒食宴會。以敝衣率僚友。而力禁鬻粟。操之過急。吏緣爲奸。今年（按此下空數字。蓋備訪填者）民變。用清聞之大懼。急徵知縣任。召還委員。且告諭民仍種鬻粟。時先已下檄將往閱兵。不敢復出。將改期。署布政使會紀澤（按澤字爲鳳字筆誤）強之。不得已而往。復出示言此行惟閱伍。非在辦民變事。黔人大譁。御史汪鑑列款糾之。且言其清操不足取。猶之馬不食脂。生性然也。都下以爲笑柄。用清爲人。縱有可贊。慈銘所論。則語涉不倫。未足以服之。（慈銘嗟貧。時見於日記。而頗講甘美享用。宜不以用清之耐苦惡衣食爲然。其詆之之詞。近于宋人辨姦論之以「衣夷虜之衣。食犬彘之食」等語詆王安石矣。（辨姦論成于宋人朋黨風氣甚盛之時。推爲攻王名作。而議論實謬。有識者多非之。且疑其非出蘇洵手。卽慈銘亦論及。其荀學齋日記王集下戊子二月初九日云。「老蘇辨姦論。不特立言太過。文亦不高。且老蘇卒時（治平二年）。荆公尙未大用。何由知其後必誤國。故昔賢以此論爲僞作。或子由兄弟欲示其父先見之明。託辭爲之。卽真出老蘇。亦是一時快其筆舌。以報荆公斥爲策士之怨。固不足爲定論。」三月十七日云。「攷老蘇此論。本自可疑。昔人多辨之。且其立言太過。荆公之學行。自有本末。其才當日亦無能及之者。無論老蘇卒時荆公未有所施行。卽出老蘇。亦豈足爲定論哉。」汪鑑所云。誠足傳爲笑柄。然可笑實卽在汪措詞之謬誕也。關於二李。醒醉生（汪康年）莊諧選錄卷七云。「閻文介……所荐達。悉多儉刻。一時有天下儉一國儉之目。天下儉者。爲李公用清。相傳其自原籍起復入京時。徒步三千餘里。未雇一車騎。都下聞者咸大驚怪。官雲南巡撫時。日坐堂皇理事。夫人卽坐其旁小室中。將產時不雇接生媼。既產遂斃。公之僕憐之。爲市棺稍美。公以爲費。令易薄者。已而子亦死。僕更爲市小棺。公叱曰。安用是。乃啓夫人棺納之云。一國儉者。爲李公嘉樂。其爲江西布政使也。嘗呼薙髮者。薙畢與以二十文。已而呼問其僕曰。吾與此人二十文。亦得意否。僕曰。外間薙髮一次亦須四十文。今爲大人薙頭乃才二十文。殊不滿所望。已墊付數十文使去矣。公怒曰。吾家中薙髮才須十二文。今與廿文。已大過。汝乃更私增之乎。嗣後吾不須彼矣。蓋公夫人亦能供待詔之役。不假他人手也。後二李均被言官劾去。或曰。李公嘉樂官江蘇時。有縣紳某公將入都。羣謀贖之。公獨曰。某公京朝官。吾輩何宜如是。事遂已。後某公至津。一日忽出銀票一紙。凡千金。徧覓其取銀之肆不得。托人

詢之。人視之。乃不著名之小銀號也。人間所從來。曰李某所贈也。人始知李雖陽却陰實贈之。且厚於他人云。斯亦一時之傳說。(用清以達官而徒步長途。正是美德。據清史稿。似卽丁憂扶柩返葬時事。尤何可議。以是而彼驚怪。適見世風之靡耳。用清嘗署黔撫。未官滇撫。二人之由陝贛藩司解職。亦非由言官劾去。)二季以儉刻聞。儉而不中禮。刻而拂人情。蓋所不免。傳者亦或過甚其詞耳。二季人品。據聞嘉樂不逮用清。而有謂用清不孝其母者。其說云。用清在陝藩任。閤家蔬食。其母亦不獲一嘗肉味。偶患病。思食肉。其妻私購熟肉少許以進。爲用清所見。怒而擲諸地。母遂携媳至長安縣署。語知縣以用清不孝狀。屬代雇車輻。俾返原籍。用清聞之。亟懇臬道府轉閱。各遣妻至縣勸說。始由用清迎回藩署。巡撫葉伯英素不嫌于用清。由是益惡之。故藉年終密考劾去之云。又聞嘉樂官山東某府知府時。亦禁眷屬食肉。令打掃夫於署中後園種蔓菁。卽以此一味爲常蔬。燈油自掌。每晚各室親昏一小勺畀之。不許添。二鼓不息燈者。必嚴加訶詈。嘗責其妻浪費。呼役欲笞之。傳爲笑談。與莊諧選錄所云可類觀也。用清清史稿有傳(列傳二百三十八)。據云。同治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出大學士倭仁門。散館授編修。安貧厲節。日研四子書朱子小學。旁稽掌故。於物力豐瘠。尤所留意。大婚禮成。加侍講銜。十二年丁父憂。徒步扶柩返葬。服闋入都。仍課生徒自給。光緒三年記名御史。會山西奇荒。巡撫曾國荃欽差大臣關敬銘(按閩以前工部右侍郎銜命治晉賑。固大臣而欽差者。然不可遽稱爲欽差大臣。以無以示別於奉頒欽差大臣關防者也)奏調用清襄賑務。騎一驢。周歷全境。無間寒暑。一僕荷裝從。凡災情輕重食糧轉輸要道。悉紀之冊。深窮病源。以爲晉省嬰粟花田彌望無際。必改花田而種五穀。然後生聚有期。元氣可復。上書國荃詳論之。國荃疑晉新荒。禁烟效緩。且全國未禁。徒斂怨。說竟不行。賑竣。卻保獎還京。傳補御史引見有日矣。法越事萌芽。張樹聲以廣西邊防奏調。樹聲督兩廣。復調廣東。任海防盤權。洗手奉職。七年授惠州知府。境故多盜。喜博喜私鬪。用清推誠化之。俗乃稍革。八年遷貴州貴西道。明年超擢布政使。署巡撫。實倉儲。興農利。裁冗員。勅缺額之提鎮。禽粵匪莫夢弼等實諸法。巡閱所至。召士子講說經傳。將吏環聽。相與動容。黔地土瘠。多種罌粟。暢行湘鄂贛粵諸省。用清奏陳禁種之法。分區限年時。自出巡刈割煙苗。言者疑其操之過急。十一年秋有旨來京候簡。召對猶痛陳罌粟疚國殃民狀。冀可挽回萬一。旋命署陝西布政使。荒蕪之後。休養生息。仍嚴煙禁。十四年復命來京候



簡。遂以疾歸。主講晉陽書院凡十年。用清嚴於自治。勇於奉公。藩貯時庫儲六萬。年餘存十六萬。陝庫三十萬。再期六十餘萬矣。所至尤措意桑棉織組。嘗濬三原縣龍渠。溉田千餘畝。俸入不以自潤。於黔以購粟六千石。於陝購萬石。備不虞。鄭州河決。捐工需二萬兩。二十四年卒。子貴陽扶柩歸。以毀瘍。如所云。用清行誼政績。乃卓有可傳。大異慈銘之說。亦與江說不同。容更考之。嘉樂河南光州人。同治癸亥進士。亦以翰林起。或謂其見惡德馨。因德馨陸見時護撫篆。省政有所改革。並緹德馨所親云。

其述戴熙事云。「陳仲恕云。穆彰阿當國時。素畫於戴醇士。戴臨吳墨井山水一幅昇之。意極矜重。穆彰阿大怒。以其爲水墨不設色也。謂人曰。戴爲某優畫扇尙設色。視我寧不如優人耶。竟短戴於文宗。斥其行止不檢。戴遂以待郎降三品京堂候補。後雖殉難得予諡文節。然請建專祠卒不准。蓋穆彰阿指摘其臨終詩撒手白雲堆裏去從今不復到人間二句爲怨望也。」按此有未諦。穆彰阿爲宣宗所倚畀。文宗則深惡之。道光三十年庚戌正月嗣位。至十月即嚴旨罪責。革職永不敘用。戴熙以兵部右侍郎引疾辭職。命以三品頂帶休致。實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七月事（先于閏四月罷直南齋）。非降三品京堂。亦與文宗無涉。戴於咸豐十年庚申二月在籍殉難。（先以辦團練之勞賞二品頂帶。）五月文宗降諭優卹。予尙書銜。祭葬世職加等。諡文節。建立專祠。其眷屬等同殉。一併旌卹附祀。事有明文。非不准建祠。（穆彰阿已前卒于咸豐六年丙辰。不及知矣。）至戴氏獲咎之由。歐陽昱見聞瑣錄前集卷六云。「浙江戴公熙。性高傲。不諧俗。工詩。尤精畫法。名重一時。宣宗時以翰林在南書房行走。同供職者。有數人。性情言論皆格格不相入。爭嫉之。嘗嘗毀其短。宣宗頗不悅。值端節。發團扇一柄。命南書房寫。當時未分別何人。戴得而恭敬書上。宣宗謂某某何爲不書。戴某何以書之。及細閱。內有一束字。寫成棘字一邊。怒曰。胡爲中不寫一橫。不恭敬如是。豈足稱南書房之任。命退歸舊職。戴翌日遂告病。宣宗愈怒。謂其負氣。卽命開缺歸。」所述情事。雖未盡脗合。而大體似有因。又胡思敬九朝新語方正類云。「戴文節在南書房時。不善事內豎。一日題畫誤一字。上令內豎持令改之。內豎但令別書。而不告以故。戴便另寫一紙。而誤字如故。上以爲有意拂忤。遂撤差。」亦可參閱。（又其審諤類云。「咸豐初。戴文節直南書房。上命講授畫法。文節面奏曰。方今四方多事。上正宜究心治平之道。繪事末技。不足學也。時論稱其得體。」咸豐初戴豈尙在南書房乎。）

其述樊增祥等之記女子典故云。「王書衡語余曰。天下記女子典故最多者。莫如吳向之樊雲門易實甫三人。然三人所記又各不同。易專記美女子。樊專記壞女人。吳專記老太太。可發一噱。」錄供噱助。

天 治 (十三)

蔣 尊 諱

△ 法 治 關於設官分職及月令行政禮樂法則等天治

(一) 吾人政治之原則胥本於天道本此天道以設官行政作法制刑或足以導倫彝之原或足以齊行誼之末就凡見于四子書者證之

法之爲言短矐方術也。萬事萬物。莫不有其條理。卽其條理。以立法則。而事物以治。小之見於技藝。大之見於政刑。精之行乎禮樂。粗之行乎法制。其最初萌芽所發露。莫不端乎天倪。而昉乎天則。人苟能探本求原。以覓取此天倪。倣法此天則。則事物雖殷。政治雖繁。治之如掌上矣。

然法雖可以爲治。徒法則不可以自行。法雖出乎天道。怪誕則不可以爲法。法所以繫乎事物而爲治者也。事物之主者爲人。人之主者爲性天。是故法治雖極弘大。苟無性道爲主。無所麗也。故必先講人的德治與禮治。然後可與言政刑的法治與物治。事固有不可偏重者在也。

論語爲政第二篇。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包氏注曰。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正義曰。按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爲帝居。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是衆星共之也。

論語記聖人之言。有次序存焉。所謂學而後入政。故先學而篇。後爲政篇。爲政者講爲政之法則也。今人普通稱之爲法治。惟法治之名。半沿於吾國古昔改革之政法（如管仲王安石尙法時代）。半沿於海外流傳之各種法制（如民刑商訴訟國際等各種法）。

法治之名目雖種種不同。而要爲國家政治之法則。無古今中外則一也。吾國耳食之流。但震於海外講政治者。各種法治之美備。遂疑吾國古代法治之簡陋與幼稚。而於是乃有「歐西有法治中國無法治」之語。此大謬之談也。

吾國法治。莫美備於有周之世。自周公法天以制周禮。對於行政（即天官）司法（即秋官）民商事（即地官夏官等）工藝交際（即冬官春官等）各種專法。無不燦然有章。極其利而厘其弊。管晏得之以爲政。申韓得之以爲刑。雖今日西國各種法治。未有能逾乎此矣。

周公所以能制此等法治者。實緣其祖述虞夏商睿哲文明。璿璣玉衡。圖書彙範。闕石和鈞。種種先王各政法故耳。此等政法。或啓諸天性。或溯諸道德。或徵諸民政。或闡諸物質。已賅後世各種專法之精意。握夫當日人天之要竅。周公能依此邦制。故能擅古今法治之勝場。

孔子平生。最崇敬而以爲師法者。厥惟周公。故於尙論政法之際。亦首述周公之意旨。周公意旨之要。唯在法虞夏則天立政而已。故周禮之天官六屬。實取象於虞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故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祀於群神。自春官至於冬官。皆有所麗焉。

周官三百六十。中而建國以爲民極。外而分野以設官司。莫非璿璣七政之所主。蓋卽北斗七星所爲樞軸而運行者也。上天不言。而以北斗所指。代天警諭而行政焉。上天無形。而以北辰所運。代天立辟而行法焉。故法天爲政者。上自虞

舜。下至周公。莫不象此北辰之居與共也。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夢想周公。故以爲政以德。爲政治標本之論。而取辟於天象北辰焉。就時言謂之辰。就象言謂之極。易所謂太極。洪範所謂皇極。周禮所謂建國爲民極。皆莫非以此斗樞爲主宰。而經制其法則效用於上下四維之謂也。

此乃古今中外政教法治之法乳祖竅所在地也。首言爲政以德。謂爲政者。不可但講求政治之本身各種方法也。必也須用超乎政治本身以上之道德法則以求之。則自能得政治本身各方法矣。

次言辟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辟乃古文警。後人僞出之字。辟主也。法也。亦喻也。謂人君爲政。若能以德。常居敬無爲穆然端拱。其爲主宰。爲法則。恰如帝車之北辰星。端居其所而不動。則自足以喻人民而使之效法爲善。亦正如北辰上下四維之二十八宿。三百六十度衆星各自環共於北辰者矣。

人君而不能以德。但講求爲政之各種方法。即使任何精緻周密。繁文密網。以防制人民。人民必起猜疑。得於此者必失於彼。舉於彼者必漏於此。天下之廣。人民之衆。非政法所能徧爲牢籠也。則亦正如北辰昏暗不明。象緯衆星。漫然淆亂。莫辨陰陽四時。而天道悖惑。人無適從矣。

是故法治二字。雖極適切於民治與物治。要必根蒂於天治以爲之。而後其法始足以爲治也。天之眞宰爲太一。帝之車坐爲斗極。孔子謨言於三千餘年之初。漢魏儒者訓釋於二千餘年之前。著在經籍。昭然非誣。而能謂此爲腐談異說以輕忽之哉。

孔子雖言爲政以德。所以法天象喻居共之意。猶恐人君不明人事上政治之法。或知之而未辨所以居敬之要。卽難以獲誠感之效。(不能居卽無有共矣。)故繼喻之以詩教焉。詩者所以和性情。達政治者也。凡政之美惡。治之方術。多見於詩。詩雖三百餘篇之多。而其要旨。則唯一歸於正而已。

孔子言此。是既欲人君學詩以達其法治。又欲人君居正以行其持敬。前但言北辰之居其所而已。人果何以能自居耶。故特爲提出一個思字。而切戒以無邪也。天上象緯之法治在北辰斗樞之居所。人世政法之施行。在人君心思之居正。夫而

後星共之人歸之也。

人君之心思無一念之邪。不好財貨。始可以立一國經濟之大法。藏富於民。庫儲屯聚。自畿甸至於驛亭。（見周禮。）皆有餘裕而不至有培克聚斂之弊。不好武功。始可以立一國軍政之大法。寓兵於農。興徵訓講。自鄉遂至於比閭。皆成師旅。而不至有煩擾凋殘之弊。

推此以往。行商法而無利民之心。則商法舉。均地政而無愛憎之心。則地政平。慎刑簡法而無威民之心。則刑法得理。恤工勸農而無取民之心。則農工並利。故凡欲一國之法治精進。必先由其國君之能居正。欲國君之能居正。必先由其君心之無邪。

論語爲政篇首列北辰與詩三百二語。原係爲政法立樞本之論合而言之。即公羊大居正之旨。不過前言其事效。後言其工夫耳。本屬一章。後人見有論詩之語。故分爲二章。而加子曰二字。反使本旨不明。茲特改正之。庶學者不驚於用也。論語記者。既記前語爲政治立指南。又恐學者但一意研求政治本身。而不復措意於德化也。因又特記孔子評論政刑德禮之語於文章。爲世人下一針砭。庶免其遂末忘本沿流迷源耳。

夫政者禮之衍也。刑者德之輔也。古聖帝明王惟知以德化民。以禮經世。納民於孝慈和平之域。使之雍雍穆穆。共相忘於不識不知之中。初不願以政強之。以刑威之也。而無如生齒日繁。嗜欲日進。禮之所未陶鈞。不得不以政事強令之。德之所未感化。不得不以刑法裁制之。故政與刑因之以生矣。

人見政與刑之方法足以治民也。於是積漸而求此政與刑之積極進展。朝夕演進。法乃益滋。遂至於繁曠而不可勝計。而民之憔悴於此政刑之下者。乃益不勝其苦。故聖如老子孔子皆務尚道德而細政刑。良以政刑之利民者。反不勝其末流之害民者矣。

夏商季年。政刑已不免偏頗。周以文勝。其弊尤甚。春秋諸侯各治兵賦。于役羈國。政刑之煩。任法之頗。較倍東遷之初。雖賢如管仲子產。皆注其平生精力於法治之途。風氣所沿。承學爲治之士夫。遂日趨乎此而寢厭乎彼（謂德禮）。人民竭盡脂膏。以奉其上。求免而已。遑暇爲善哉。

孔聖受上天之景命。承列聖之鴻緒。將以大正於天下後世。目擊世間政治流弊。所以不忍不發矯枉之正論。記者於此正論之前。先記夫子探本政法大原於天象斗樞之至言。竝其居敬窮理學詩達政。所以大居正而致衆共之原理者。而此德禮爲本政刑爲末之意。乃益明。

天之於人。聖之於凡。君主之於民物。施其道者不同。（無言無行與有言有行之不同。）而皆有其教與令焉。天地成其教於人性。行其令於世運。聖君成其教於道德。行其令於禮義者也。不能於此。而後成其教於法禁（即約束條文使民弗犯也）。行其令於刑罰焉。夫至於法禁刑罰。而民之作僞以求免者多矣。

論語所謂道即教也（教導之也）。所謂齊即令也（令使齊也）。所謂政即法禁也。所謂刑即刑罰也。若夫德則上根於天性。若夫禮則下經乎世運。故教之使習乎法禁。令之使畏乎刑罰。則民必至於詐僞。教之使修乎道德。令之使由乎禮義。則民必至於誠服。一返諸天一濟諸人故也。

由是觀之。同此政事法治也。聖人之立法。每溯而掎乎上。衆人之立法。每沿而流乎下。辟之斗極。聖人執其璣璣（猶今之機器法則）之中樞。衆人則循乎緯度之衆星。聖人成其教法於道德。行其法令於禮義。其用力常簡且切。其成功常周且密。

衆人成其教法於法禁。行其法令於刑罰。其用力常勞且費。其成功常疎且漏。周且密者格其心也。無法治而無非德義也。勞且費者飾其迹也。盡法治而盡皆芻狗也。故法而掎乎上法。有不必盡法而法無不治焉。法而流乎下法。雖致極乎其法而法終難治矣。

無他。聖人之法常取則於天象。取正於人心。然後出於樞機。布爲文章。行爲令典。無法不精。無意不美。而無施不效也。洪範禹貢之宏制。周官王制之密理是已。衆人不識政法之淵源。但知以法爲法。法益繁尊。治益紊亂。唐宋而後法多罷敝是已。

世人每詭稱西歐近數十年之法治。飾其貌而遺其裡。據其長而忘其短。殊不知其所行之而效者。乃吾之遺也。彼輩初脫暴君羈絆。民心思治。乃不得不共相維持於此法治之下。以謀生活。其人民思想幼稚簡單故耳。然而任法之過正而主義

生焉。共產之害是已（共產實由歐洲民法商法之不善而發生者也）。

不及百年。歐洲人民苟自覺悟。必廢法治而追求吾東亞之德治。苟不覺悟。則必至法治破產。共禍橫流。欺詐互賊。殺戮相尋。可坐而待也。蓋法固非惡事。而所以爲法者。則必至於惡。苟非其人。法不虛行。今人徒眩於西人數十年之富強。卽以法爲萬能。不惜效顰。實大謬也。

吾國演繹遞嬗。自進化而破壞退化。自退化又漸啓進化。生齒日多。嗜欲日增。經驗日廣。經四千餘年之磨濯。有四萬餘萬之人民。誠非法術條文所能範圍維持。而使之共安於無事者也。故吾國不講法治則已。苟講法治。必尋求吾古聖先哲最純美之政治以爲之而後可耳。

所以必反求吾古聖先哲最純美之政法者。以其經驗宏富。歷過幾多。遞嬗變化。而始得之也。亦以其性情真純。曾體驗上天真宰之性行然也。以其性情經驗。應乎天。順乎人。故其所立之法政亦自純粹無疵。百利而無一弊。然後採取之。再合以吾國現勢。變通損益。庶乎可適於人民矣。

循此而論。法治二字。非徒言也。必也上本諸天治。內本諸德治。外合乎物治。而又有其人材以施行之。思想純正。行事練達。尙德循禮。仁民愛物。立法而不弊於法。行法而不泥於法。有瓊璣樞衡之巧。極方圓規矩之妙。卽人而卽天。無事而無法。然後足以治嗜欲複雜經驗繁曠之今日國民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注。立謂有所成也。不惑謂不疑惑。知天命謂知天命之終始。耳順謂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不踰矩。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疏。此章隱聖問凡所以勸人也。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者。言成童之歲。識慮方明。於是乃志於學也。三十而立者。有所成立也。四十而不惑者。志強學廣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命者。命、天之所稟受者也。孔子四十七學易。至五十窮理盡性。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而耳順者。順、不逆也。耳聞其言。則知其微旨而不逆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矩、法也。言雖從心所欲。而不踰越法度也。

本章論語曾於前德治章節中引證之。以明天德之關於聖學最扼要處。但彼所引者止知命一語。意在概括。重於德治。目的則修身也。此所引者聖學之全體。意在精研。重於法治。效果則治人也。彼簡略而此精詳。彼升堂而此入室。引使拾級而登。漸窺勝境。亦課程前後之序應然也。

法之一字。不知者以爲係一種人爲事務。大之科條律令。小之技藝法術。概以巧計目之。殊不知法之爲法。根於天而形諸道。人不過得其什百之分厘已耳。人得此分厘。而一旦據爲己有。使智使巧。作奸僞。龐然不復識其根本。而法乃流爲一種人爲。寢假成爲惡習。爲人世所詬病矣。

是故欲尙法者。必溯法之本源。本源既正。則法乃宏施。有利無弊。足以佑民矣。本源爲何。天理是也。凡人受其性於天。莫不皆具有其至完善至純美之天理。卽此天理渾然一團。無有不具。無有不賅。無論何等事物。莫不具象於其中。故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也。

善於爲法者。莫過於天。綜其樞機於道。而陰陽寒燠生焉。布其經緯於象。而日月星辰示焉。賦其性情於人。而仁義禮智具焉。皆所以爲理也。理者法之本也。內足以全其理。外始可以備其法。人惟稟受上天此種至美且備之道與理。故能修之復之。自然順應。以爲法於天下也。

人皆受其性於天。而不能人人皆全其理。故亦不能人人皆善其德。惟聖人能知本源之所在。學焉以奠其基。立焉以樹其則。不惑焉以堅其趣。知命焉以探其本。耳順焉以繫其理。夫至於理繫而法固已熟矣。猶恐精之於其內者未能純乎其外。順於其心者未能應乎其事也。

故又待十年之體驗精進。而乃至於不踰矩焉。夫此矩者。人之矩。亦天之矩也。矩對事物而言。理反心性而言。知者知此也。不惑者不惑此也。立者立此。學者亦學此也。做得天理至如此純熟地步。始足以爲聖人也。隨心所欲者。卽任發何種念頭。無不上合天理。而下當事物之原則。故足爲法而治人也。

此乃法治本原上最綿密之工夫。亦卽政治原則上最精純之要竅。故論語記者特記其語於爲政道之章後。見天理之精熟處。卽以見政治之結穴處也。惟北辰居所。而法治乃有中樞。惟心不踰矩。而法治乃宏八極。天懸其象。賦其理。而人



復其性。存其心。而宏其道焉。則法之妙用無窮矣。

故凡先賢記載。先儒注疏。無一語摻雜。無一言泛設。人但學焉而不求其精。誦焉而不明其旨。習焉而不察其所重。說焉而不體其所用。故每讀聖賢之書。而不能履聖賢之道。習聖賢之業。而不能居聖賢之約。或以爲其知而不能行。吾固以其學而未嘗知也。

吾國學人之蔽。在於不知道。兩漢泥於訓詁而拘於師法。兩宋明乎性理而昧乎天道。有明只一王氏。有清只一顧氏。能知天性良知經濟物則。而又無暇以訓經釋義。正千古學術之大本。此天道與聖學之所以日晦。人心與政治之所以日下也。良可慨已。

夫政法之爲治。豈有常哉。惟在施此政治法治之人。先自啓其天然之良知。立其天然之絜矩。端自元者施之於亨。行諸利者成之於貞。隨心念之所發。無非元仁之天機。任事物之紛來。卽無不當忠恕之天矩。故居敬可以窮理。守約足與施博也。

記者將明聖門政法。故先申明聖學。而特爲提出此矩字。意謂欲有事於政治上之諸法。必先精進於此學問中之天理。夫子所以能成德孝友立政治之大本大用者。以其能從心所欲不踰此天理中之規矩也。天則既明。人法乃備。任何政法卽胥不能越乎此矣。此真正學之道之所在者也。

夫政法成於道德。道德立於孝友。治已既精。治人乃效。大學所謂絜矩。此所謂從心不踰。皆天之於人。人之於家國天下。道之所由生也。故論語此章之前爲「道之」與「北辰」章。此章之後。爲「問孝」「敬忠」等章。而獨記此章於其間者。所謂聖學之淵源。政治之法乳也。明乎此。則運用前後禮政。而得其約要之道矣。

天道之麗其法則於斯世也。仰之昭於懸象。俯之看於地理。中之鍾於民彝。故必有聖人焉。以濬其學。窮其理。行其道而施其法也。所謂政法之祖竅。論語此章所謂從心不踰者。蓋其源泉之所由迤邐也。固非世間科條規律技藝方術之比。不過科律方術諸法特由此出耳。

聖人之體天而行其政法也。大之在於禮樂。中之在於法制。小之在於方技。故論語以八佾次爲政。禮記以禮運次月令。意謂必先推本於禮教。而後能行其法令也。至於法制之本身。莫備於周官之地官。技術之本身。莫精於周官之冬官。蓋已漸入於物治之區域矣。

# 鴉片戰爭與香港

誠 軒

英人攫我香港，爲期百年，所影響於我國者甚鉅。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其香港總督乃以戰敗而降服於日軍之前。香港之割讓，由於鴉片戰爭，今值英人之失香港，追溯鴉片戰爭之經過，似屬有意義之事。

道光二十年庚子（公元一八四〇）中英因鴉片事件而開戰。此役以欽差大臣林則徐焚燬英商鴉片而起。以南京訂約五口通商爲結果，自是經濟侵略，日益加甚，而中國國家之財政，人民之生計，悉受西方之控制剝削，更影響於政治文化諸端，百年來所食此役之賜，歷歷可按，今日回憶，誠使人感喟無窮矣。

鴉片戰爭之近因，固由鴉片，其遠因實在通商問題。英以工商立國，以發展對外商業爲國策，對於大好市場如中國者，處心積慮以謀通商之便利，俾遂其壟斷把持之大欲。明崇禎十年（公元一六三七）英人即挾武力以獲通商，其後復屢次設法以圖進展，清乾隆嘉慶間兩次遣使至京，要求改進通商制度，失敗而歸，而謀之益力，迨以鴉片問題啓戰爭，以兵威而成南京城下之盟，乃逞其志。

鴉片之入中國，爲期甚早，蓋唐貞元時代（公元八〇〇間）阿剌伯商人已有輸入罌粟者，蓋波斯產，其用不過爲藥料而已。（其後隨漢諸地，亦有種植。）至明代中國人漸有用以吸食者，神宗之久不視朝，或謂卽爲此物所累。清雍正七年（公元一七二九）頒鴉片烟之禁，蓋此風浸長，引起朝廷之注意矣。（時太宗鴉片已來自印度，葡萄牙東方商業霸權見奪於英之前，由葡人販運來華。）然其時對於此物，猶多未甚了了。是年福建巡撫劉世明奏稱：「漳州府知府李國治擊

得行戶陳遠鴉片三十四斤，業經擬以軍罪。及臣提案親訊，則據陳遠供稱，鴉片原係藥材，與害人之鴉片烟並非同物，當傳藥商認驗，僉稱此係藥材。爲治病必需之品，並不能害人，惟加入烟草同熬，始成鴉片烟。李國治安以鴉片爲鴉片烟，甚屬乖謬，應照故入人罪例具本題參。」事大可笑，足見斯際鴉片之爲物，知之者尙不甚多耳。比及英國東印度公司於公元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由本國取得對華貿易之專利權，而印度孟加拉等處又爲鴉片產地，於是輸入日增，爲害滋甚焉。公元一八三四，（道光十四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專利權終止，由政府直接經營，鴉片之輸入，仍有繼續增高之勢。自嘉慶五年（公元一八〇〇）以後，屢有嚴旨禁其輸入，有發見者，輒銷燬之，然禁令愈嚴，而秘密賣買愈甚。英商等私於廣州灣之伶仃島及大嶼山等地，設船屯積，謂之鴉片躉。廣東商人專以包攬走漏爲業者，皆蓄快艇，裝以礮械，謂之快蟹。其私設之售烟機關，在廣州者謂之大窩口，分布各地者謂之小窩口。所在勾通吏役，結納哨兵，終且與沿海各官衙私締契約，每輸入鴉片一箱，納賄若干。其貿易之盛，亦緣中國人之因以爲利者之多也。雍正七年猶不過二百箱，嘉慶五年增至年四千餘箱，道光元年（公元一八二一）以前，輸入最多者，年五千餘箱，至十五年（公元一八三五），竟達三萬箱。（箱之重量不同，以約百斤者爲多，每箱價約四五百元。）此種情形，予關心國事者以大刺戟。御史朱成烈鴻臚寺卿黃爵滋等先後以爲言。爵滋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上於道光十八年閏四月，主張以峻法嚴烟禁，語極動聽，其文云：

……竊見近來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夷也。……查例載凡洋船到廣，必先取具洋商保結，保其必無夾帶鴉片，然後準其入口。其時雖有保結，視爲具文，夾帶斷不能免。故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執梃子弟，習爲浮靡，尙知斂戢；嗣後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煙具，爲市日中。盛京等處，爲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漸染成風。外洋來煙漸多，另有躉船載煙，不進虎門海口，停泊於洋中之老萬山大嶼山等處。粵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煙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餘萬兩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餘萬兩。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

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胡底！各省州縣地丁漕糧，徵錢甚多，及辦奏鋪，悉以錢易銀，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餘，今則無不賠墊；各省鹽商賣鹽俱係錢文，住課盡歸銀兩，昔之爭爲利藪，今則視爲畏途。若再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夫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衆，無吸食者，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請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準給一年期限戒煙，雖至大之癮，未有不漸斷者。倘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伊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指出興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係活罪；斷隱之苦，甚於枷杖與徒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苦於斷癮之苟延，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家，不願受刑而死於市。……

鴉片之輸入，除於人民衛生上道德上有極大之弊害外，其在國家經濟上之影響，至可注目，實一嚴重之問題。爵滋此疏，就經濟之觀點，痛切言之，遂爲大舉禁煙之張本，可稱爲鴉片戰爭之導火線也。所述銀兩漏出之狀況，足資研考，今日讀之，尤覺可味。至若近年中國白銀大量流出之特殊情事，則猶非爵滋所能逆料者耳。

宣宗以爵滋疏下盛京吉黑將軍各省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湖廣總督林則徐於五月覆奏，深韙其議，並擬具章程六項，以利進行。其疏略謂：「伏思鴉片流毒於中國，紋銀潛耗於外洋，……流毒至於已甚，斷非常刑之所能防，力挽頹風，非嚴戾濟。……竊謂治獄者固宜準情罪以折其平，而體國者尤宜審時勢而權所重。今鴉片貽害於內地，非難於革癮而難於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其以處吸食之人以死刑爲太重者，有大學士署直隸總督琦善之覆奏，略謂：「立法貴乎平情，而懲惡在於誅首，天下未有不清其源而能遏其流者。……所與外夷交涉者，粵東之國販耳。取其煙土以轉售於各省，出其紋銀以偷漏於外洋，此鴉片之來源。厥罪實爲魁首。且國販之戶，卽有黨與，斷不如吸食者之多。吸食者日漸蔓延，難以數計。扼要之策，似當嚴拿國販，重法懲辦，以絕根株；乃不治其少而治其多，欲將吸食之人概行論死，其販賣者又將何以加焉？」琦善與則徐，蓋於斯已有意見之不同焉。

是年九月，宣宗諭：「鴉片煙流毒內地，官民煽惑，流毒日深。前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請弛禁，朕卽以爲不得政

體。本年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嚴禁，當降旨飭令直省將軍督撫各議章程。昨復令大學士等會議。朕於此事深加痛恨，必欲淨絕根株，毋貽遠患，並於召見內外臣工時詳加察訪，從無一人議及弛禁者，許乃濟冒昧潰陳，殊屬紕繆，著降為六品頂帶，卽行休致，以示懲儆。」蓋由爵滋之疏，宣宗對於禁烟一事抱甚大之決心，茲特譴逐奏請弛禁者，以示態度之堅定。乃濟之疏，上於十六年四月，謂：

……乾隆以前，鴉片入關納稅後，交付洋行兌換茶葉等貨，今以功令森嚴，不敢公然易貨，皆用銀私售。嘉慶年間每歲約來數百箱，近多至二萬餘箱，每箱百斤，烏土為上，每箱約價洋銀八百元，白皮次之，約價六百元，紅皮又次之，約價四百元，歲售銀一千數百萬元，每元以庫平七錢計算，歲耗銀總在一千萬兩以上。夷商向携洋銀至中國購貨，沿海各省民用頗資其利，近則夷商有私售鴉片價值，無庸挾資，由是洋銀有出而無入矣。……向來紋銀每兩易制錢千文上下，比歲每兩易錢至千二三百文，銀價有增無減，非銀有偷漏而何？以中原易盡之藏，填海外無窮之壑，日增月益，貽害將不忍言。或欲絕夷人之互市，為拔本塞源之說。在天朝原不惜損此百餘萬兩之稅餉，然西洋諸國通市船者千有餘年，販鴉片者止英吉利耳，不能因絕英吉利，並諸國而絕之。瀕海數十萬眾恃通商為生計者，又將何以置之？且夷船在大洋外，隨地可以擇島為塵，內洋商船皆得而至，又烏從而絕之？比歲夷船周歷閩浙江南山東天津奉天各海口，其意即在銷售鴉片，雖經各地方官當時驅逐，然聞私售之數亦已不少。是雖絕粵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貨之不來。或謂有司官查禁不力，致令鴉片來者日多，然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為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究之食鴉片者，率皆游惰無志不足重輕之輩，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衆，斷無減耗戶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脂膏，則不可不大為之防，早為之計。今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例，准令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交行後，只准以貨易貨，不准用銀購買。夷人納稅之費，輕於行賄，在彼亦必樂從。洋銀應照紋銀一體禁其出洋。有犯被獲者，鴉片銷燬，銀兩充賞。……弛禁僅屬賤愚無職事之流，若官員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數，似無傷於政體，而以貨易貨，每年可省中原千餘萬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了然。……

其主張自與爵滋大異，而其著眼在經濟問題，却正相同，從知此點實當時最被重視者也。（許黃所陳銀兩流出等數字，蓋非有精密之統計，言其大致而已。）此種主張，似亦持之有故，（兩廣總督鄧廷楨等奉諭議奏，頗然其說。）而不免爲苟且之政，實行上流弊滋多，宜爲宣宗所弗許，惟事越兩年，至斯而護護，則爵滋一疏之影響也。當守既嚴持禁烟政策，京師及各省發見鴉片案犯分別究治者頗多。王大臣等並即於道光十九年五月遵旨就爵滋原疏暨各將軍督撫覆奏以及科道等官條陳，議定新例三十九條，內容甚爲詳密：凡開設窯口屯積鴉片者，爲首斬梟，爲從絞監候；開設煙館者，爲首絞監候，爲從發新疆爲奴；栽種罌粟製造煙土者，爲首絞監候，爲從流極邊煙瘴；吸食鴉片之人，自命下之日，經一年六個月，尙不悛改者，無論官民，皆絞監候。（餘款不備列。）奉旨：「竊入則例，永遠遵行。」並謂：「海販窯口，實爲禍首罪魁，儻非一律從嚴，概置重典，不足以防偷漏而塞來源」云云。禁烟之舉，注重來源，自是題中應有之義，（琦善之所謂「未有不清其源而能遏其流者」也。）而對來源之處置，勢不容緩，故新例規定之前，一面湖廣總督林則徐即已奉召入覲，面承訓示，拜欽差大臣之命，赴粵查辦海口事件，（該省水師兼歸節制。）爲拔本塞源之計。

道光朝疆臣，若陶澍（官至兩江總督）林則徐等，實爲庸中佼佼，而則徐此次在粵燬毒禦侮，勁節壯志，聲滿朝野，尤長爲歷史上有名人物焉。則徐由翰林遷御史，外任監司，洊陟封疆，歷官負清望，著政績，在湖廣總督任辦理禁烟事宜，成效大彰，朝旨褒嘉。（則徐並奏稱：「烟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語甚剴切。）宣宗爲事擇人，遂特以斯項艱鉅之任畀之。則徐於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奉命，慷慨南下，於十九年正月抵粵，二月初四日諭令外商呈繳煙土，其文云：

照得夷船到廣通商，獲利甚厚，不論所帶何貨，無不全銷，欲置何貨，無不立辦，是以從前來船，每歲不及數十隻，近年來至一百數十隻之多。我大皇帝一視同仁，准爾貿易，爾纔得沾此利。……爾等感恩即須畏法，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煙帶來內地，騙人財而害人命乎？……從前天朝例禁尙寬，各口猶可偷漏，今大皇帝聞而震怒，必欲除之而後已，所有內地民人販鴉片開煙館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議死罪，爾等來至天朝地方，即應與內地人民同遵法度。本大臣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是以特蒙大皇帝頒給平定外域屢次立功之欽

差大臣關防，前來查辦。若追究該夷人積年販賣之罪，即已不可姑容，惟念究係遠人，從前尙未知有此嚴禁，今與明申約法，不忍不教而誅。查爾等見泊零丁洋之躉船，存貯鴉片甚多，意欲私行售賣，獨不思海口如此嚴禁，豈復有人敢爲護送，而各省亦皆嚴禁，更何處敢與銷售？此時鴉片禁止不行，人人知爲鴆毒，何苦貯在夷躉，久旋大洋，不獨枉費工資，恐風火更不可測也。合行諭飭，諭到該夷商等，即遵照將躉船鴉片盡數繳官，由洋商查明何人名下繳出若干斤兩，造具清冊，呈官點驗收明燬化，以絕其害，不得私毫藏匿，一面出具夷字漢字合同甘結，聲明嗣後來船永遠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字樣。聞該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諭，已來者盡數呈繳，未來者斷絕不來，是能悔罪畏刑，尙可不追既往，本大臣即當會同督撫兩院，奏懇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寬免前愆，並請酌予賞犒，以獎其悔懼之心。此後照常貿易，既不失爲良夷，且正經買賣，儘可獲利致富，豈不體面？倘執迷不悟，猶思捏稟售私，或託名水手帶來與爾無涉，或詭稱帶回該國投入海中，或乘間而赴他省兜售，或堵塞而繳十之一二，是皆有心違抗，怙惡不悛，雖以天朝柔遠綏懷，亦不能任其藐玩，應即遵照新例，一體從重懲創。此次本大臣面承聖諭，法在必行，且既帶此關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尋常查辦他務可比。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終始，斷無中止之理。況察看內地民情，皆動公憤，倘該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圖，非但水陸官兵軍威壯盛，即號召民間丁壯，已足制其命而有餘，而且暫則封輪，久則封港，更何難絕其交通。我中原數萬里版輿，百產豐盈，並不藉資夷貨，恐爾各國生計從此休矣。……今令洋商伍紹榮等到館開導，限三日內回稟，一面取具切實甘結，聽候會同督撫示期收繳，毋得觀望贖延，後悔無及！

此則徐對英人開宗明義表示堅決態度之重要文件也。（禁烟問題，至斯由對內而更對外矣。）果毅之態，流露於字裏行間，雖成敗利鈍，非所逆觀，其氣之壯，頗有先聲奪人之概。論中口氣，沿「天朝」對外之舊。（所謂洋商，指其時粵中經手外洋貨物之商人。其機關曰洋行，商人曰行商，又稱洋商。外商不得舍之而直接正式貿易。伍紹榮爲洋商之巨擘。至云「我中原數萬里版輿，百產豐盈並不藉資夷貨，恐爾各國生計從此休矣」，雖若言之太過，却未嘗不含有真理。中國在海禁未開以前，本爲自給自足之國家，閉關足以自治，本不欲與西洋各國爲緣，其許以局部之貿易，不過勉應其

求，實可認爲義務的而非權利的也。迨以鴉片戰爭之結果，屈服於英人之武力，訂約五口通商，由是門戶洞開，西洋貨物（英國占最鉅額）之輸入，銳進不已，遂爲其長期經濟侵略之犧牲者。我之所失，即彼之所得，彼國生計，固賴通商以維持也。（則徐頒諭後，以稿奏呈，得旨：「林則徐呈進諭各國呈繳鴉片示稿：『本大臣既帶關防，得便宜行事，若鴉片一日不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終始。』披覽及此，朕心深爲感動，卿之忠君愛國，皎然於域中化外矣。」）

則徐之論既頒，英人初猶狡展，以冀轉圜。則徐張兵臨之，始出一千三十七箱。則徐知非全數，命斷其薪蔬食物，並以兵包圍英國商館，英領事義律（Charles Elliot）知難抗拂，因勸諭英商出鴉片全數，以解燃眉。至全數收清，計前後繳出鴉片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七箱，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共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則徐與兩廣總督鄧廷楨等會銜奏報，宣宗嘉之，始命解京，旋命就地督率文武員弁，公同查覈，目擊銷燬，俾沿海共見共聞，咸知震懼。於是就虎門海岸鑿方塘二，縱橫各十五丈，前設涵洞，後通水溝，實壘其中，引水成滴，以鴉片投入，然後傾石灰沸之，夕啓涵洞，令隨潮出海，辦理極爲認真。自四月二十二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凡歷二十餘日，完成此大規模燬毒之快舉壯舉，而戰機亦遂由是動而不可遏矣。

則徐既燬此大宗鴉片，爲永杜來源計，請設專條，凡洋人以鴉片入口圖賣者，分別首從，處以斬絞，並布告各國，凡商船入口者，皆須具「有夾帶鴉片者，船貨沒官，人即正法」之結。美葡諸國，均願具結，惟義律不願，而要求更遣委員至澳門會議，則徐嚴斥不允，且於七月下令沿海州縣，絕英人薪蔬食物，並令退出澳門。義律挈眷屬暨流寓英人五十七家，聚居香港對岸尖沙嘴貨船，而發軍艦二艘武裝貨船三艘，進迫九龍，藉口索食，開始砲擊，爲開戰之先聲，然以英政府尙不欲遽行作戰，此舉特示威耳，嗣見則徐不爲動，且恐尖沙嘴被中國水師圍攻，乃於八月介葡人謀轉圜，請免「人即正法」語，即可具結。則徐以與諸國結語兩歧，且新奉「不患卿等孟浪，但患過於畏葸」之諭，故仍嚴持前說，毫不讓步。英艦於九十月間迭在川鼻島尖沙嘴附近，開砲攻擊。清廷遂於十一月初八日頒停止英國貿易之諭。朝臣亦多激昂慷慨以言對外，大理寺卿曾望顏並奏請封關禁海，盡停各國貿易，以則徐力陳不可，乃寢其議。中英國交，至是已入破裂之途徑。則徐新授兩廣總督（先授江督未之任），既奉對英絕市之諭，大治軍備，自虎門至橫當山，互以鐵練木



後，增購洋砲二百餘門，列置兩岸，又備戰船六十，火舟二十，小舟百餘，募壯丁五千，演習攻戰之法，並親赴師子洋校閱水師，申明號令，水師提督關天培，亦整飭部伍，嚴陣以待，蓋料英人之必有大舉矣。

翌年（道光二十年）二月（公元一八四〇四月），英政府遂以對華作戰向議會提議軍費之協贊，既通過，乃調集陸海軍進發。是年五月，英軍艦十五艘，汽船四艘，運送船二十五艘，集澳門附近。則徐發火舟十艘，乘風潮攻之，焚其杉板小船二。英軍見廣東有備，未可驟撼，遂分犯沿海他省。海軍司令伯麥（Barnes）率艦三十一艘北上，以五艘擾廈門，旋颺去，二十六艘犯定海，於六月陷之。沿海諸省多無備，爲之大震，大吏頗咎則徐，廷議亦遂動搖，命兩江總督伊里布赴浙視師，密訪致寇之由，諭沿海督撫遇洋船投書即收受馳奏，並以「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何詞以對朕也」等語切責則徐。

是時英雖開始戰事，其主旨仍在通商問題，以懿律（George Elliot）爲全權代表（節制軍務），義律副之，於七月以軍艦五艘駛入渤海，進逼天津，要求接收照會。直督琦善遣人接收後，轉呈政府。此照會爲英外務大臣致中國宰相者，哀的美敦書之性質也。略謂中國向未認真禁烟，官吏私受規禮，包庇販買，忽而逼勒繳烟，任意妄行云云。其要求條件凡五：（一）償還貨價。（二）昭雪襄濱，尊重駐華英官，平等待遇。（三）割讓一島或數島，供英人居處貿易之便利。（四）清還商欠。（五）賠償軍費。琦善致懿律書，謂：「上年欽差大臣林等，查禁煙土，未能仰體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瞞，措置失當，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廣東，此間無憑辦理。貴統帥等應即返棹南還，聽候欽派大臣，馳往廣東，秉公查辦，定能代伸冤抑。」於其要求，初則婉詞拒絕，繼接見義律，義律言不允則開仗，琦善乃答以經查辦後必有滿意之解決，英艦始南下。（旋與伊里布定浙江休戰之議。）時天津道陸建瀛曾請提議以廢止鴉片貿易之事爲先決條件，而當局未採其議。蓋琦善及清廷，斯時對於鴉片問題，均不遑措意矣。琦善奉命署兩廣總督，則徐則革職留粵聽勘，於是此事改由琦善負責，另入一階段。

以清廷對則徐倚畀之隆，且諄諄以「不患孟浪惟患畏葸」相督勵，粵中並未經失事，而至是頓生變化，深咎則徐者，以英軍犯沿海，定海失陷，忱於海防之空虛，故不惜變計以圖全也。則徐是年冬與人書，道其原委，足資參考，茲錄如

小庚年老前輩太親翁大人閣下：自戊戌冬間鄭州道上，手勑寸絨，繳謝盛賜，由訓勤四兄帶呈之後，忽忽又閱兩年而未獲續脩片楮，非敢安於疎懶，實緣胸臆中所欲陳者不啻千頭萬緒，須待稍暇一爲傾吐，而力微任重。竭蹶不遑，迄無一日之暇，在再至今，惶歉莫可言信，乃承閣下諒其無他，不加督責，且疊荷手書存問，感刻奚如。……又由梁楚香，帶來一函，係七月所寄，子月望前始到，彼時祇知有浙中定海之事，而夷務之變局，尊處尙未得有傳聞，至近日諒經備悉矣。侍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湯火，而固辭不獲，祇得貿然而來，早已實禍福榮辱於度外。維時聖意亟除鴉毒，務令力杜來源，所謂來源者，固莫甚於曠哨喇也。侍恐一經措手，而議者即以邊釁阻之，當將此情重疊面陳，奉諭斷不遙制。迨到粵後，又將夷情探明具奏，節蒙寄諭「應須權變示威，斷不可稍形畏葸，示以柔弱」等因，是以欽遵辦理。在頑夷虛僞成性，縱之則愈滋桀驁，束之亦易就範圍。侍上年發諭一次，即據稟繳烟土二萬餘箱，未曾折一矢鏃，隨即奏明令具切結，如再來帶鴉片，人即正法，船貨沒官。他國皆已遵依，獨曠夷再三反覆，而言路適有條陳以取結爲無益者，恰如奸夷之意，事之無成，殆基於此矣。嗣曠夷毆斃華民，抗不交兜，當經援照嘉慶十三年舊案，奏明斷其接濟，逐出澳門。該夷遂以兵船赴大鵬營滋擾，經我師大挫其鋒，於是該國之船有情願遵結者，業已招令進口，而該夷兵船忽來阻撓，致又與我師接仗。至十月間將該夷船全行驅出外洋，奏奉諭旨，若再准令通商，成何事體，飭即斷其貿易，並已具結者亦是該國之船，概不准其通商」等因，復經欽遵辦理。至夷洋與內地各省洋面處處可通，本無阻塞，貿易既斷之後，原知該夷必不甘休，粵省時刻嚴防，知其不能逞志，必向江浙直東等處滋擾，屢次奏請敕下各督撫嚴密堵防，並該夷之窺伺舟山與其擬赴天津遞呈，亦皆先期探明入告，且烏撒齋（按浙撫烏爾恭額也）於奉旨後奏有防夷條款，孰知徒託空言，致定海城垣僅被飛砲數門，軍民即皆全散，任其佔取，又豈粵省所能代防耶？迨夷船北赴天津，不過數隻，原無能爲，而彼處之無備與定海等，守土者恐又失事，遂以畫語歸咎於粵，而和議興矣。此後事勢，岐之又岐，難以罄述。中州見聞伊邇，諒已悉在鑒中。侍不敢爲一身計，而不能不爲國體惜也。辰下羈滯羊城，聽候查問。如可蒙恩放歸田里，則養疴誓墓，正愜夙懷。

倘須一出玉門，亦屬無可如何之事，臨時再作計較可耳。閣下前在四明所陳之策，原同曲突徙薪，惜不能用，然近日並將造船鑄砲等事皆以經費之難，一概不准，而轉以牛羊水米糶師爲上策，則亦何從置論哉？拉雜書此，復請升安。近狀昏昏，想無詮次。年姻侍則徐頓首。庚子冬至。

歷敘在粵辦理「夷務」經過之大致及局面之突變，感慨系之；至後來之遺戾，蓋亦爲意料所及矣。（此書所致之小庚，蓋閩縣葉申壽也。葉係嘉慶己巳庶常，改知縣，官至河南河陝汝道。原件現藏某君家。）

琦善於十月至粵，一反則徐所爲，弛備以示無戰意，而與英代表談判和局。開議之初，懿律回國，遂專由義律任其事。賠償烟價，索二千萬兩，最後決定六百萬，分五年償清。割地問題，則力索香港，琦善拒之，又請開放定海廈門及上海，琦善亦不敢允。伯麥乃於十二月十五日（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率艦隊進攻，陷虎門外沙角大角兩砲臺。琦善懼而親往虎門與義律會議，許割讓香港，開放廣州，兩國職官往來平等，義律亦允交還定海及沙角大角兩砲臺。惟琦善不敢入奏，繼以廣東巡撫怡良以割讓香港上聞，始行奏陳，而僅言允割香港事，其他則未之及。是月二十八日議定草約，於是英人一方則撤退舟山（定海）群島駐屯艦隊，一方則於香港出示，起造房屋埠頭，視爲己有，蓋不待江甯訂約，香港於此時實際上已入英人之手矣。

當琦善與義律交涉中，清廷知英人要求割地，並非罷斥林則徐所能了事，乃又一變其態度而主「乘機痛剿」，蓋以英人雖船堅砲利，然登岸則技窮也。旋據琦善奏報交涉經過，更諭以「償款開放商埠，均不准行，逆夷或再投遞字帖，亦不准收受，並不准再向該夷理論。……儘逆夷駛近口岸，卽行相機勦辦」，並謂：「朕志已定，斷無游移。」又飭伊里布進攻定海。迨聞英艦攻虎門外砲臺；於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降諭：「惟有痛加勦洗，聚而殲旃，方足以彰天討而慰民望。」命御前大臣奕山爲靖逆將軍，提督楊芳尙書隆文爲參贊大臣，赴粵督師。琦善既許英人要求，奏稱廣東形勢危急，戰無把握，奉批：「膽敢背朕諭旨，仍然接遞逆書，代逆懇求，實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無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嚇，甘爲此遺臭萬年之舉，今又摘舉數端，恐嚇於朕，朕不懼焉。」遂革其大學士職，交部議處，旋據怡良奏陳割讓香港事，又詔將琦善鎖拿解京，查抄家產。至伊里布，則以不敢出兵，又奏言粵省夷務查辦完竣，奉批：「惟知順從琦

善，自有肺腸。」英兵退出定海後，清廷謂由聲罪致討所致，召伊里布入京，交部議罪，以江督裕謙爲欽差大臣，代任浙事。斯時清廷一味主戰，琦善及伊里布，爲清議所集矢焉。（琦伊因此役而負重謗。並由政策而詆及心術。若甘心害國者。良非平允。當時琦輩處境頗苦。對於國家權利。未不力謀爭持。心實無他也。）

戰幕再開，將軍參贊抵粵之前，二月英軍進攻，橫當虎門各砲臺皆陷，關天培戰死，各要隘大砲三百餘門並則徐去歲新購洋砲二百餘門盡爲英有。未幾楊芳至粵，方謀守禦，英新遣之陸軍司令臥烏古（Gough）又至，益長驅深入，盡扼珠江咽喉。楊芳與楊遇春齊名，以戰功膺侯封，爲著名宿將，當此局，亦束手無策，旋奏稱美法兩國商人調停，言義律惟求與各國一體通商，（此蓋義律以恢復貿易爲停戰之條件。）清廷不許。突山隆文及新任粵督祁墳於三月並抵廣州，時要害盡失，敵迫堂奧，勢已岌岌。突山初用芳則徐議，主固守不浪戰，已而則徐奉命馳赴浙江，突山變計於四月初以水勇七百，乘小舟，載火具，夜襲英艦，以大捷上聞，不免粉飾。翌日英軍大集，直向廣州，連戰四日，各砲臺先後陷落。突山等不得已與義律議定停戰條款：（一）將軍等允於烟價外先償英軍軍費六百萬圓。（二）款交後英軍退出虎門。（三）將軍及外省調來之兵離開廣州。（四）賠償商館內之損失（此因戰時兵士游民乘機掠於商館）。償金授受畢，英軍於十二日離廣州，突山隆文於十六日退屯金山，惟留楊芳駐城彈壓。（隆文至金山，不數日遽卒，楊芳尋亦以病歸。）廣東之戰，遂以突山等戰敗屈服而暫告一段落，而入奏仍含糊其詞，不敢質言，至事之全局，則更將擴大也。清廷以廣東兵政廢弛，臨事全無實用，追論歷任總督罪，則徐遂遣成伊犁，士論極爲之不平。

英人以上年要求各條及香港割讓之約，尙未得中國政府之決答，不肯罷兵，故一面將軍艦退出虎門，經營香港，規復廣東貿易，一面則思乘戰勝之勢，移軍北進，威嚇清廷，俾盡遂所欲。

六月，英國新任全權代表樸鼎查（Pottinger）至澳門，（義律罷免，以英政府對其與琦善所訂條款，認爲疏忽於商欠，行商，軍費及將來之保障等，不能滿意也。）通知粵官，將北上議約，突山謀阻之，而英船已駛出，兵艦凡十艘，大砲三百三十六門，陸軍二千五百餘人。七月九日迫廈門，攻陷之。清廷得報，調兵入閩，命不准接收夷書，下令各省嚴防，並增兵天津，且諭突山乘虛進攻香港。英軍旋去廈門，（惟留三艦守鼓浪嶼。）復於八月十二日進攻定海，再陷

之。時江督裕謙以欽差大臣防浙，遣總兵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駐守定海，均力戰而死。裕謙暨提督余步雲防守鎮海，英軍於是月二十六日攻陷之，裕謙自殺，步雲敗逃（後逮問被誅），又於二十九日不戰而占甯波。九月，清廷授協辦大學士奕經爲揚威將軍，侍郎文蔚副都統特依順爲參贊大臣，赴浙督師。奕經等先駐蘇州，徵援兵，於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朔（一八四二年二月十日）抵杭州，特依順留杭，奕經文蔚赴紹興，以軍攻甯波鎮海定海，均敗退。二月初四日，英軍進占慈谿，火焚清營，追殺甚慘。浙撫劉韻珂主言和，奏稱不能再戰，請起用伊里布，乃命伊里布赴浙江軍營効力，並以尙書耆英爲欽差大臣，署杭州將軍，以提督齊慎爲參贊大臣，詔諸軍按兵罷攻，惟嚴守要地以俟機會，是時清廷又趨向於和矣。

英軍旋勒索甯波紳士犒軍銀二十萬圓，以三月二十七日盡撤甯波鎮海屯軍，（惟仍守定海及錢塘江口。）爲轉略長江以扼中國南北交通之計，遂於四月初八日進攻乍浦，防兵力戰，卒不支而陷。五月朔，英艦達吳淞。時江南提督陳化成守海口砲臺，江督牛鑑亦親蒞，英艦砲火猛烈，鑑先遁，化成戰死，英軍遂於初八日陷寶山，十一日入上海，更決議溯長江而攻鎮江，以謀遮斷運河。

英軍陸續增兵來華，至是共有軍艦二十五，汽船十四，大砲七百二十四門，運輸船若干，陸軍一萬餘人，除留守香港等地者外，參加作戰者近七千人。

英艦以六月初八日達交通要道之鎮江。副都統海齡率旗兵千餘人守城，齊慎等率援軍營城外。英軍進攻，先破援軍，以大砲攻城，於十三日陷之，海齡自殺。（自瓜州至儀徵之鹽船估舶，焚燒一空，火光百餘里。揚州則鹽商饋銀五十萬免禍。）鎮江既陷，清廷計無復之，乃決意議和，以耆英伊里布爲欽差便宜行事大臣，從事談判。（並令牛鑑參與。）七月初四日英艦隊直抵南京城下，初六日英軍一支隊登岸，將於初十日開始砲擊。會耆英伊里布抵甯，於初九日夜中遺書英代表模鼎查，請會商和局，英軍始停止攻擊，十四日耆英等親赴英艦，與模鼎查定休戰之約。自是往返協議，遂締結中英修好條約，所謂南京條約者是，時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七月二十四日即公元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也。（翌年互換生效。）

香港即於南京條約正式屬英。條約共十三款，其要點爲：（一）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港口，許英人貿易及居住，英國得派領事管理其地之商賈事宜。（二）割讓香港。（三）賠償軍費一千二百萬圓，烟價六百萬圓，商欠三百萬圓，限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交清，英軍暫駐定海鼓浪嶼，俟款項交清五口開放後撤退。（四）廢除行商。（五）五口進出口稅，秉公議定期例，販入內地之英貨，不得加重課稅。（六）兩國往來文書用平等款式。蓋割地賠款之外港開由人，稅不自主，後此種種不平等條約，胥此惡例而生矣。此役號爲鴉片戰爭，而訂約時關於禁烟事則無所商定，從此烟禍亦益厲。

香港本屬廣東寶安縣，爲珠江口外一小島，面積八十方公里，距廣州一百四十餘公里。全島爲山狀，形勢高聳。棲息其間者，惟有漁民二千餘人，國人素罕注意及之。自經英人看出其地之重要性，藉鴉片戰爭而得之，（繼復攫得九龍租借地，與香港隔海成犄角之勢。）積極經營，遂成一極繁華而重要之都市，號爲英皇冕上之寶石，舉世艷稱焉。百年之間，英人致力於此地者，固然費苦心也。

其關係之重要，如柳旭君所撰「香港一世紀」有云：「香港自鴉片戰爭後，由中國版圖脫離開，算到現在恰好百年，已成英國侵略的根據地。僅就地域及資源來說，不過佔一個頂小的單位，實際說起來，乃是英國勢力進出東亞的大本營。從經濟政治上，主要的金融機關，有掌握香港通貨發行權的匯豐銀行麥加利銀行支行，以及其他金融機關達十餘處，向有支配中國金融勢力，並以此爲基準，自九龍向我內地侵入，吸吮華南華中的血脈，發展海上航線，攫取海上和華北的資源，製造買辦階級，破壞中國農村，操縱中國軍閥，塗炭生靈。一個偌大的中國，在經濟、政治上全受了香港的支配；換句話說，百年來的中國經濟命脈，一縷縷地集中流入香港了。而政治也以香港爲中心，鬧得天昏地暗。更以此向南洋各島進出，獲得經濟上及政治上絕對的優勢。」可見其梗概矣。（至香港之政制、實業、交通、貿易、軍港與軍備、勝景等項，柳君此文均有所紀。）

關於香港文化方面及其影響者，亦甚有研討之價值，當蒐訪資料，從事纂述，稍遲或即可披露，以就正於讀者。

# 爪哇與中國之歷史關係

大 可

爪哇今也在南太平洋猶如各島之蒂。何時蒂落，自爲大東亞戰爭中之主題。蓋此島一失，不但英美在東方之勢力即可廓清，即世界新舊勢力之爭霸戰，亦必因此而加決定。其關係重要，自不待言。此次A. B. C. D.陣線之總司令魏貝爾即住於爪哇島之泗水，以指揮南洋全盤軍事，其在軍事上之價值，可想而知。

此島在今日言之，固如此重要，即在昔時，亦爲商業往來之樞紐。中國人往印度，錫蘭島，及非洲者皆經此，西洋人及印度人來中國者，亦皆以此爲中繼地。

爪哇與中國發生關係，約在唐時。其見於佛經者，則爲耶婆提國，梵語原音爲 *Javadvipa* 今通譯作爪哇島。(舊亦作瓜哇瓜瓜字形相近之故。) 攷爪哇之名稱或曰訶陵，或曰波凌，或曰杜婆，或曰闍婆。訶陵，波凌之名，爲印度人所命名。其故在印度之孟加拉灣西岸大國有羯陵伽 (*Kalinga*) 者，中古時代，印度人渡海移植其地甚衆，僑民不忘祖國，以本地名稱新殖民地，猶英人之稱新英倫者。至於杜婆，闍婆則爲爪哇之轉音。

唐代常愍禪師，曾附船遠征，至訶陵國。訶陵即今之爪哇，前已言之。又有明遠法師者，益州清城人也。慨佛教陵遲，振錫南遊。屆於交趾，鼓舶鯨波，到訶陵國。又益州成都人會寧律師，汎舶至訶陵洲，停住三載。遂共訶陵國多聞僧若那陀羅於阿笈摩經內譯出如來涅槃焚身之事。又洛陽三法師，曇潤，義輝，智宏，至訶陵北渤盆國遇疾而終。

降及元代，爪哇與中國之關係，據世祖本紀，十七年十一月己亥朔翰林學士承旨私爾果斯等言，俱藍，馬八，闍婆，交趾等國，俱遣使進表，乞答。詔從之。又據馬哥孛羅遊記所載，孛羅謂其至刺桐時，見有船預備開往印度。此船乃爪哇國王愛時察黑耳 (*Ez-Zahir*) 所有。船上水手皆回教徒。由是日，再行二月後，吾輩至爪哇 (實即蘇門答臘)，船泊於蘇

門塔臘城。斯時正值爪哇王察黑爾(Nalir)征異端者，凱旋回都。擒獲囚犯，不可勝計。王贈予女婢二人，童奴二人，王待予甚善，時值其子娶其妹之女，予幸得參禮。

迨明成祖登位，好大喜功，欲樹威海外，且偵察建文帝之下落，怒王之欺凌佛教徒也，於是使鄭和率戰艦六十二艘，兵士三萬七千餘人，自江蘇揚子江口瀏河起程放洋，經交趾，蘇門答臘，爪哇，占城，暹國等處，布揚中國威德。各國皆服，遣使入貢。

又宣德五年鄭和復招諭甘巴里國(即印度半島最南端之柯模林角)。其國王兜哇刺札遣使來貢。八年抵京師，正統元年，附爪哇貢舶還國，賜敕勞王。

以上乃爪哇在歷史上與中國所發生之關係。迨爪哇屬於荷蘭，變為荷印之一部，島上土人以及吾國在爪哇之華僑，皆受限制，不得與白人享同等權利。爪哇在今日言之，與蘇門答臘，婆羅洲，西里伯同屬大巽他群島。爪哇人口分佈之密，為世界最。每方哩為六八九人。我華僑之在荷印者約為一百二十萬。其對此島之開發，曾盡莫大之勞力。荷印之政治中樞為爪哇之巴達維亞。爪哇之物產以糖為大宗，與古巴並稱於世。其他茶，樹膠，咖啡，及烟草等物，產量亦豐。雖亦產米，然不足供本地之需。爪哇島之主要都市，如上述之荷印首府巴達維亞，一名巴城，又名打巖，在爪哇島西北岸。三寶壟在爪哇北海岸之中部。泗水在爪哇東北岸，為荷印第一商港與海軍根據地。梭羅及日惹為二自治州之首邑，位居爪哇中心。



# 時 事 記

德國陸軍的快速偵察隊（譯自德國國民雜誌）

壽恩費爾特中校

立 言

德國陸軍中各部隊的組織都有牠的特性。所謂快速隊都是散派在其他各部隊中。工作雖多，而主要都在於偵察。偵察可以幫助陸軍制勝，而各部隊還不至過分費力。採取情報的方法不一，首先須要認清有空中偵察與地上偵察的區別。這兩種偵察部隊彼此協助作爲陸軍指揮部的耳目，同時各不相妨。空中偵察可使指揮部對於敵人編隊得更廣遠的認知。因爲性質特殊，空中偵察，顧及風雲等氣候關係，對於敵人後方情形，只能探得暫時現狀。地上偵察隊

却能探得敵人前線繼續變化的現狀。這種偵察的結果，有用與否全在乎能否適當其時報到司令部，也在乎是否代表敵方前線陣地情況的全部。

任務重大

快速偵察隊的行動，對於攻克敵人制勝疆場，是最有關係的。只有快速偵察隊藉著探取敵情，纔能節省我軍的時間和精力，而使大隊人馬迅速前進。一切情報都由快速通訊兵士送達司令部。這種部隊中有些是汽車步兵師團，有些是腳踏車隊，他們都在先鋒大隊前面作爲先行隊伍，主要是因爲他們的行動異常迅速。這些軍隊一方面利用所得的情報相機制敵，一方面也與後面大隊保持密切的聯絡。機甲和摩托師團中，都有偵察和摩托腳踏車部隊。大體看

來，各種偵察部隊的主要任務大致相同。至於執行的方法，須視部隊的種類和各地的情況而定。無論如何，主要任務都是對於敵人採取最詳細的情報，用最迅速的方法送達司令部。所用的方法種類很多，極有興越。偵察隊的將士執行任務，必須集中注意，多才多藝，多聞廣識，還須具有軍隊各種技術，有衆人之長。

#### 各種任務

假設跟隨一支偵察隊去執行某項任務，就能明瞭他們的任務種類甚多。派兵遣將的命令也與其他部隊的命令不同。普通軍隊的攻擊令，斬丁截鐵言簡而明。偵察隊所受的命令與此大不相同。這種令文詳載大隊的行動，作戰的日期，進退的距離；簡而言之，司令部的一切軍事計劃行動都記在上面，爲使偵察隊得以明瞭司令部所最應知曉的一切情報。司令部行軍的原定計劃就是以決定偵察隊任務的範圍，不過偵察隊的長官在執行任務之時在採用行軍方法上並不受原令的拘束。理由就是不能完全預定敵人的行動，因此快速部隊也必需隨機應變以應付敵人的步步行動。此外還有許多情況，對於偵察隊的順利進展是大有關係的。

#### 先頭部隊的行動

快速部隊的先鋒是由於騎兵，腳踏車隊，和機甲巡邏隊

所組成，各受詳細的訓令。他們對於全軍大隊的關係可以比成手指對於人體的關係。偵察隊探入敵人陣地，猶如人手在黑暗中摸索前進一樣。他們一方面冒險前進，一方面隨時隨地探察指定的目標。他們用騎士車手和無線電與司令部保持聯絡，好像人身的神經和筋一樣。偵察隊的巡邏官長就堅韌的率隊向敵軍前進。

前線各區的報告雪片飛來傳入司令部，雜亂無章，一時摸不著頭腦。經過軍事專家的分析判斷，纔能逐漸發現敵方大概的情勢。偵察隊的困難工作這纔開始。並不是各個隊員都偵察目的地。因爲敵人的障礙，也不是各偵察隊都能得到全局的實況。也不見得各件報告都能及時達到隊部。能夠相度時機調遣現有的兵士隊員，乃是天生將材，不是可學而能的。

司令部所接到的頭批情報，可以定往下軍事行動計劃的最初張本，因爲這些情報只是揭示敵人陣地的範圍。還有許多緊急問題必須偵察確實，纔能解決。有幾種必須詳論一下。

敵人實力如何？有何種部隊？如何配備？已經紮營呢？還是臨時休憩呢？拔營前進呢？還是已達目的地呢？從何方面來？往何方面去？分成幾枝前進？要答復這些問題，

偵察部隊必須聚精會神冒險探明，而後回報。

### 其他要素

第二要素就是時間。偵察部隊的行動必須極端敏捷，每遲一分一秒，都能使敵我兩軍的距離愈形接近，因此足以減少我軍最高指揮部決擇軍事行動的自由機會。偵察隊的長官既須節省一分一秒的光陰，又須避免忙裏出錯在送隊兵的性命。

第三要素就是送信辦法。在軍營事務中傳送消息文件是最容易受外界勢力影響的。往最高指揮部傳遞情報並不是由多人擔當，只由一位探馬，或是腳踏車手，摩托車手，或是無線電司機生。全軍的運命有時只繫於一位傳報員所送來的偵察報告。他在路上也許被敵人劫阻，殺害或俘獲。有時車輛壞了，或出意外事故，都能妨礙他不得速達目的地。

### 無線電傳報消息

無線電傳報消息也容易遭受種種障礙，如同山岳，森林，地上和地下水流，和風雲雷雨等等。使用無線電發音機，還有翻譯電碼的麻煩。

最後還有一種偵察上的困難，就是敵人直接防阻。敵人原不欲輕易顯示自己的實力；若沒了其他辦法，偵察隊只

可強迫敵人一顯身手，闖過敵人防禦較弱的地域，避避敵軍，躡追敵人，或是截擋敵人。現在且將波蘭戰役中某偵察部隊某一日的工作概況敘述一下，作為例解。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日中午，一個機甲師團已經渡過了羅馬薩和歐薩維克兩炮台之間的那爾瓦河，沖破了敵人陣線。步兵拚命決戰，乘機擴大決口。其間有一枝部隊乘機沖過決口，向南直撲西德魯城。前行六十里之後，偵察先行隊報告散白羅城有敵軍駐守，全隊繞過該城向南湧進。幾分鐘後從南面沖入城中，敵軍倉惶失色，俘虜了敵軍一百名，還有許多平射炮。但是因為敵軍頑梗抵抗，德軍暫時後退向南而去。同時向後面德軍大隊發出無線電報告，說散白羅城中敵軍防守甚力，應速設法驅除抵抗。大隊在四外防禦較弱的村落著著逼近該城，機甲部隊用重炮炸破了該城。

某偵察小隊奉命去到公路右方林中，偵探敵軍的虛實。他們向敵軍開槍，敵軍也用機關槍反擊。幹部靜候片時，就派出一切隊員也向林中附近躡探。敵我發生了交手戰。幾位波蘭軍官和三十名士兵被俘。他們隊伍的番號也經記錄下來。

當時一位連長帶領機甲隊從林旁休息的德軍面前過去，

向林中深處探入約有八里之遙。他將要轉回，但見許多波蘭軍官蜂擁而至。一位正拉手榴彈的彈針，這位德國連長轉回甲車，探身出了車外，用手槍打穿了那位波蘭軍官的前胸。他如閃電一般縮回車內；同時手榴彈在波蘭軍官手裏爆炸反將那位波蘭軍官炸得粉碎。這枝偵察隊安然而還。正在這時一位騎車的差官跳下腳踏車，向該隊投下司令部拍來的無線電令文如下，『停止南進，從速東進，兵發布利斯特——利他夫斯克。』

這場惡鬪暫時停止。德軍全上車，俘虜也載在拖車上。偵察隊原在西方六十里地帶作戰現經無線電傳令調往東方作戰。一枝先鋒東進，餘衆都經無線電招回。所有這些變化都是在幾分鐘內發生的。

由於官佐，兵士，無線電司機生的合作，偵察工作已經著有偉大的成績。再舉一個實例，薩茲別瓦池雷的森林，有敵軍臨時休息逗留，軍力約在一團，因為由於俘虜的番號可以測定如此。軍事要點的偵察工作深入敵軍後方。在敵軍作戰區內，偵察隊就實行炸毀橋樑。在既佔領的區內再修理橋樑。除了偵察之外，還得進行其他工作。

又一件實例，一位連長遠在敵人後方炸毀薩恩河的鐵道，因此佔據那個交通中心。激戰六小時之後，敵人因為

受了奇襲的驚嚇，結果一個步兵團投降我軍。所虜獲的物品計有軍用車十四輛，大車五百輛，機關車五十輛。凡讀過或聽過德國陸軍這些驚人成績的人們，都可了解，在德軍各方大獲全勝的成績中，偵察部隊所擔的任務所立的功勞是何等偉大重要了。

### 基地轟炸(譯自十九世紀時事雜誌)

F. A. de V. Robertson

木 易

後代軍事評論家將要認定此次戰爭算是初次大規模使用空軍於戰爭。至於他們將作何種推斷，此時還不得而知，就是今日各國也只是冒險試行而已。戰爭變化日新月異，一般輿論當然也要隨之而異，以前公認的理論難免也被推翻。例如，戰鬥機不如轟炸機重要，任何設備周密的飛行場也可以炸得無用。就是上次歐戰之後，福煦元帥的言論中也有前後矛盾的見解。休戰條約簽定之後，他說來日大

戰如用空軍炸毀敵國神經中樞地帶，就可摧毀敵國制勝的信念。又過幾年他却說，只摧毀重要都市並不能打敗敵國。義大利杜海特將軍倡明一種確切的空軍理論，他說國家應當將一切力量放在空軍上，認定這是唯一制勝之路。

### 英國動心

英國空軍部顯然關心杜海特將軍的理論，不過並未深信牠能充分實現。英國也深信攻是最好的守勢，轟炸機就是空軍的攻勢武器。轟炸機的用途雖多，而英國空軍部所最關心的就是基地轟炸。自從英國獨立空軍成立以來，海陸兩軍對牠很有歧視之情，二十年來空軍部總怕空軍被迫取消，始終盡力維持空軍的獨立。成立之初，就派空軍出動法國，而不受海格元帥的統制。當時的目的就是對於萊茵河工業區施行基地轟炸。既能獨定妙計，當然容易被人認為有獨立的主權。然而實際上一九一八年春季德軍大舉反攻之時，英國空軍就應當調集全數轟炸機截擊前進的德軍大隊。基地轟炸原是耗費的舉動，而且也需要在沒有軍事盛戰的時節不斷進行的。轟炸工廠消滅敵人生產力，自然不易像轟炸敵人前線軍隊和後方交通那樣效果迅速。然而英國空軍部始終堅持基地轟炸，甚至在此次德國大戰之時還施行這種轟炸。葛利伯耳少校的從軍日記中提說，英國

派遣軍的陸軍當局屢次向空軍部請求調派轟炸機來截擊前線德軍，而英國空軍部屢不置答，只有一次回答說，那天晚上還得去轟炸德國愛森和哈姆兩座工業城市呢。

英國空軍部不願替海陸軍從事轟炸，以避免俯首聽命的嫌疑。前此二年之內空軍發言人數次宣稱，英國轟炸機額數足用之時，英國就能臨到勝利之日了。德蘇兩國空軍都是與陸軍密切合作，從未獨樹一幟。既然有了這兩種矛盾的理論，現在姑且將開戰二年以來的戰績比較一下，看一看到底那一種理論是實。有些事實非常顯然。英國海軍因有航空隊一面偵察一面轟炸，所以作戰很是得利。偵察機與本國和中東沿海指揮部取得聯絡，所以軍艦上的將官可以明瞭地中海和大西洋上的敵人行動。一方面也用海軍機到敵人港口轟炸軍艦，這乃是英國軍艦所不到的事。也有幾次飛機追擊逃走的敵艦，因為英國軍艦時速太低之故。在這一切作戰過程中，最得利的武器就是空中魚雷，而不是普通炸彈。英國空軍轟炸德國布里斯特，奇爾，和其他港口，也是輔助海軍作戰。只有炸彈能以達到這些港口，而且德國戰艦沙恩赫斯特號葛奈斯奧號山厘號被阻在港內，也是因為炸彈之故，不過這些戰艦始終未被炸沉。此外飛機轟炸敵人運輸船，也使英本土和英國中東的陸軍獲益不

淺。這些實例都足證明空軍實在能以輔助海軍。

### 巧妙聯絡作戰

德國空軍在挪威法國希臘和克里特島都已證明，陸空兩軍巧妙聯絡作戰能以發揮十分偉大的作用，尤以與機甲部隊聯合爲然。同時也證明，沒有充分的空中保護，一枝陸軍是如何的狼狽。蘇聯和英國近東軍隊在非州和亞州作戰，也顯出陸空合作的成績。這三國的實例都可證明空軍的功用。

至於空軍單獨作戰，實行所謂基地轟炸，這又有甚麼特殊好處呢？縱有好處，也不顯著偉大。試看去年德機空襲英本土，雖也在空中作戰，而不純是基地轟炸。德人並未打算純以炸彈而掃平英國。他們空戰的用意，在於殲滅英國戰鬥機隊，以便德軍在英本土登陸作戰，這又是爲作戰之用。英國戰鬥機指揮部的勝利固然顯著，然而與派往大陸的基地轟炸無關。德國空襲英國港口，原以輔助海洋作戰爲背景，爲求大西洋劫襲戰的勝利。不過迄今英德雙方在大西洋都還沒獲得絕對的勝利而已。

轟炸都市通常都在夜間舉行，無求於海陸軍，而由空軍單獨作戰。其目的在於摧毀敵方的軍事實力，（如同生產分配和交通），或挫折民氣。英國就採取前者爲目的，因

爲正如邱吉爾以前說過，一枚炸彈投到平民身上正是枉費有用之物。設若英國打算用空襲挫折德國民衆的銳氣，必歸無效。

至於英機轟炸德國所引致的損失，細情仍未明了。有些時期德國軍需消耗很少，補助物資猶如山積。英國最樂觀的人們也不能斷定英國空襲德國已經毀滅了德國生產力的一半。德國儲蓄的軍需，在攻蘇之前，已經供過於求，很有一段時間，德國陸軍的用品就不需求諸各工廠現時的製造出品。結果，英國現時所行的轟炸，毫不足以防碍希特勒進行任何企圖。

人也常說，英國的生產力還未充分發揮出來；等到美國代造的飛機大批到來，英國轟炸機加上若干倍，各領屬所訓練的飛行人員大批完成之時，英國就能制伏德國了。話雖如此，誰也不能保其必然。若說基地轟炸最後必能促成最後勝利，充其量，也就是一種待證的理論而已。

此時德蘇和英國魏威爾將軍都用空軍援助陸軍作戰，這真是有理之至。至於德蘇兩軍在飛機和戰車方面的損失究竟若干，迄今還不得而知。

### 缺乏情報

英國一般民衆也不曉得英國空軍部對於將來上陸作戰之

時究竟要對於陸軍給予多少空軍助力，自然也不希望空軍部將這種計劃或數字向國民公布，然而已經有幾種事實可以尋索。英空軍將官葛達德最近廣播，宣稱陸軍現在也正訓練轟炸機駕御人員，這似乎是一件好消息。又飛機製造部長希拉巴森上校最近向下議院報告說，陸軍還沒向製造部要求急降下轟炸機，這是令人莫明其妙的消息。英國雖然感覺需要一種比容克八十七型還好的轟炸機，但是對於製造急降下轟炸機還沒有相當的經驗。設計並製造這種飛機，當然需要相當時日。英國陸軍航空隊久有一個特別部分稱為攻擊隊，專門研究轟炸地上部隊的方法。英國最好利用該部的經驗，採製他們所想出的各型轟炸機。

自然當德軍企圖登陸攻英，各種飛機，甚至沿海指揮部為支持海軍而用的飛機，都必需置於陸軍指揮之下，以便防守海岸阻止德軍登陸。很盼望轟炸機指揮部到了那時，不再藉口空襲愛森和哈姆，暫捨轟炸敵境都市，而救本土燃眉之急了。

但是只在緊急之時作些聰明的通融舉動，並不能根本解決此後應行改組的大計，因為陸空兩部之間勢需有借用航空部隊之舉。若是認定基地轟炸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應當讓空軍部統制一切轟炸機和戰鬥機，而約定等到陸軍派遣

大陸遠征軍之時，空軍部必需借與陸軍以若干飛機。反而言之，若是認定飛機輔助陸軍作戰乃是無上的妙策，就應當將若干飛機交與陸軍統制，組成陸軍航空隊或許陸軍高級將官自由調用，而約定在陸軍止於駐守本國沿岸之時，陸軍當局仍須將這些飛機交與空軍部指揮。須知轟炸機指揮部本身原是可以權變的。最高當局決定必需援助陸海兩軍任何部隊之時，轟炸機指揮部就當立時派機前去救援。但是陸軍仍有最低度的優先權，擁有幾許空軍中隊。

最後，等到按照合理的原則而改造英國國防之日來到，陸軍部一方面可以接受空軍部移交的飛機，一方面也需要將陸軍部的防空炮隊和探照燈隊移交與空軍部，方為美滿的合作。

### 新加坡創立者的經歷（譯自上海太晤士報）

遂

現在公認為馬來的港口及海軍根據地的新加坡之開創者，為他

母生斯坦弗瑞夫斯(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故其一生經歷在目前頗引起一般研讀的興趣。

一七八一年七月五日，瑞夫斯生於將離開牙買加之商船內。其父班加門瑞夫斯(Benjamin Raffles)爲此船指揮者。彼幼時受教于亨墨斯米斯小學內。十四歲時，即爲東印度公司臨時書記。一八〇五年東印度公司決定使檳榔嶼爲正式管理區，並派遣首領一人，及隨員若干人，瑞夫斯亦在其內，並被派爲助理秘書。臨行前夜結婚，一八一四年十一月，距結婚期僅九年，其妻即在爪哇逝世。

瑞夫斯當出發赴檳榔嶼時。即開始學習馬來語言，未到達該地以前，即已通其文法。後繼續研究。一八〇七年瑞夫斯升爲秘書，但一年後，因健康關係而轉職馬來半島，此實爲瑞夫斯一生事業上大轉變時期。東印度公司已決定捨去馬來半島，並命令撤退在馬來半島武備。瑞夫斯在馬來半島居住時，即完成其馬來文。渠由馬來人方面，深知放棄具如是重要性之半島，實係重大錯誤。故書一報告述說此島之重要，並以激烈態度，請求保留此島。此報告被檳榔嶼當局送呈英國，及印度總督明多(Mord Minto)。明多爲之動容，事遂中止。一八〇九年，東印度公司亦取消前令，故瑞夫斯被認爲『阻止馬來半島脫離英國』者。一八一〇年瑞夫斯遊加爾各答，其受印度總督歡迎焉。

當瑞夫斯居住加爾各答時，即說印度總督以征服法人統治之爪

哇島。當遠征時，瑞夫斯被派到馬來半島，充印度總督與馬來政府間之代表，結果頗具成效。在一八一一年八月，總督及軍隊首領撒摩爾歐齊木梯(Sir Samuel Auchmuty)不戰而即佔領爪哇首都巴他維亞，數日後又佔領巴他維亞南部克那里(Cornelis)。英國獲得最大勝利。九月十八日法國司令在撒馬罕(Samarang)正式降服，英遂完全克服該島，明多首即派瑞夫斯爲爪哇代理總督。

自此以至一八一六年春，瑞夫斯統治馬來半島具顯著功效。彼常自謂其行政目標，注重對於人民『非但不加以威嚇且不加以斥責。』

此外瑞夫斯尚有一奢望，即欲使爪哇爲東部海島帝國中心，並認爲須與日本聯合，且維持密切友誼。蓋彼認爲日本爲『最文明人民科學猛進頗具求知慾而聰慧之民族』。

瑞夫斯政策基於爪哇須要保留，然由於歐洲政策關係，應復歸荷蘭之理想。一八一六年，回英國後，仍研究此項問題。但仍決定即成立條約，且無修改之可能性。

當瑞夫斯居住英國時，被瑞金特太子(Prince Regent)授以爵位。同時出版『爪哇歷史』著作。其後又在英國結婚。

一八一七年十一月，瑞夫斯離英國返回東方，就任蘇門答拉島代理總督職。治理蘇門答拉離僅五年，其成就亦猶在爪哇也。

當荷蘭復得爪哇後，擬完全統轄馬來群島各島，並驅除英人實



易。一八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瑞夫斯獲得並建立新加坡以抵抗荷蘭之封閉政策，當瑞夫斯誘勸柔佛國王 (Sultan of Johore) 割讓新加坡時，該地僅有少數漁民沿岸住居，然瑞夫斯已由多方面證明，預測新加坡將來可成爲馬來海岸對外貿易通商之中心地帶矣。

編者按：新嘉坡現已改名昭南島

## 述 要 一 月

二日 日本營陸軍部發表：日本陸軍菲律賓島攻略部隊本日下午完全佔領馬尼拉首都，更繼續向羅勒必特爾島要塞及巴潭半島要塞攻擊中。美陸軍部本日發表，確認日軍進入馬尼拉。按馬尼拉之陷於戰略上有重大意義，蓋美國以馬尼拉爲對日包圍陣左翼前哨之根據地，右翼之夏威夷關島瓦克島，自開戰後除夏威夷外皆被陸續佔領，不啻造成一反包圍陣，而更進一步威脅星加坡荷印澳洲各處。

五日 據華盛頓電，羅斯福總統本日與邱吉爾英首相等英美首腦部人員會談關於在大西洋設置反極軸聯合國之海軍司令部事。

據星加坡電，日軍本日子馬來西岸之庫瓦拉森哥爾地區奇襲上陸，而將由配拉南下之英軍退路遮斷，因此英軍之防禦南北被遮斷而呈混亂狀態。

七日 羅斯福總統本日在議會上提出預算總額七百七十億元。該預算乃包含一九四三年度預算五百九十億元及一九四二年度追加預算一百八十億元，實空前未有之大預算也。

十日 攻擊巴潭半島中之日陸軍部隊本日佔領斯比克灣之要衝奧倫加坡。按奧倫加坡乃一良港爲美國亞洲艦隊潛艇根據地。

十一日 日本大本營日本發表，馬來西海岸方面進擊中之日陸軍先鋒部隊突入吉隆坡。按吉隆坡位於馬來半島之中央，道路四通八達，爲陸上交通要衝，被日佔領後更促進星加坡陷落。

日本自與英美交戰以來，荷蘭雖宣言日荷間之戰爭狀態，而日方則未採任何戰鬥行動，直至本日日軍對荷軍開始攻擊。日本政府本日發表聲明如下：最近事實上荷蘭軍對日本出以各種之敵對行爲，更於最近將荷印作爲英美荷之對日交戰根據地。爲破壞荷蘭之敵對行爲。終于日本陸海軍于一月十一日對荷軍開始攻擊云。

日本大本營本日發表：日陸海軍部隊本日未明在荷領遠羅洲布琅拜登陸成功。

十三日 北非戰況又趨激烈。英國中東軍司令發表戰報稱：英軍已佔領里比亞要塞索倫並已向埃爾阿奇拉區推進。

十五日 汎美會議本日開會于里約內盧，參加者有南北美二十一國，討論共同對軸心國宣戰一案。

沿馬來西岸繼續進擊之日軍部隊本日突入柔佛州。

本日日軍部隊攻入麻六甲市。按此後英國星加坡及印度方面之連絡被切斷矣。

十七日 汎美會議繼續舉行，唯對於對軸心國斷絕外交關係一案各國意見不能一致，反對者有智利阿根廷巴拉圭等國，贊成者有哥倫比亞墨西哥委內瑞拉等國。

十八日 日德義三國，於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曾以建設新秩序為原則締結政治，經濟，軍事互助盟約。約定其中一國受有第三國之攻擊時，其餘二國，均須盡一切政治，經濟，軍事方法，予以援助。今更根據該約，進一步締結「日德義三國軍事協定」。三國統帥代表，業於本日在柏林簽字。日大本營本日上午三時發表稱：此軍事協定，實為實行三國同盟條件中軍事互助之基礎。

十九日 仰光十九日電，此間官方頃宣布：緬甸內閣總理烏蘇，已被英國當局逮捕。逮捕之後，外交部發表聲明：烏蘇總理此次被捕，因其企圖發動政變，欲將遠東堡壘之緬甸，交與日本，並要求日本賦予自治領之地位云。至於烏蘇總理究在何處被捕，及在何處與日方接洽，則外交部並未加以說明。又據今晨倫敦官方宣稱，緬甸總理烏蘇係於十八日抵倫敦。

索非亞十九日電：據此間接獲來自巴格達情報，英國與伊拉克間現續在發生糾紛，其原因乃因英國派印度軍有力部隊在巴士拉登陸，進駐伊拉克領土內，且要求伊拉克政府供給軍火，而伊拉克首相拒絕該項要求之故。

二十日 據星加坡之情報，日軍由泰緬國境開始進擊，已抵緬甸南部之達歪。星加坡英軍司令部本日正式公布，承認達歪失陷。

二十三日 日大本營發表：日軍部隊于新幾內亞東方之新不列顛島之拉巴爾附近上陸成功。按拉巴爾為澳洲新錫蘭第一防衛線，英國以之為海軍根據地。

二十五日 泰國政府本日發表對英美宣戰。

荷印軍司令部本日發表：日軍已在巴里克八板登陸。按該地為石油工業中心。

三十一日 德總統希特勒本日本在德運動宮發表國社黨秉政九週年之紀念演說。

## 書 林 偶 拾

## 黃恩彤與鴉片戰後外交

陳鑿撰

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排印本

黃恩彤與鴉片戰後外交。一冊。陳壬孫(鑿)撰。其目爲(一)江甯和議與黃恩彤。(二)黃恩彤與中英虎門條約。(三)黃氏與美法之交涉。(四)和約以後之黃恩彤與外交(上)(廣東巡撫時之黃恩彤)。(五)和約以後之黃恩彤與外交(下)(黃恩彤之罷斥與歸隱)。編首冠以引言。

恩彤佐伊里布、耆英從事對外交涉。贊畫與實行。多所致力。實亦一重要人物。而研稽其事者殊罕。陳氏根據所得資料。疏通證明。而有此作。甚足供治中國近代外交史者之考鏡。不徒爲恩彤一人作章闡文字也。

其引言云。「黃恩彤之名，在鴉片戰後之外交文件中，雖不爲稀見，而歷來治史者殊鮮談及其人。良以黃氏一生未有獨當一面之行爲，吾人心目中但知其爲伊里布及耆英所差遣之屬員而已。年前于北平圖書館見有抄本「道光年奏稿」十冊，書名雖爲奏稿，實則奏議僅居十之一二，餘則雜抄各種公牘而成，館中爲易今名，實不觚也。中有「黃石琴中丞撫夷論」一篇，覺其識見明達，殊非並時諸人所能及。石琴爲恩彤之字，因遂留心其著作，得「撫遠紀略」一書，書爲宣統三年濟南國聞報館油印本，流傳甚少，中所記爲自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參預辦理和約之經過，一如西人迴憶錄之體。雖書成於同治四年，距其事已二十載，自謂「緊要節目粗能記憶，及有文案可稽者，至其細微曲折，千迴萬轉，非追思所及」，然作者以局中人所自言，而自云據事直書，不加增飾，吾人縱認其有記憶失真及見解主觀之處，要之實爲

明瞭當時交涉之絕好史料。由其所記，則知黃氏在此和議中，實居重要地位，而交涉中之遺聞佚事，爲其他記載所未及者亦復不少。後又見其所著「知止堂全集」及「黃恩彤五種」，雖有刻本，亦鮮流傳。于黃氏益有所知。（集中未載「撫夷論」，度自刪去，以免時謗，「撫遠紀略」生前之未刻，或亦以此故也。）鴉片之役，今值百年紀念，爰本黃氏之作，參以官私記載，述其經歷，以著其在中國外交史上之地位，而緯論當時撫夷派之外交政策及其所辦和約。『可見其所根據之主要資料與本書論列之範圍。』

引言又云。『伊里布、耆英爲當時撫夷派之人物，然實際從事與外人口談筆涉者多爲黃氏，若謂伊、耆爲政策之主動者，恩彤則實行之外交家也。而伊、耆之于黃氏，幾于言聽計從，和約中多數交涉之原則，多本諸黃氏所擬議。故黃氏雖非居撫夷派領袖之地位，而其影響于當時外交者則甚大。自江甯締約，至虎門、望廈諸約，始爲伊里布、耆英及牛鑑合辦外交時期，次爲伊之獨自辦理，而耆繼之，雖人物不同，而政策則一脉相承。三時期中，皆由黃氏承辦諸事。且當伊薨于位耆未至任之數月中，黃氏躬負其責，交涉稅則，耆至所事已得十九。黃氏之在伊、耆心目中蓋爲一種專家性質，伊、耆在當時即所謂撫夷專家，即同光時代之所謂洋務專家，而今日之所謂外交家，黃氏則又其所用之專家也。』又云。『黃氏所參預之外交，爲屈辱之外交，本無外交可言，伊、耆諸人辦理和約，爲清議所集矢，吾人今日談及不平等條約之起源，輒太息于當時謀國者之不忠。然史實所示，則伊、耆等于議定條約時，亦嘗竭其智慮，以謀挽回中國之利權。黃氏于此貢獻良多。……』恩彤在當時外交上之關係蓋如此。自屬大有研究之價值。

（式）

專載

## 公餘瑣記

(五)

## 大號冤

自粵逆倡亂。捻匪回逆相繼起。各處土寇。又聚而應之。而小民之勇而狡者。或顧惜身家。不敢公然揭竿。亦復乘機爲盜。伺腰纏之富者。殺而奪之。襄陽西北。秦楚豫交界處。有沙路三十餘里。四無人烟。俗謂之三不管。河南某甲。從兄弟十餘人。皆強有力。結茅僻地。刳行客者屢矣。適有客五人。懷多金而來。甲調知之。率衆要於路。客持械與鬪。不敵。皆爲所殺。盡取其金。而埋屍於沙中。幸無人知。自以爲得計也。未幾。劉克菴中丞。赴陝撫任。宿其處。庖人方進食。忽有黃犬至座間。屈前足。聲鳴嗚若有所訴。從者持巨梃逐之。去而復來。如是者再。中丞心動。曰。如有冤。汝當前導。吾遣人偵之。犬果起。搖尾而前。中丞使從者隨其後。約里許。遇牧童。橫坐牛背。犬躍而嚙其足。拽童仆地。童哭且罵曰。畜生可惡。乃敢嚙我。我父殺人刀尚在。我歸取殺汝。從者異其言。窮詰之。童不能隱。具以前事告。乃捕某甲送之縣。嚴鞫之。得刳殺狀。起五屍驗之。刃傷猶可辨。並拘其兄弟皆真之法。盜風由是少息。而黃犬竟不知所自來。余襄事陝甘糧臺。李翰秋副戎爲余言。

## 翁壻冥禮

某明府。屢膺繁劇。性聰察。摘奸發伏。一時稱爲能吏。願用心豁刻。凡事不留餘地。往往使人難堪。後權宰某邑。泣任甫踰歲。忽患頭疼。時發時愈。漸至暴怒不測。語言顛倒。每獨坐。則神色沮喪。或無故作驚悸狀。家人訝其改常度。問之。曰。無他。我但覺心思不快耳。然猶力疾視事。恐寅僚議其廢弛。不肯少休息也。一日方午。閱案牘。某僕進

若至側。見其手支頤。意似沉吟不決。僕揣獄詞或有疑難。致費思索。不敢驚擾。姑傍案侍立。明府忽舉首瞪視。隨狂唻一聲。仰臥椅上。不復言動。視之。氣已絕。其婦翁某叟。少精申韓術。當道爭迎者三十餘年。因是致富饒。齒雖踰花甲。體甚健。又善調攝。時館郡幕。翁壻素相得。每談名法之學。議論風生。時人以冰清玉潤譽之。及明府歿。叟鬱鬱不樂。時復不豫。未幾。病劇。彌留之夕。臥室前聞鐵索聲。有小童自外入。見長人白衣冠。倚窗立。駭極大號。時叟已僵臥不能言。忽拱手似迎客。語喃喃不可辨。久之。歎曰。某姑爺來矣。我亦自知咎無可辭。不得不去。言已而隕。其爲陰司罪案發覺。概可想見。叟自游幕以來。所定奏書。慎之又慎。務使情真罪當。不應有冤抑。識與不識皆知之。何至身罹冥譴。或曰。某姓有貞婦。爲狂且調姦未成。婦羞憤自盡。母家迭控府縣。而某翁壻皆執成見。欲脫狂且罪。不爲申理。反謂其舊有曖昧。致冤終莫白。若然。則雖無賄託情弊。而污人名節。宜其報應不爽已。

### 山右奸僧

余昔客衡州。喬五山約數友。偕登迴雁峯。入壽佛寺小憩。知客僧出迎。脅肩諂笑。極意周旋。談次。雖微引經典。口不離釋迦如來。而輕浮狡猾。誠市井無賴之尤。或議其俗態可憎。五山謂若輩僅俗。猶不足責。乃有造種種罪孽。淫兇無比者。山右某寺。地廣而財富。主持僧某。貌似守戒律。少讀書解文義。吐屬頗風雅。談禪說法。娓娓動聽。又善結納。一時士大夫樂與之游。吳下某生。個儻能文。素有膂力。客嘗訪僧閒話漸相契洽。輒流連竟日。引爲忘形交。他人無此親密也。一日。某詣寺。值僧他往。僧平昔不常出。出則必扃寢室門。是日忘之。某初不經意。直達室中。將俟僧歸。久坐仍未至。往來徐步。見牀側所懸山水畫軸。別易拐仙像。近觀之。因舉手捫壁。適觸機括。畫後一門洞啓。入則木板布地。四面皆牆。屋上鑿牖納天光。西壁小几度石磬。一木鐺側挂。此外空洞無物。某不解其故。戲取錘擊磬。聲未絕。地上板豁然中開。兩美婦自內出。某駭絕。方擬詰問。而僧已至。瞑目怒視。無言而出。旋入手利刃。叱曰。君奈何揭我隱事。若不殺君滅口。禍且不測。揮刀直前。某歸請曰。師無然。我誠冒昧。實出無心。平日蒙師厚愛。

斷不敢漏言。倘能宥我一死。感且不朽。僧不許。某察其意不可回。復告曰。師不過預防後患。我自知命盡今日。但乞賜全屍。亦足副師意。僧擲刀曰。我與君情好篤至。何忍以白刃相加。今日鬪繫非淺。君亦無望生還。乃拉至別室。出長繩一具。毒酒一盃。並刀置案上。曰。三者請君自擇。我不相強。言已。出。反鍵其戶。某徘徊室中。自念孤客無端橫死。悽惶欲絕。窺雙扉緊閉。上下無縫隙。諦聽。僧仍坐守戶外。萬無解救之法。計自刎非常痛苦。服毒則肝腸斷裂。亦所難堪。不如雉經較善。方將就決。轉念僧固惡極。不如僞死。給其入視。因而殺之。總之一死。姑拚此以冀倖免。或可少延殘喘。因是心神稍定。佯哀涕不已。又隔戶呼僧曰。我自不知避嫌。於師無怨。今將自縊。死後尚乞慈悲予以棺殮。閒時誦一卷經。度我亡魂。足矣。俄而移几承足。俄而取繩挂梁間。俄而呼吸不相屬。若氣將絕者。故使僧聞。乃操刀潛伏戶後。久之。寂無聲息。僧謂其已死。啓鍵推戶入。某乘其不備。驟起舉刀劈之。恰中僧腦。仆地不能起。某奔出。懇之縣尹。率壯役並營兵圍之。焚某僧屍。發地窖出婦女十數輩。各歸其家。繫徒衆分別治罪。其無辜者。皆勸使還俗。移佛像他所。改寺爲義塾。聞者莫不稱快。惜山右何地。寺何名。生與僧何姓字。爲何代事。皆未詳。

### 姦殺惡報

某甲。少習圻工。祖父有遺產。差足自給。同業者誘之博。久而沉溺其中。非呼盧喝雉不快也。卒以是傾其家。不數歲。饑寒交迫。竟流落爲穿窬盜。里人某乙。兄弟析爨。攜妻分居。家無子女。無僕媪。亦無鄰舍。適以素進得百金。爲甲所調悉。乘天色陰晦。夜往將攫其金。踰垣入室中。燈光甚朗。猶有笑語聲。乃潛登其臥室樓。伏而下窺。乙夫婦方對酌。婦頻頻勸釀。乙已醺顏。婦忽起添酒。出而復入。手一壺。滿斟巨卮。強乙飲。飲甫畢。乙狀似昏迷。婦呼之。不應。拉之。隨手欲仆。乃扶至榻前。使俯臥。旋開門招一人入。識爲某屠。耳語移時。婦褰乙下衣。屠於門側出一鐵挺。長約三尺。粗如竹箸。旋移燈近照。屠持挺向穀道猛力刺入。乙雙足亂蹬。婦急上榻。舉被蒙其首。復跨其背。坐

而揪之。乙僵直不動。知已氣絕。遂抽挺出。移屍置之。兩人擁抱續歡。甲睹斯狀。忿氣填膺。目眦欲裂。急循舊路歸。終夜展轉不能寐。欲鳴鄉里。爲乙雪冤。轉念事不干己。且因行竊悉其狀。若到官究詰。殊難置詞。姑隱忍不言。次日。聞乙暴疾殞。已枯殮。刻期營葬。故假弔唁過其宅。婦對之嗚咽流涕。甲心益不平。陽相慰藉而已。乙之弟行商於外。得凶問還歸。以兄體素壯盛無疾。何至猝死。又聞某屠經理其喪。屠故有淫行。心竊疑之。顧事無左證。莫能辨虛實。隱痛累日。仍卽出游。而屠與婦自是往來無忌。情好益密。方自以爲得計也。無何。婦私處生疽。醫不能療。屠爲市藥治之。誤用辛烈之品。創愈劇。漸至兩股潰爛。肉中蛆出。臭不可聞。乃死。屠健壯猶昔。所業亦暢旺。一日。將宰割。豕豕忽奔逸。追而拉其尾。倒行而拽之。適家人預備擗滌。燕沸湯於鑊。移置階下。屠不知也。豕掙躍。屠持之力。一俯仰間。頓失手退坐鑊中。自覺前後陰如火灼。痛不可忍。急掖之起。但能俯身伏牀沿。或仰或側皆不可。俄而肌肉盡脫。僅餘筋骨。叫號累日而死。甲後改行爲人傭。益之勤奮。漸有蓄積。其戚某好漁色。悅某婦。礙於本夫。不得遂所欲。常鬱鬱不樂。甲窺知其意。因述往事以相戒。人始知婦與屠先後慘死。實由惡孽。屠之淫兇。令人髮指矣。然日以宰割爲事。殘忍猶其本性。若某氏之謀殺其夫。恨心辣手。尤禽獸之不若。雖一時倖逃法網。而造物之報之也亦酷而巧已。

## 楊某

黔人楊某。少習茅山法。嘗散步郊野。農人知其多幻術。請試之。楊不允。衆攬其祛不使去。強聒不已。楊曰。諸君必歌騶我。慎毋膽怯。衆曰。諾。楊向西默誦數語。舉足頓地。則一猛虎躍出。咆哮有聲。勢將撲噬。衆駭極狂奔。不敢回顧。鄰有自外歸者。遙望衆四散疾趨。楊獨立臨畔。旋負手徐行。不見有虎也。楊蓄一犬。小而瘠。里有自誇其犬之肥鷲者。楊戲曰。君犬何如我犬。其人大笑。越日他適。道經楊寓。楊於門內見其來。呼犬出。大幾如犢。向客吠且躍。猛不可當。其人左右支吾。竟爲所困。楊出哂曰。君何畏我犬。設我不來。君其危矣。因大聲叱犬。轉瞬依然瘠小。



俯首曳尾而入。楊每自高位置。最惡人以術士相待。鄰居某農。兄弟四人。性粗率。適赴戚家飲。途遇楊。猝然問曰。楊法師何往。楊心不平。轉問某。某以實告。楊曰。以我卜之。君等今日徒勞往返。恐不得醉飽。某方笑其妄。忽見稻田一鯉魚。長尺許。潑刺水邊。因解屨捕之。甫及。鯉躍去。乃呼其弟助之捕。鯉忽遠忽近。四人往來奔逐。喘息流汗始得之。送之家。蓄缸中。復濯足整衣往。則戚家客已散。忍饑而返。而田主以稻苗被踐。登門大詬。憤相格鬪。兄弟皆受創。迨探缸取魚已杳。僅存敝草履一具。相對懊惱。猶不悟楊之惡作劇也。楊又嘗偕數友出游。途中口渴不可耐。無由得水。楊出錢百餘置地。解衣覆之。已而啓視。則橋實滿其中。錢已無有。分食恰潤燥吻。而不識其所自來。其他事類此者。尤不一而足。或謂是特障眼及搬運法。市井賣技者皆能之。無足稱異。楊聞之。微笑而已。某富翁家有邪祟。聞其名。延使劾治。楊獨立庭中。默誦咒語。無巫師登壇作法一切鋪張狀。謂已遣將擒妖。見者皆不之信。然自是患果絕。翁悅之。留寓其家。禮之爲上賓。日益親洽。楊故嗜酒。值主人宴客。至深更。皆醉。楊強客與毋戰。刺刺不休。主人婦聞而尤之。嘗曰。彼真酒鬼。夜闌人倦。猶不知進退。似此貪饑。一何可厭。楊方促客飲。忽顧翁曰。夫人何事罵我。無禮當罰。隨索巨杯注酒使滿。舉置空中。杯懸空徐入。若有捧之行者。及主婦前。不動。引手推之。亦不傾側。正驚訝間。翁隨至。述楊語。不得已。吸而盡之。杯仍出如前狀。翁由是留意伺察。凡聞語一言一動。多爲所悉。又聞其能咒人使化羊豕。已心曠之。村中某氏婦。性剛暴。人莫敢忤。楊與翁適過其門。誤撞其幼子仆地。婦奔出。指天畫地。訶斥之。翁極口慰藉。猶吼怒不釋。楊挺身直前。以扇揮之。回步徑去。婦狀如癡。盡褫上下衣。裸而立。其夫挽之。不肯入。抱之。身如千鈞石。重不可舉。亟使人追楊謝過。乞解之。楊頓足曰。無多言。渠自還其家矣。返視果然。翁雖陽譽之。愈覺其舉動莫測。有類妖人。且恐日久生嫌。致貽後累。將辭之而未發。及夕。楊忽告別。意似前知。翁欲全終始。厚贈之。乃去。後聞楊客蜀都。竟隱身姦人婦。爲本夫所覺。思掩執之不得。有點者。使預藏狗血蒜汁等物。俟聞穢褻聲。急澆之。楊被污不能遁。乃縛付有司。寘之法。

衡山常平倉。在縣署西偏。最後一倉。爲乾隆時積穀。同治初。陳季修明府履任。出穀量之。顆粒猶堅實。色黃如金。閃爍有光。碾成米。白而潤。見者莫不稱異。余嘗索得升許。煮爲粥。汁濃而味腴。清香撲鼻。較新米尤可口。聞守倉役言。是倉有蛇。間出游。小大不一其狀。皆稱之曰倉龍。每開倉。必先以香楮。祀而祝之。復取短杵。擊倉之四圍。然後啓視。穀上常有蟠迹。約而計之。僅尺許。門子某。年七十矣。嘗於深夜遇之客座。座高二丈許。廣倍之。蛇踞其中無隙地。昂首如巨甕。門子懼而退。以告同伴。再述之。不知何往。又有見於倉側者。長三四尺。首有角。轉瞬已杳。

偽檄

同治庚午。某明府宰沅江。奉中丞檄。捕會匪首謀者四人。飭卽日就地正法。檄中載姓名里居甚詳。四人者。皆邑紳。明府所習知。素奉公守法。無劣蹟。往昔籌防捐餉皆得其贊助。歷任深倚之。必無爲匪理。反復驗來檄。紫印宛然。又檢舊日撫檄較之。印文適相合。惟來檄無監印官銜名。以爲偶遺漏。姑借是請於中丞。且詳述四人素行。冀緩其死。時劉觀察中丞撫吾湘。得縣牒大駭。屬首府飛函白其僞。且諭明府審所由來。展轉究詰。始知土倡廖黛梅所爲。廖絕斃。又蕩治無度。見之者鮮不爲所惑。由是名大噪。車馬盈門。纏頭金積鉅萬。邑人因以傾家者。指不勝屈。某紳之子亦暱焉。某知而憤甚。戒其子。不遽絕。乃白之明府。藉訪聞逐廖。廖銜之。其三人。亦與有夙憾者也。因商之所歡。欲得而甘心。久之。無隙可乘。復以重金贖某胥。僞設是謀。事發。廖就逮。殊不驚惶。及對簿。神色自若。問其何由作僞。俯首不答。脅之以三木。乃曰。何僞之有。區區一檄。不過素紙墨書。何人不可執筆。所不易得者巡撫關防耳。官無大小。皆以印爲憑信。雖典史木記。亦不輕以假人。矧節署森嚴。外間何由攫取。我固有罪矣。律應與受同科。徒問我無益也。官不敢詰。廖旋得釋。或曰。關防刻蠟僞之。或曰。實出自節署。然與否與。無從揣測矣。

# 養 和 室 隨 筆

渠 彌

## 蘭 州 絨 氈

海寧陳奕禧臬蘭載筆云：蘭州所產，惟絨氈最佳，擇羊羣之細軟者紡綫斜織之爲絨，毛之粗者亦以綫織之爲氈也。自昔蘭多比邱尼，靜脩餘暇，采擇輕柔製成佳績。裁服同皮裘之用，御于霜雪之辰，溫厚光勻，洵爲名產矣。故其尤細者舊馳姑絨之稱焉。在明盛時，公卿貴人每當寒月風嚴，閒居談讌，簪裾相映，莫不以此雅素相尙。自下賤者之流不敢僭被于體也。逮後趨利附貨，眾咸竊效，作之既多，功乃罔及，鸚供時需，名猶襲沿，服無等威，售者雖夥，而值斯下矣。今之百尺價止七千，短者遞減之，大紅獨貴，以其梳活羊絨爲之而茜以紅花，故二十尺須四千。松花桃紅石青油綠雜色較素者稍加染工，有提作方勝者謂之鐵裏錦，左右斜紋者謂之麥穗子，價亦相等，稍雜氈者謂之小絨，減售視貨之精疊以爲高下。氈之最佳者二十五尺值減千之三，絨悅長三尺許百錢，氈悅四十錢。更有呀呀氈，色稍青，雜絨所造，寬長與大絨等，百尺者三千，撒刺絨幅狹不及尺，一袍一千五百，二者皆蕃稱也。雨衣之佳莫徧牛絨若也。織成狹幅，尺有餘寸，真者六七千，其色深赭，稍黑而帶紫爲上，以水沃之，經時不滲，雖遇大雨無沾濡之患，蘭雖產此，求之非易也。羯衫賤者四五百錢，謂之蘇織，蘇織河州西地名，產此羯，故遂名之也。又氈毯五十尺佳者二千，所謂米心者上多細絨如米類，不及蜀市所賣，蜀中值五千也。毛氈毯似羊羣，鷹爪環腳蒙茸若裘，殆不可辨，五十尺賤者七八百。

## 鴉 片 詞

春冰室野乘（國風報第一年第十號載）云：鄧鏞筠尚書諱廷楨，江甯人。林文忠由江督使粵治鴉片案，尚書實爲粵督。兩公志同道合，誓澹沈災。權貴忌文忠，因並及尚書。兩公先後成邊，而粵事遂不可爲矣。尚書督粵時有高陽臺一首，卽咏文忠焚鴉片事也。詞云：鴉度冥冥，花飛片片，春城何處輕烟。膏膩銅盤，枉猜繡榻開眠。九微夜燄星星火，誤瑤窻多少華年。更那堪，一道銀潢，長貸天錢。○星查恰到牽牛渚，嘆十三樓上，暝色淒然。望斷紅牆，青鸞消息誰邊。珊瑚細結千絲密，乍收來萬斛珠圓。指滄波細雨歸帆，明月空舷。己亥歲除，文忠留鎮兩粵，而尚書移督兩江，持節鄉里，人尤榮之。二公以庚子元旦受代，其臨行時留別文忠有換巢鸞鳳一首云：梅嶺烟宵，正南枝意嬾，北蕊香饒。甚因催燕歸，底事趁鴻遙。頭番消息恰春朝，蓼汀杏梁，青雲換巢。離亭柳，漫綰線繫人蘭橈。○思悄，波渺渺，簫鼓月明，何處長安道。洗手諧姑，畫眉詢婿，三日情懷應惱。新婦無端置車帷，故山還許尋芳草。珠瀛清渚，襟期兩地都曉。此兩則皆可入詞林紀事中。尚書在新疆時有百字令一首，祭東坡生日云：九疑雲黯，更匆匆去跨南飛孤鶴。天上瓊樓寒自好，偏向瓊田飄泊。麀鳩身宮，飛鴻爪跡，生氣還如昨。海山宛率，舊遊應許尋著。○儂亦珠蟾餘生，乘風縹緲，來聽龜茲樂。一種天涯萍與絮，腰笛而今零落。北府兵銷，西州路遠，歸夢時時錯。華年知幾，翠尊聊爲公酌。宋于廷序尚書詞集，謂其通籍以至持節，居處飲食無改寒素。惟于音律殆由夙授。分判節度有顧曲風。于古人之詞靡不博綜，所自製則雍容和雅。纖掣之音迷濛之響無從犯其筆端。所存無多，所託甚遠。非過譽也。文忠少尚書十歲，嘗言尚書年已七十而細書精妙猶不肯用錢鑿，足見先輩養氣之厚。自來詠鴉片者殆無如鄧詞之工也。

## 湖南方物

年來頗喜錄記湘中故實。黃虎痴湖南方物志云：長沙老猴乃明吉藩馬廐中物，藩女適善化李氏，贈以馬而猴與焉。親迎之日，其婿墜馬死，女未行而猴逸。李住河西之曲潭，藩邸在今長沙王倉，相距三十五里，中隔湘江，猴嘗往來兩地，略無所阻。余少日寄居碑市，與李鄰近，猴亦嘗至余宅，家人咸見之，項舊繫金鍊，行則琅琅有聲，嘗跪乞夜行僧

解其鍊，僧謂去鍊則能變形，仍留其半，故猴歷三百餘年而不爲人崇。近四十年來見者頗少。猴毛色純黑而軀甚瘦小。此說長沙人至今猶盛稱之。又云：谷山硯石，屢見前人記載，湘人知者頗少。道光八年，桐城闕翁嵐，偶見木工以綠石作礪，光澤可愛，詢知爲谷山所產，購歸琢成一硯，競相傳播，於是谷山硯之名大著。闕翁誠風雅士，其遺韻被乎湘人者多矣。余在湘時，見市中所鬻硯皆云谷山所產，亦不見有異也。

### 黃果樹瀑

清楊恩壽坦園文錄貴州黃果樹觀瀑記云：昔人言瀑布者，謂瀑懸絕壁，觀者或正視，或旁觀，第能就瀑而立，未有身在瀑上者，有之則惟貴州黃果樹瀑。黃果樹者，山名也。兩山對峙，高可極天，狀類隄防。隄下駢石平衍如萬畝田。瀑從中流，距瀑十里許已聞其聲。至山脊則爲小市。寥寥數家，輿夫憩焉。作晨炊，啓市房。窗櫺正當瀑上，如萬丈白練鋪石上。平處絲絲作水波雲，傾崎處則如水銀瀉地，揉作大珠小珠，聲洪而清。又如冰絲雪縷機軋無停梭。映日光處，忽紅忽紫，莫一其色。目爲之眩，不敢久視，又不忍不視也。輿夫飯畢，沿瀑上行。亟納履，懼其漂而失也。前視瀑迎，後顧瀑送。微風徐來，濛濛細雨溼衣裾。行與瀑別矣。越三十里，陟危峰，從樹隙又見蕩蕩於輿下。蒸蒸然跨瀑上昇，奇觀哉。浙天台鴈宕石梁三瀑，名聞天下。余未之見，不知作何狀。彼此相較，未知孰優。行當質諸會觀三瀑者。

## 續 孽 海 花

燕谷老人

## 第四十五回 權上爭權政策革舊 夢中尋夢酒令翻新

話說唐常肅梁超如因接到莊小燕的信。請他們二人速往密談。他們就套了車。趕往錫拉胡同小燕的寓中來。二人到了。一全入內。小燕請到書房中坐定。就告訴常肅道。前天頭上頭叫起兒。我上去面奏。極力的保舉了閣下許多話。并題及閣下的著作及王子度的日本國志。并說龔師傅均曾看過。也很贊成。上頭點了點頭。說道。也看過了。我就奏道。皇上如以為可取。不妨由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遞摺保舉一下。自然可以鎮壓浮言。上頭也點點頭。以我意見觀察。上頭很贊成變法。不過上有西太后的阻撓。下有樞廷的不贊成。恐怕沒有結果。常肅道。我今兒聽得一個消息。說是皇上跟龔老夫子談及了我。老夫子面奏。莊某既然面奏。不妨叫他遞摺保舉。今天聽見小翁題及此事。大約皇上聽了小翁的面奏。所以有這個消息。剛在跟勝佛談到此事。勝佛說得極痛快。他說。這位老夫子的意思。一來要迎合王爺的意思。二來要說却在小翁身上。不擔責任。三來恐怕我不受羈勒。這幾句話確是十得七八。小燕道。勝佛來了很好。前兒我們三個人密談的話。告訴他沒有。常肅道。沒有。小燕道。勝佛雖是同志。然年少氣盛。一時不留意。流露出來。是很危險的。超如你看對不對。超如道。是的。勝佛的人格。我可以擔保。不過言多必敗。凡是秘密的言論。總應當到實行之時再說不遲。事前少一人知道就少操一點心。小翁的謹慎是不錯的。小燕道。現在龔師傅既然如此。以後未必能得他的助力了。我把關於他的消息告訴你們。他自將濟甯蟲去之後。本想拉錢唐卿進去。不料那位總管與濟甯關係很深。先下手為

強。用著離開兩宮的大題目。下了一個青天霹靂。把唐卿擡了。近來濟甯連總管二人對他的過節兒還沒有消弭。你們看不出今年必有風波。他老人家還在夢中。去各方面敷衍呢。六爺在一日軍機。或可勉強維持他。這位王爺尚有故舊之念。就是近來也看破了他的伎倆。總還要保全他的面子。不過王爺近來身體多病。恐怕不能長久。今兒聽說軍機處已請了好幾天假。萬一不起。政府必有變動。新近他聖眷也不甚好。就像各國欽差來總理衙門要求在乾清宮裡覲見的事。前天召見。上頭就問及怎麼樣。我即面奏。現在外交。對於虛文禮節。不妨優待。只要注意收回實在權利。上意亦以爲然。不料軍機上去商量辦法。這位老人家固執不可。仍是天朝夷狄的一派頑固思想。上頭不以爲然。因此碰了很大的釘子。講到宗室中間。七爺已死。六爺之外還是匡邸。于兩宮有些信用。去年膠州教案劇烈的時候。他激昂慷慨。自請帶兵。本來是可笑的。他懂得什麼用兵。不過這也是旗下當差的一種法兒。那位老先生就當面帶笑的說道。王爺你當他是體面的差使麼。這種尖刻的話。真教人下不去。聽說匡邸私下常常切齒呢。前天同衙門的俞筱儀。因爲借款的事。他跟他狠翻了一起。筱儀聽說要請開缺。筱儀他也有他的神通。未必就能壓倒他。就講借款一件事。你是清官不要錢。不過這裡的回用是通例。你不拿也是白搭。況且許多奔走辦事的都指望著。你自己做清官罷了。不能教人家都學你。你是軍機大臣戶部尚書。不怕沒有錢用。不用說別的。就是戶部的飯食銀子。那一個衙門能像他的收入。這種的不近人情。不免爲衆矢之的了。常肅道。老夫子既然如此。我們也不必希望他來幫忙。他將來出了事。我們並不是不幫他。是他自己離開我們的。小燕道。現在我們須決定進行的方法。否則機會一失。就悔不可追了。超如道。敬王萬一去。繼起的王公沒有他的資望。阻撓的力量自減去了分兩。龔師傅也許回風轉舵。倘若應了小翁的預言。反對他的乘隙而起。來動他的手。那時鵝蚌相爭。把注視我們的眼光分去了一半。我們反好坐收漁人之利。我們只管擴張吾黨的勢力。使聖意堅決。反覺得進行容易。未始非福。小燕道。是極。是極。我們決定合力進行。常肅超如道。不過是要小翁發蹤指示。我們自然協力同心的。小燕道。馬加拉廟。小兒本來跟他們拉攏很熟。所以上頭的舉動。我大略都有些曉得。不過我看總要多開關些門徑纔好。我們的會中。二位也須加意聯絡。各人有各人的門路。都要設法使爲我用才好。超如道。前天與蒞齋內兄談及。他也很佩服小翁的長才。也很贊成吾們的舉動。他又說。余鑄甫的老太爺。向來是老成持重的。因爲深

憂國勢危岌。也誠心贊成變法。他二位老人家資望也毅。將來出來。一定可以收一臂之力。小燕道。很好。他們二位年高德重。向來有清望。不比我們異途後進。未免被人輕視。即如二位。雖然才學優長。然究竟是新進。不比他們二位。足以止息浮言。現在請你們加意聯絡。韓信將兵。多多益善。一面探聽宮中府中的情形。如有關係消息。彼此迅速通知。常肅超如道。是是。就立起身告辭而去。各回了廬。那時春闈試期已近。各省舉子紛紛到京。預備下場。超如的內兄呂且聞侍郎。他有放總裁的資格。那天早上。他也照例聽宣。到了九點鐘。裡頭傳出上諭。派出孫朝鼎余書屏呂且聞文平四人。此外同考官以及監試各職。都派出了。超如因與呂且聞有郎舅的親誼。照例迴避。不能入場。超如本來志不在此。毫不介意。其餘同志的一班舉子。也就提着考籃。接了卷子。紛紛的鑽入矮屋中去。度過了三場九天。那回頭場的頭篇題目是論語上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兩章。第二篇是大學上不誠無物。第三篇是孟子上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試帖詩是賦得雲補蒼山缺處齊得山字五言八韻。原來科舉場中。着重的是頭場頭篇八股文及試帖詩。各人出了場。那同鄉同年老師等。都要討那文詩稿來看。以卜能否中式。當時林敦古出場後。將一文一詩。贖了幾分。送到各老師及同鄉前輩處。本來敦古文名甚盛。他平日所作的詩。酷摹南宋楊誠齋的。他雖年輕。已有詩集。名爲晚翠軒集。他既將場作遍送各處。各人都稱贊他一定掄元。敦古也自命不凡。正在等榜的時候。一天超如約了郁文敦古等在李鐵拐斜街聚豐堂去吃夢。原來當時科舉場後。出榜之前。士大夫間往來飲宴。名爲吃夢。規矩是一個不入場考試的作爲夢神。其餘都是入場的舉子。到館子裡吃了酒飯。記了眼。將來在座的人中。中了一箇。就由這一個人還賬。中了幾箇。公同分還。中間沒有中的。就由夢神還賬。所以每屆闈後。酒館中很熱鬧的。那超如這一天聚會。也是如此。除他三個人外。還有四川的楊淑喬。如皋的顧梅庵。通州的李春閣。太倉的姚梅籬陸盧卿。蘇州的張秋谷章叔義。揚州的王禮門章仲玉。其中也有本來在京當京官的。也有自外來的新舊舉人。大約都是有些文名。與超如等聲氣相通。所以超如預先約着。預備暢快一日。那天下午三四點鐘。超如先到了聚豐堂。不多時。各客陸續而來。傍晚客已齊了。超如便教夥計擺好了席面。超如道。今天我是客。我是坐第一位的。淑喬說道。你也太會恭維了。讓我來坐。郁文道。今天這個聚會。倒也好笑。平常的臭規矩。總是把第一位推來推去。不肯入座。我也不曉得。坐了第一位難道是能殼多吃些燕窩魚翅



麼。今天是爭着坐第一位。還說是謙虛。還說是恭維。聽來很新鮮。其實依然是臭規矩的遺味。我看不必罷。還是大碗的酒。大塊的肉。爽快一下子的好哩。超如呵呵笑道。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你是隔了三千年也不曉得我的眼睛還刮不刮呢。衆人聽了都大笑。便隨意坐了。斟酒上菜。大家閑談了一回。超如說道。我昨天約了諸位來吃夢。晚上想到吃夢兩個字。很有意思。人生世上。那一個不在夢中。過這六七十夢裡光陰。不過各人所做的夢。各不相同。入了夢中。覺甘苦不同。等到大夢醒來。還有什麼夢迹可尋呢。我因此想了一個酒令。就叫他做尋夢令。中間是一個尋夢人。一個是夢神。只要尋着了夢神。夢也醒了。令也完了。其餘許多的夢。像南柯夢邯鄲夢之類。那尋夢的尋着了。就有許多可笑的材料。可以銷酒。今天打算與各位行這個新酒令好麼。衆人哄然道。好極。好極。可就拿出來看一看。超如就向他的跟人道。可把那帶來的象牙籌拿來。那家人向着帶來包袱中。取出一個紙包。打開來是一個象牙筒。中間有二三十枝牙籌。超如接過來。說道。我把尋夢人及夢神二籌宣布。他就檢出一支來。牙籌上是用墨寫的。上寫趾離二字。張秋谷道。趾離是夢神的名。好像見于致虛閣雜俎上的。超如道。不差。下寫着尋夢者遇之對飲一杯。合席公賀一杯。完令。又取一支。上寫尋夢人。下寫着得者以尋得夢神爲完令。如入夢境。照籌行之。敦古道。很好。其餘夢境。必有妙處。可一同宣布了吧。超如道。其餘夢境。俟入夢中。方可發表。否則減少興趣。衆人道。不差。超如道。現在請各抽一籌。不可洩漏。尋夢人則須先自登場。衆人皆道遵令。超如就將牙筒親自拿着。送到各人面前。請各人各抽一支。各人都抽了。超如也取了一支。就向席上問道。尋夢人請即登場。只見敦古欣欣然揚着手中籌道。夢中人來也。衆人呵呵一笑。都道。請尋夢吧。他向合座看了一看。說道。我們今天本來是超如的夢神。大約就是他吧。超如笑道。不是。看他手中的籌上寫的是南柯夢。下面小字寫着。遇者猜拳三次出夢。勝者飲酒一杯。負者吃蠟醬一盞。或以魚子或蝦子代隨意。梅庵笑道。蠟醬倒新鮮。蝦子此地未必有。還是用魚子搗爛炒成醬。或者可吃。敦古道。我看還是用魚子沖湯的好。當即喊堂倌吩咐去要。堂倌聽了。很不懂。說道。魚子打爛了沒有什麼吃頭。我們當灶的從來沒有做過這種菜。恐怕不好吃。不如用醬汁中段帶些魚子還可吃。超如道。你不懂。我們要吃魚子。你用魚子打爛了。就照醬汁中段做法。來一小碗殼了。堂倌唯唯而去。超如就向敦古說道。猜拳是否照老法。敦古道。自然照普通的法子。先猜雙單。次猜顆

數。又次猜黑白。兩手不脫空。超如道。很好。就取了兩顆杏仁三顆瓜子爲二白三黑。就在袖中取了幾顆。握在手中。伸出拳來道。請猜。敦古想了一想。說道。你在京双宿双飛。不比我們。一定是双數。超如微笑道。你輸了。敦古道。現在你手中不是三定是一。超如道。不錯。敦古道。我仍舊向多的方面猜是三。超如笑道。你又輸了。敦古道。豈有此理。只有一個。不是杏仁定是瓜子。我想今日席上的人。中了都有狀元希望的。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大約是杏仁吧。超如道。猜着了。你想今天座中都有狀元希望。但是狀元那有幾個的。自然只好一個。你倘先想到杏仁的意思。就全軍大捷了。敦古道。再來。超如又伸出拳來。敦古道。你已把狀元恭維過了。現在一定是雙數了。超如道。你又輸了。敦古道。難道仍舊是一個麼。超如道。你又輸了。敦古道。我還沒有決定。正在商量。超如道。你跟誰商量。難道和我商量麼。你已說出數目了。敦古道。就算我輸。你手中是三個。一定是二白一黑。超如呵呵笑道。你全輸了。放開拳是三顆瓜子。敦古道。你太狡猾了。超如又做了一黑一白。却被敦古統統猜着了。超如道。統統起來。我贏你一拳。我飲一杯酒。你吃一碗蚨蜥。敦古道。這碗醬那裏吃得下。將來行第二回令。吃什麼呢。超如道。館子裡還怕沒有魚子麼。衆人都笑。說道。我們公斷。吃了一調羹就算了。敦古就吃了一調羹魚子。說道。味道不差。禮記內則上所以把螞蟻子的醬列在八珍之列。想淳于駘馬在南柯郡時所吃的還不如他。衆人都笑了。說道。駘馬爺快去游歷。不要擔擱了。敦古就向王禮門說。是你麼。禮門將手中的籌取出。一看。是春夢婆。郁文道。好好。敦古的官運亨通。做了駘馬爺南柯太守。又要做翰林學士了。細看上面小字寫着。遇者以骰子擲色。得三鼎甲采方出夢。公賀一杯。春夢婆另賀一杯。每十擲不得采者。罰一杯。以得爲度。敦古道。這個倒不容易。倘然一定要狀元。真不得了。超如道。我本來想寫狀元的。後想太難所以改爲三鼎甲。較易繳卷。敦古就向酒館中取了一付骰子一隻海碗。擲起來。郁文道。禮門本來有瀟湘妃子的雅號。現在做了春夢婆。想來妃子是老了。不過你要數清他擲的次數。以便罰酒。你不要爲他是翰林學士通同作弊。那是不行的。敦古道。不與你相干。敦古就擲起來。約擲了二十幾回。得了一個双四五六榜眼。大家公賀了一杯。禮門也另賀了一杯。敦古道。還有好多個夢。超如你有什麼刁鑽古怪的花樣麼。我這個夢可做不了了。超如道。我對於夢中人很體量。沒有教他多喝酒的。敦古就向着楊淑齋道。如今可尋到你。淑齋看了籌道。這支籌太不雅了。我

看換一枝吧。超如道。這個令中沒有十分有傷大雅的。衆人都說道。換令不行。究竟是什麼呢。旁坐的章仲玉。就從淑喬手中取來一看。呵呵大笑道。很雅很有趣的。怎麼說不雅呢。衆人爭着看籌。只見上寫着高唐夢三個大字。下面小字注着。遇者同飲合歡酒三杯出夢。飲時於一杯中更迭飲之。每杯每人須各飲二口。公賀双杯。郁文道。這籌好極了。楚王神女合飲三杯。宋玉景差等反要賀兩杯。足見帝王專制的不公平。楚王再來反對。吾們是要革命的。衆人都說道。是極。是極。淑喬就向敦古道。如此委曲了林神女了。敦古道。不對。當時楚王到了巫山去尋神女。我是楚王。來尋你的。淑喬道。才剛我欲換令。郁文說楚王反對。楚王是郁文封我的。不是同程咬金的混世魔王是自己去搶來的。超如道。據本事看來。確是楚王去尋神女。好在現世界婦女提倡女權。將來男女總要平等的。楚王神女。也不必爭了。況且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你們二人好似趙松雪管夫人說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分不出誰爲楚王誰爲神女呢。淑喬呵呵笑道。超如豈有此理。敦古也禁不住笑道。放屁。放屁。淑喬旁座的仲玉。敦古旁座的郁文。將一個杯子斟滿了。郁文逼着敦古喝了一口。遞與仲玉。仲玉也湊到淑喬嘴邊。逼他喝了。重又遞與郁文。彼此交換着喝了三杯。衆人喝采。各各喝了賀酒兩杯。大家道。這個令好極了。都催着敦古再尋。敦古隨意就向着郁文道。你是不是呢。郁文道。你尋我麼。敦古道。是的。郁文道。你尋着了好頑意兒了。比高唐夢還好。衆人盼望又有新鮮的出來。敦古呆呆的催他拿出來。郁文就把籌一擲道。你們看。敦古一看。原來就是趾離。敦古道。你真會哄人。什麼好頑意兒。郁文道。尋着夢神還不好麼。敦古想了一想。也呵呵的笑了。各將籌上規定的酒喝了。郁文道。沒有做着的夢還不少。我們再來一回。章叔義道。夢境尙多。剛才行過的不如除去了。省得重複。超如道。也好。就將南柯夢高唐夢春夢婆三籌抽去。將其餘的籌收回放入筒內。又教各人抽了。此次却是超如抽着尋夢人。就說道。怎麼我也做了尋夢人了。梅庵道。你是至人無夢。所以迴避了不教入場。現在也教你過過癮哩。超如道。你說我。就尋你。梅庵道。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夢。拿出籌來一看上寫着華胥夢。下註着遇者各醒呆一次。以五分鐘爲度。出夢。彼此監察。犯規者每次罰酒一杯。超如道。這是很難的。梅庵。你先醒起來。我先告訴你。五官四支都不准動。犯者每次罰一杯。梅庵道。你先醒。衆人道。先後沒有分別。你就先醒吧。梅庵道。我來醒一個羅漢吧。就在座上盤膝而坐。合掌閉目。衆人道。這是取巧。閉了眼睛。不看見什麼。

就容易得多。梅庵就開了眼。超如道。犯規一次。梅庵道。犯什麼。超如道。犯規二次。梅庵覺悟了。一回兒旁坐的郁文道。五分鐘到了。梅庵纔立起身來。開口道。我上了你們的當了。騙我閉眼。騙我開口。超如道。快喝了罰酒。瞧我的。梅庵喝了兩杯。就見超如照常坐定。梅庵道。你就行令麼。超如也不响。梅庵道。你們看他的下巴往右超出。人家說他像朱太祖。我說他是豬八戒的兄弟。你們說他相像麼。衆人呵呵大笑。超如依然如老僧入定。不見不聞。郁文道。五分鐘到。超如纔開口道。梅庵。你要罰酒。梅庵道。怎麼。超如道。你先問我話。我答了一句就是犯規。我不上你當。你又故意取笑我。引得衆人皆笑。想要引我笑一笑。誘人犯法。衆人公論應罰多少。秋谷道。他自己罰了兩杯。想要罰人家。其心是應罰的。不過法律上沒有注出誘人犯規的罰則。也只好便宜他了。梅庵道。你快尋罷。超如就向着姚梅籬道。你是夢神麼。梅籬道。尋着好夢了。就將籌給衆人看。只見是游仙夢。下注遇者以巾作枕。置于桌上。首眠其上。猜三拳出夢。每次勝者得令負者唱曲。說笑話。說彈詞。唱開篇等。凡足以娛樂者皆可。勝者及合席公賀一杯。超如就向酒館中取了新白的手巾兩條。摺疊成枕形。分與梅籬一個道。這個游仙枕。我們不可不進去一游。梅籬接着手巾道。這是什麼枕。超如道。不過表意罷了。梅籬道。我們就此入夢吧。但是猜拳不爽快。還是豁三拳吧。超如道。可以。猜拳的影式本可彼此同意決定的。梅籬道。好好。二人將頭靠在枕上。伸拳出來。超如輸了一拳。梅籬輸了二拳。衆人道。彼此出令吧。梅籬道。彼此出令。須量人所能。不可強人所不會的纔是。衆人道。當然。第一拳是梅籬輸的。超如出令。超如道。梅籬多才多藝。我曾經聽見他常常唱說書人的開篇。就請你唱一個開篇吧。梅籬道。我偶然唱幾句。沒有全的。怎麼唱呢。但你也難不倒我。我就當場胡謔一隻。請諸公不要笑。就向酒館中借了一隻三絃。一面調絃。一面胸中打稿。等絃調整了。他就用着道地的蘇州口音唱道。

四月槐花舉子忙 東坡根舉場去考文章 第一場四書文八股三篇作 還有賦得詩五言八韻調鏗鏘 第二場是書詩易禮  
春秋傳 五篇經義要堂皇 第三場策問五道須真才學 經史子集盡包藏 近來潘伯寅提倡金石學 漢碑商鼎最當行  
還有那李芍農研究元秘史 西北地理考戎羌 都是敲門磚翻的新花樣 料想諸公不會忘 只是那提籃鑽入牢門內 難  
堪九日苦時光 吃喝便溺都在三尺地 好像那八戒兒孫聚一堂 出場各把詩文送 也是世故人情第一章 若說此時歡

樂處 只有像今天吃麥聚豐堂 猪枚行令無拘束 個個自負是狀元郎 等到那琉璃廠裡聽紅錄 區區是一定榜上無名  
面少光 便宜的會鈔有人我白吃 低頭浮海轉家鄉 等三年又來自擾喜洋洋

衆人聽了。拍手喊道。怪不得說是太倉的東西二才子呢。這樣的出口成章。不輸陳思七步。我們要好好好的賀他。郁文道。公賀三杯何如。衆人道。當然貨真價實。大家都喝了三杯。正在熱鬧時。只見風門推開。有三個美少年走進來。向各人請了安。各人抬頭一看。原來是三個相公。一個是韻芳。一個是五九兒。一個是靜芳。都是各人叫過很熟悉的。靜芳道。誰在這兒唱。彈的三弦真好。我們都彈不來。超如指着梅籬道。是他。靜芳道。原來是姚二爺。他唱的崑曲真有功夫。我曾經請教過的。不過今天唱的是什麼。我們不懂。五九道。我知道是南邊說書先生唱的開場曲兒。不過字眼兒可聽不出來。本來靜芳是梅籬叫的。五九是超如叫的。韻芳是梅庵叫的。超如就說道。今天忘記了叫他們來熱鬧熱鬧。郁文道。還不遲。淑喬道。叫了他們。恐怕行不出許多好令來了。郁文道。不相干的。梅籬道。我要行令了。他們一來。超如恐怕要脫滑了。超如道。不會的。古人練心要在戲場中作文。難道我就不能麼。梅籬道。好好。你儘吹。我就試試你。你看桃花扇中酒令。曾有冰綃汗巾的破承題。今天請你做一個開講。題目是他們相公兩字。看你有戲場作文的本事麼。超如道。才剛你說難不倒我。難道被你難倒麼。隨喚夥計取紙筆來。夥計取了來。超如隨便取張紙。磨了墨。用筆寫了相公二字。旁注開講二小字。接着寫。

且夫宰執門前。相公厚我。姑蘇台畔。公相主婚。(蘇州主婚者曰公相。)相公之稱。由來久矣。顧秀才爲宰相之根。嘉名肇錫于童僧。(清秀才之下。有僧生童生。皆未成秀才者也。成秀才方得稱相公。)而儒書卽侏儒之例。同聲附會于儂姑。(前人筆記中云。相公爲儂姑同聲之誤。)言者多端。不可究詰。要而言之。世道凌夷。貴賤參亂。有兔爰爰。亦襲厥稱。惟彼高下之殊途。實亦名實所同歸者也。

梅籬看了笑道。佩服。佩服。不過結束二語。恐怕有點兒觸犯吧。淑喬道。此文有魏晉人氣味。決非十年前八股專家所能。我們也應當公賀三杯。敦古道。我格外要賀你一杯。因爲這個題目很枯窘。你却搜集了不少典故。真所謂嘻笑怒罵皆成文章。諸君看他於這種題目能做出典雅的文章。倘入了闈。遇着識者。必能脫穎而出。可惜迴避了。郁文道。我最

恨的是八股。超如的迴避。是他的福氣。但這種題目做的八股。我看了倒也不恨了。看來八股最好是這種題目。尤西堂的臨去秋波那一轉的八股文。究竟有點玷辱了題目呢。超如道。你們不用太恭維了。隨向梅籬道。我又要發揮了。梅籬道。什麼叫發揮。超如道。冰綉汗巾破承題你記得。難道這發揮二字就忘掉了麼。梅籬道。不差。是柳敬亭向李貞麗說的。大約明季秦淮院中行酒令時有這種的話。超如道。是的。我才剛聽靜芳說。你的崑曲很好。請你隨便唱一支罷。梅籬道。我好久荒疎了。況且也沒有吹笛子的。還是唱一隻二簧吧。五九靜芳聽了都說道。很好。二爺唱。我們來拉。他們二人一個去拿了胡琴。一個去拿着二胡。好在酒館中每間屋裡都有的。他們取來。就拉了幾個過門。向梅籬道。唱什麼。梅籬道。杜笑儀的驚人碑。靜芳道。這是新近最時興的。他們兩個拉。梅籬喝了一口茶。啞了一聲嗽。立起身。把臉向着籬。說了一聲搖板。就開口唱道。

一見碑字怒衝冠 擅張大膽誇前賢 司馬在朝把忠心獻 爲何說他是奸讒  
唱了四句。他停了一停。靜芳啞道。笑儀的嗓子還不如你呢。他接着又唱道。

何人如此胆包天 毀謗忠良爲那般 權臣亂政無人管 反把賢良當讒奸 蔡京高俅和童貫 奸賊爲何在朝端 怒氣不息把碑打爛 活活氣壞我姚鵬年

原來末句是活活氣壞我謝瓊仙。他換了他自己的大名姚鵬年三個字。衆人聽了。都拍手叫好。超如道。合席都應公賀三杯。衆人都說。應賀。應賀。各向着梅籬喝了三杯。梅籬道。我也喝三杯。一來謝謝各位盛意。二來我胸中的塊磊。也澆得使他爽快一下。郁文道。現在差不多也到了靖康的時候了。蔡京童貫這一班東西多得狠。我看這種頑意兒將來也要發現。我是第二個謝瓊仙。不曉得在座的諸公也有像傳人龍的麼。淑喬道。酒後少談爲是。郁文睜着眼道。怕什麼。一個腦袋。誰要誰取去。算不了什麼。敦古道。郁文醉了。超如道。我們還要行令呢。那時三個相公尚有條子要趕。就各將車錢開發去了。超如就向着郁文道。是不是。郁文道。我也不知道。就將放在桌上的籌反過來一看。是蕉鹿夢。下注着遇者擲三拳。負者罰酒三蕉葉。勝者吃肉一塊。超如道。你才剛說的大碗的酒。大塊的肉。現在可以實行了。郁文呵笑道。痛快得狠。趕快的擲拳罷。擲了三回。郁文勝了兩拳。超如道。你吃兩塊紅燒牛肉吧。郁文道。你吃什麼。超

如道。我吃南腿。郁文道。不行。要一個樣的。超如道。我沒有說要吃大塊的肉。你吃南腿也可以。不過把你的氣概稍爲減削了些。郁文道。我既然說了。要爭一口氣。就向夥計要紅燒牛肉兩塊。夥計道。這樣菜我們灶上沒有預備。要煮起來也趕不上。我們今天預備有烤豬。來兩塊大大的烤肉好不好呢。超如道。也好。郁文道。要真有了鹿肉。那纔好頑呢。夥計道。鹿肉臘月裡可有。這個時候是找不出的。郁文道。這三蕉葉酒是怎麼算呢。超如道。東坡云。少時望酒盡卽醉。後亦能三蕉葉。大約就是三杯吧。郁文道。我吃烤肉。你也來一塊。不要避重就輕了。超如道。好好。二人吃了酒肉。郁文道。我的酒不發。再吃三蕉葉。一面吃。一面呵呵的笑道。這個令真痛快。我後添的三杯酒。算是專謝超如立法的功勞的。衆人都笑了。超如道。我又要尋夢了。有好幾位沒有尋過。就問李春閣是不是。春閣將籌取出一看。是傅巖夢。下注。遇者行築城令。取牙牌一副。擲拳勝者取一牌。如先得十六只。則築城已畢。出夢。負者罰一杯。合席公賀一杯。春閣就同超如擲起拳來。超如得了十六數。春閣剛得八數。超如勝了。春閣罰了一杯。合席賀了一杯。淑喬道。超如夢預兆狼佳。我要賀他三杯。郁文對他看了一看。也不作聲。超如向盧卿道。你是什麼夢。盧卿道。好夢難長。又要完令了。將手中籌取出。果是趾離。二人對飲了一杯。各人也賀了一杯。郁文道。再來。敦古道。時候不早了。快有十點鐘了。來不及了。但是還有多少好夢呢。超如道。還有鈞天夢。蝴蝶夢。燕蘭夢。玉茗四夢。也只行了一個。今天恐怕是行不完的了。過天再來。不過邯鄲夢中要擲陞官圖。罰的是黃梁飯。都要預備的。今天本來太匆促了。各人都覺得疲倦。也就要了乾稀飯吃了。匆匆而別。超如寫了賬。賞了夥計的酒錢京錢十千。也就套車回去了。正是。策士縱橫書十上。詞人游戲令三宣。欲知後事。且看下文。

補書堂詩錄

仿香屑集

東風沈醉百花前韓翃。傾國傾城併可憐萬齊融。十五翠蛾羞水色李益。一雙纖手語香絃李羣玉。梁  
 間燕子聞長歎李商隱。樓上花枝笑獨眠劉長卿。莫對月明思往事白居易。可能無礙最團圓張籍。  
 嫩紅雙臉似花明顧夔。別後啼痕上竹生賈至。羅帳四垂銀燭背韓偓。春風一面曉妝成花蕊。天  
 桃穠李遙相匹張說。落絮游絲亦有情杜甫。曾共海棠花有約鄒谷。玉杯春暖許同傾方干。  
 流鶯已向樹邊啼錢起。樹映闌干柳映隄溫庭筠。何處閒教鸚鵡語白居易。夜來曾有鳳皇棲元稹。庭  
 前芍藥妖無格劉禹錫。砌下梧桐葉正齊杜。空記大羅天上事李商隱。五雲仙珮曉相携譚用之。

獨夫 乙卯

助順元天道。冥行笑獨夫。畢生勞密算。何意向窮途。始際謳歌盛。紛傳翌戴俱。孰陳王命論。爭獻德  
 充符。唱義俄飛檄。懲凶未抵誅。關中折衝府。閭左弛刑徒。去亦全軍沒。來催下殿趨。曳輪悲未濟。  
 反汗失中孚。鈞黨深齷齪。巖疆尙詐虞。向來憂國少。眞恨罪言孤。謀社應聞鬼。憑城儼據狐。申屠甯

兌之



赴海。箕子恐爲奴。喪亂知何極。淪胥得免無。  
無題丁巳

張女門前合錦鞞。親將紅印綰綢繆。爭知驛騎清宵發。已觸烏龍臥榻愁。粉陣不禁風信急。瑤函終倩外人收。沈沈如夢彭城月。遺恨長懸燕子樓。

九霞衣環五雲釵。入道心情定已灰。豈料無端神女夢。遂令虛費魏王才。春心望帝迷鶉魄。詞客高秋感鳩媒。他日洞房環珮冷。殘鐙爭耐首重回。

月裏依稀更有人。笑啼恩怨兩難分。青禽西去情空達。嬰武前頭語易聞。花自南強爭北勝。人甘暮雨換朝雲。繡閣何忍高樓望。一髮中原易夕曛。

蘇州道中

際曉行車發。行行遠塵市。冥濛輕煙破。颯沓微雨至。柳絲散麴塵。山雲擁新翠。菜花千萬畦。黃紫紛如醉。村落四五家。稚子水旁戲。只有耦耕婦。看客釋鋤耒。似聞笑語融。所道東作事。茲邦信清淑。況值風物麗。魚稻既豐饒。桑麻亦欣遂。力田真國本。務末徒分利。杼軸竭東南。行見斯民瘁。問此塵外人。人間知何世。

哀岳陽 戊午

岳陽城頭鴉啄肉。橫尸百里無人哭。望氣先占敵壘空。捷書俄報名城復。平時輻湊來舟航。地形縮轂控江湘。自從南北兵爭起。躍馬投鞭斷江水。倉皇設險恃丸泥。往復爭衡惟黑子。相州師燭九節度。盟主前驅怯奔赴。本以連雞勢不飛。加之食肉謀多誤。雄藩大郡傷焦土。半壁東南動吳楚。別將分符各按兵。督師專閫遙開府。朝議囂然亟用兵。策勳論賞獎專征。洞庭春漲浮軍艦。漢水通流疊鼓聲。數版沉

城終不守。熾火焚旗潛出走。落日荒江散野煙。東風斷壘餘枯柳。軍前仍道合長圍。陌上花開客未歸。何日蒿萊埋戰血。澧蘭沅芷長芳菲。

長安少年行庚申

卑不能拜車塵。賤不能供馬箠。豪不能纓曼胡。倨不能被珠履。長安少年逞意氣。朝暮金張與許史。翩翻來去紅襟燕。倏忽翻飛朱點鯉。富貴相逼不得辭。人生自古皆如此。胡爲兀兀長隱几。

郊游經靜明園至碧雲寺

秋郊啓新涼。薄游無近遠。言尋招提寺。因過黃山苑。紺宇浮層嵐。丹梯鬱晴巘。芳林風未落。蕪徑露猶泣。眇眇秔稻秀。瑟瑟松桂晚。卽事眷景光。微尙寄游衍。劬生亮有涯。賞心會無限。迴看斜日明。爲照歸途緩。

碧雲寺金剛塔下小臥起作

紅葉蕭疎松檜香。埴鈴風細石壇涼。斜陽睡起如初曙。始信山家日月長。

# 大陸銀行

兼辦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  
儲蓄存款事宜

北京分行地址 西交民巷

支行

東四牌樓大街 崇文門外大街  
王府井大街 地安門外大街  
西單牌樓大街 燕京大學校內

# 鹽業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地址 北京前門外西河沿  
電話 南局二六八五號  
電報掛號 七七七七

# 中南銀行

專門經營商業銀行各種業務各大商埠均有分行及代理通匯機關

## 儲蓄部

基本穩固利息優厚種類繁多詳章索奉 地址東交民巷益昌大樓

電話五局 三三五八

一八七九 一八七八

〇〇四八號

# 中國農工銀行北京分行

資本金 一千萬元

收足 伍百萬元

設立年月 民國七年十一月

營業種類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行址 西交民巷

電南

三四八三  
八二一〇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西單北大街

電東  
電西

三六〇〇  
八八六

# 北 京 中 孚 銀 行

辦 理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兼 辦 儲 蓄

行 址 西 交 民 巷 四 號

中 華 經 濟 學 會 編 印

## 中 國 經 濟 評 論

● 價 目

零售每冊四

角半年六冊

二元二角全

年十二冊四

元外埠每冊

另加郵資八

分

● 發 行 所

南京如意里

三十八號

● 總 經 售 處

中央書報發

行 所

## 文 教 月 刊

編 輯 地 址

山 東 省 文 化 教 育 委 員 會

山 東 濟 南 市 新 東 門 外 華 美 街 三 十 號

# 冀 東 銀 行

## 營業種類

<b>存款</b>	<b>放款</b>	<b>匯款</b>	<b>代理</b>
定期存款 往來存款 特種存款 通知存款 往來存款 特種存款	商貼倉 品現押 押匯 款透 支	滙電支 解報票 存滙滙 款款款	託保 收險 款項
利益優厚	手續簡單	迅速敏捷	便利穩妥

## 通匯地點

<b>國</b>	<b>內</b>				<b>外</b>						
北 京 山 海 關 秦 皇 島	天 津 遵 化 樂 亭	上 海 豐 潤 懷 來	青 島 密 雲 豐 鎮	唐 山 灤 縣 多 倫	厚 和 昌 黎 大 同	張 北 遷 安 鉅 鹿	包 頭 胥 各 莊 平 地 泉	新 京 奉 天 鄭 家 屯	神 戶 北 票 通 遼	大 阪 營 口 大 連	東 京 錦 州 哈 爾 濱

本行對顧客垂詢事項無任歡迎  
 請即隨時隨地垂詢事項無任歡迎  
 天津本行地址：法界八號路一四〇八一號  
 電話三局三二四一四〇八一號  
 電話二局五〇〇五號  
 北京本行地址：西交民巷七七號  
 電話南局四五八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及

儲蓄一切業務

代理保險

北京支行

地址 西交民巷  
電話 南局 三九六三

東城辦事處

地址 王府井大街  
電話 東局 三七七

## 每月科學

創刊號四月一日出版

內有馮貫一氏之「關於急降下轟炸機」蔣庭修氏之「福特汽車工廠巡禮」李李氏之「滑翔機隊之無聲空襲」萬鵬飛氏之「航空講座」及宋昆氏之「隨軍醫院」等篇。全刊四十餘頁。插圖約一百幅。

歡迎訂閱。每年三元五角。試閱一期。可寄郵票四角。

社址：天津盛茂道九十六號

## 教育學報

第七期出版

論說 專著  
調查 雜著

中華民國教育總會編

會址：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  
電話：西局 二二一四號

#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民國三年設立

國內首創儲蓄

北京分行

前外廊房頭條

辦事處

東城——王府井大街

西城——西單北大街

## 大 生 銀 行

本行爲服務社會優待存戶起見敵津京兩行

「特設活期」

「特別存款」

利益優厚手續簡便國幣「拾元」即可開戶按年息「伍厘」計息惟以國幣「壹萬元」爲限另有優待加息辦法章程備索或請面洽

天津 總行 法租界六號路

電話 三二二三四號

北京 辦事處 西交民巷路南

電話南局 三四三〇號



# 金城銀行

資 本	實收國幣柒佰萬 元	公 積	國幣參佰肆拾貳 萬元	業 務	辦理商業銀行業 務兼辦儲蓄	北 京	北京分行	行 址	西城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東局二九〇 東城辦事處 西河沿南局三五三 南城辦事處 西河沿南局三五三 北城辦事處 西單北大街西局七 鼓樓大街東局六
--------	--------------	--------	---------------	--------	------------------	--------	------	--------	---

## 北京中國實業銀行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儲蓄

本行儲蓄部現為適應環境便利存戶起見

特設 兩利儲蓄存款

國幣十圓 即可開給存單

行 址 西交民巷三十六號

電話南局 一四八二 二八六七

三四〇二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六十號  
電話東局 一七〇 九四〇

# 中國銀行

本行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支行  
南城辦事處  
東城辦事處  
崇文門辦事處  
西城辦事處  
北城辦事處

西交民巷  
西河沿  
王府井大街  
花市  
西四牌樓  
鼓樓

# 浙江興業銀行北京支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 東局七一三三三〇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 北京交通銀行

前門外西河沿

東城支行 王府井大街  
西城支行 單北大街  
崇外辦事處 崇外木廠胡同

## 河北省銀行

### 北京分行通告

本行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信用昭著收做各項存放款扶助農工務業附設倉庫押做雜糧貸款手續簡便利率從輕在本省商業繁盛區域均有聯行事變以後京漢津浦兩線重要地點分支行均逐漸恢復營業照常匯兌如荷 惠顧無任歡迎

行址 西交民巷東口電報掛號二二二二

電話南局

經理室 七八六 營業部 六五三  
庶務處 一七二 傳達室 一七三〇

# 馬牌洋灰

(附屬出品)

花磚 方磚  
房瓦 脊瓦

## 啓新洋灰公司

工廠 河北省唐山市  
總事務所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  
北京支店 前門外打磨廠大口北河沿

### 同願學報

弘揚佛法

建立民衆真實信仰

第一輯已出版  
定價每冊二元

編輯者 佛教同願會編譯委員會

北京沙灘鶯鶯寺內

發行者 北京佛學書局

北京西安門大街

### 匯款免費

本行爲服務社會起見京津往來小額匯兌  
在三百元以內者一律免收手續費

手續敏捷 交款迅速

## 大中銀行

行址

北京分行：東交民巷西口  
東城辦事處：王府井大街  
西城辦事處：西單北大街  
天津分行：法租界中街七二號  
天津支行：東馬路十四號

##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灌輸知識發揚東方文化樹立民衆信念爲宗旨。
- 二 本刊絕對公開，凡合於本刊體裁者，均歡迎投稿。
- 三 凡以翻譯作品惠寄者，請附原書，發表後退還。如原書不便郵寄，請詳註書名，著者，出版時期及處所，以便稽攷。
- 四 來稿字體請勿潦草，句讀符號，請標點清楚，稿紙以有橫格者爲佳，勿用鉛筆寫，勿兩面寫，勿橫寫，如能依本刊行款者尤妙。
- 五 來稿署名，聽投稿者自便，但於稿末務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印章，以便通信，否則概以却酬論。
- 六 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于稿端註明。
- 七 來稿長短不拘，語文均可，一經登載，撰稿每千字按三元至八元，譯稿每千字按二元至五元致酬。
- 八 投稿版權，仍由著者保留，但本社於編輯任何叢刊時，有自由採選權。
- 九 凡在本刊發表之長篇著作，如需用抽印本者，請於寄稿時聲明，其工料費由稿費內扣抵。
- 十 投寄之稿，概不退還，但在五千字以上之長篇，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退稿郵票者，如未揭載，可以奉還。
- 十一 來稿運寄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本社編輯部，勿寄編者個人，並勿附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一日出版

### 中和月刊

第三卷 第三期  
零售定價四角

編輯者 中和月刊社

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

發行兼  
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售處 全國各埠書店

### 廣告價目表

種類	廣告價目		
	甲	乙	丙
全	一〇〇元	八〇元	六〇元
面			
半		四五元	三五元
面			
四分之一		二五元	二〇元
詳章函索即寄			

大 最 陸 大

△ 國定教科書之印刷·販賣！

印 刷

活版、膠版、  
平版、原色版、  
其他高級印  
刷、製本、設  
備完備

出 版

中國出版界之  
指、標、綜合、雜  
誌、各種、研究  
讀物、文藝、  
古典、複製

學 用 品

中國學校用  
品、事務用品  
之製作、販賣

△ 各種出版物之刊行！

中 日 合 辦  
資 本 金 五 百 萬 圓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表電話西(二)二二三〇番

備 設 新 最